北京图书馆
46426
2
中文资料

清初史料丛刊第一种

重译《满文老档》

太祖朝

第三分册

辽宁大学历史系

一九七九年五月

目　录

第四十五卷　天命八年（1623）二月……1
第四十六卷　天命八年（1623）二月至三月……8
第四十七卷　天命八年（1623）三月……15
第四十八卷　天命八年（1623）三月至四月……22
第四十九卷　天命八年（1623）四月……29
第五十卷　天命八年（1623）四月至五月……36
第五十一卷　天命八年（1623）五月……43
第五十二卷　天命八年（1623）五月……50
第五十三卷　天命八年（1623）五月至六月……56
第五十四卷　天命八年（1623）六月……62
第五十五卷　天命八年（1623）六月……69
第五十六卷　天命八年（1623）六月至七月……75
第五十七卷　天命八年（1623）七月……82
第五十八卷　天命八年（1623）七月至八月……89
第五十九卷　天命八年（1623）九月……95
第六十卷　天命九年（1624）正月…… 103
第六十一卷　天命九年（1624）正月至六月…… 110
第六十二卷　天命九年（1624）六月…… 117
第六十三卷　天命九年（1624）六月…… 125
第六十四卷　天命十年（1625）正月至三月…… 132
第六十五卷　天命十年（1625）四月至八月…… 138
第六十六卷　天命十年（1625）八月至十一月…… 146
第六十七卷　天命十年（1625）…… 153

A845832

第六十八卷　天命十年（1625）…… 160
第六十九卷　天命十年（1625）…… 167
第七十卷　天命十年（1625）…… 175
第七十一卷　天命十一年（1626）三月至六月…… 182
第七十二卷　天命十一年（1626）六月至八月…… 187
第七十三卷　天命时的十三件事，记月日，没记年
（当是天聪四年三月至四月）…… 193
第七十四卷　天命时的十二件事，没记一个年月…… 196
第七十五卷　众大臣立誓的文书　无年月…… 201
第七十六卷　众大臣立誓的文书　无年月…… 212
第七十七卷　众大臣立誓的文书　无年月…… 219
第七十八卷　众大臣立誓的文书　无年月…… 226
第七十九卷　穆昆、达旦的档子　无年月…… 232
第八十卷　穆昆、达旦的档子　无年月…… 239
第八十一卷　穆昆、达旦的档子　无年月…… 246

第四十五卷

天命八年（1623）二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初七，任命八旗都堂八人，每旗断事官各二人，蒙古断事官八人，尼堪的断事官八人，监视诸贝勒挂在脖上的箴言各四人。任命的诸大臣的名字，都堂等级的是武尔古岱、阿布泰纳克出、扬古里、多弼额齐克、卓里克图额齐克、叶赫的苏巴海、阿什达尔汉、贝托辉，断事官等级的是镶黄（旗）的巴笃礼、索海，正黄的图尔格、阿山，正红旗的托博辉额齐克、茂巴里，镶兰的胡什布、诺鄂德依，正兰的额克星额、伊奇纳，镶白的雅希禅、叶古德，镶红的郎格、珊瓦山，正白的古瓦勒察额齐克、博济里；（监视）脖上挂箴言的人是正兰（旗）的帮苏、色勒、尼喀里、延布禄、正红的汤古岱、拜音达里、昂阿拉、托克推，镶红的善谭、哈哈纳、布兰珠、鄂博辉，镶兰的锡林、康喀赍、莽谭、莽安，镶白的南济兰、福克察、弘尼牙喀、卓内、正白的雅护、满达尔汉、巴奇兰、博呼查，镶黄的满都莱、扬善、吉孙、扎奴窝尔坤，正黄的沙津、隋占、彻尔格依、茂海。汗说："八大臣要辅佐八和硕贝勒，观察诸贝勒的心，谁的心是不论自己，还是他人的事，都同样在众人面前公论处理；谁的心涉及自己的事，不承认过错，脸色骤变。八大臣察觉是错，就说是错，如果拒不接受，就向汗报告。这是第一件

事。要认真考虑一切国事怎么办才能成功，怎么办失败。如果有有助于治道的人就推举，这人能管理政事就奖善即升。如果是不能胜任的人，就惩恶即降。这是第二件。总兵官以下的领兵的诸大臣，要认真考虑，怎么做战才能成功，怎样做就要失败。在野外战时用什么武器合适？在攻城时用什么武器合适？要准备适当的武器。能治兵的人，要上奏这人能治兵。不能的人要上奏这人不能治兵。这是第三件。如果不降革坏人，坏人何以为惧呢？如果不升用好人，好人还以何为荣呢？你们如果处理的每件国事都很好时，那么我生养的子孙，任命的诸大臣都是有益的，对此就心满意足了。”

○命每旗的诸贝勒委任大臣各四人，（担任）挂在脖上箴言所委任的工作：“把过去的帝王怀邪念而衰亡的事例，怀善心而兴盛的事例的书挂在脖上，不离诸贝勒的身边，经常打开阅览，牢记在心。八贝勒的家采扑的东珠、貂皮、猞猁狲皮以下，灰鼠皮、臊鼠皮以上的各种毛皮、鸟的羽毛、吃的果品，以此类推，凡入八贝勒家的东西，要把所有扑主人名，采扑的数量，具册呈报前来。在脖上挂箴言的一贝勒下的各四人，你们收取，分好坏，定价钱后，同等地分给八家。不准诸贝勒参与，以你们的意见处理。诸贝勒不听你们的话，也不阅读箴言，在分配时隐匿想比他人多得，谈论别人的过错。如果说他的过错也不听，就要先告诉你的同伙：‘我贝勒不阅读汗给的箴言，话也不听，即使我说也不听’。随后要向上级诸大臣报告。诸大臣议后，要向七贝勒报告。以后向汗上奏。担任（监视）挂在脖上箴言的人，知道各自贝勒的恶行，如果不说，就像替那贝勒被杀的乌勒浑莽古、阿什布一样。”（原注：乌勒浑莽古、阿什布二人是汗的弟达尔汗巴图鲁贝勒的大臣。因为败坏政道的罪，被杀了。）

○满达尔汉率领八旗出的四十人，迎接到科尔沁的孔果尔马法的使者希福、雅希禅。

○逮扑的朝鲜来的五名使者，在初九，逃走了一人，杀了四人。逃走的那个人，以后也扑获杀了。

○在十一，以八旗的八人为首，去纳丹佛哼驻守。

汗于（初）十去千山的温泉，在十六回来了。

○在（初）十，都堂上书筹划："一年每一男丁作为贡赋出的东西，贡赋粮、贡赋银、军马的饲料，共计三两，定为银三两。淘金的六百丁，一年征收金三百两。炼银的一万丁，征收银三万两。"

○十一，派七十三人织蟒缎、缎子、补子。汗看了织的蟒缎、缎子、补子称赞说："在没有织造的地方，如果织成蟒缎、缎子、补子，（那人）就是宝贝"。"没有妻的人，要给妻、阿哈、衣食，免除贡赋、兵役等事，安排在近处为生。一年间织多少蟒缎、缎子呢？多织多赏，少织少赏，按工作的好坏给赏。免除贡赋，也不征兵。如果有制造金丝，硫黄的人，就选派来。那人也是宝贝，将和织蟒缎、缎子的第一等人同级。现今如果还有织蟒缎、缎子的人要选派出来。免去各种贡赋"。

○十二，蒙古的巴浑贝勒的逃人鄂博和塔布囊携带四十户、骆驼三头、马八十匹、牛一百六十头、羊四百只，拜喀尔贝勒的八户携带牛十二头、羊三十只来了。

○恩格德尔额驸送信来的巴拜，在十四（日）回去了。复信说："额驸！你那里的男丁二百人，去合并在那边的喀尔喀，那么喀尔喀的国势就兴旺吗？到我这里来，那么我们国势就兴旺吗？要去那边我为什么会对你发怒呢？若听我的话去那边，从给你的男丁一千人一年征收的银六十六两，粮

食一百五十斛仍旧给你。如果不听我的话，不去那边，留在这里，那么从男丁一千人征收的银、粮不仅不给，而且连你的使者也不许往来。监视喀尔喀诸贝勒的逃人的萨拉秦知道。仍然把你当作敌人。如果不那样，要来就来，给你定什么样的罪了？不仅是你，而且赐予其他以前来的人，写有子孙世代相承地给与官职，永不治罪，并加盖印信的黄色敕书。为什么口头还说应该死的罪呢？你要和恩养的父汗争位吗？若因争位而杀恩养的父汗、杀妻兄、妹夫等，叛逃去蒙古地方，那将先中追的人箭而死，就算了。只是如此而已。还有因为别人的罪，杀你的道理吗？不要再说那样的话，愿意回娘家来生活的人，给你们男丁八千人的贡赋的钱粮，衣食丰足，随意打猎、放鹰，到各处游逛，随意而行。为何要限制你呢？如果不习惯此地生活，就说清楚，即回蒙古，也不加阻止，汗和诸贝勒亲自送过河去。回来时，将给额驸男丁二千人，给格格男丁二千人，给代青男丁一千人，总计五千人。在这一年征收银三百三十两，粮五百五十斛，当差的九十人、牛四十五头，看管自身物品的兵九十人。将给你弟男丁二千人，应征收银一百三十二两，粮二百二十斛，应差的三十三人，牛十六头，看管自身物品的兵三十三人。给你的两子，男丁各五百人。给一人的男丁五百人，一年征收银三十三两，粮五十五斛，当差的九人，牛四头，看管自身物品的兵丁九人。额驸、格格、你们的一弟、三子总计八千人，一年征收银五百二十两、粮八百八十斛、当差人一百四十人、牛七十头、看管自身物品的兵丁一百四十人”。

○十四，大贝勒、阿敏贝勒率领从蒙古兀鲁特来的诸贝勒，一牛录白摆牙喇各五人出发，去广宁以西的锦州、义州逮扑往来运粮的蒙古人。那天，来报告说：“在蒲河、三岔

儿、昆都库伦三地方新移送来的尼堪，没有粮食，三十人给粮一升”。于是追回走到推拉图的兵，派那军马载运辽东仓的粮。八贝勒家的马也载运。

○十六夜丑刻有地震。从西北方向东南方会合。

○十六，都堂下达的文书：“从各牛录的男丁三百人，征粮二百斛。其中一百斛送沈阳，另一百斛海州的人送海州仓，辽东的人送辽东仓。送沈阳的一百斛，三月十（日）结束，要具文呈报都堂。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如果违背指示，将定重罪并革职。”对诸申官员们管辖下的尼堪说：“三男丁征收粮二斛，送沈阳仓一斛。另一斛辽东的人送入辽东仓，复州、盖州、海州的人送入海州仓。从盖州到这里的人，送交沈阳的粮三月二十日结束，要具文呈报都堂。从盖州到那里，从复州到这里的人，三月三十结束，上报都堂。”

○十七，正付将莽谭、宜荪，代子付将博尔晋、雅希禅率领每旗的游击一人、备御一人，去替换在广宁戍守的诸大臣。

○同一天，“驻在南海沿边，一旗的兵七百人，游击率领二百人驻守。备御带五百兵来，各带粮五升回来。”每旗派二人送去。

○十八，德木图守门疏忽，定十两的罪，削除他的父亲武讷格巴克什的赦书的十两。

○十八，汗说：“所有的诸贝勒要远奸邪，近正人。诸贝勒的亲近人，是在兵面前作战，指挥的人。如果在家设宴，饮食坐立时，可以在前面，可以坐在诸贝勒的近处。在兵面前，不战不进，饮食坐立时，那有在前面的机会呢？那样奸邪的人，各自若不一一疏远之，被发觉后，就将象莽

古那样”。（原注：莽古因奸恶胆怯被杀了。）

○十九，蒙古巴林的达拉克的逃人、色楞贝勒的逃人，共二十户、男二十人，携带牛百头、马四十头、羊一百三十只来了。

○同一天，去科尔沁的孔果尔马法议婚的使者希福、雅希禅、郭辛回来了。没有给订婚的女子。

○去科尔沁的鄂巴台吉那里的使者真珠肯、拜色回来了。真柱肯、拜色去那里时，喀尔喀部的喀拉鄂特地方的昂阿贝勒属下的父子三台吉，共二十五人拦路包围，经四次战斗，蒙古一人被杀。随后拜色、真柱肯逃出，到明安马法的儿子绰诺颗台吉属下锡伯村时，大概喀尔喀的钟嫩贝勒儿子们的使者三人到了绰诺颗台吉那里，所以遇见拜色、真柱肯。因为（那三名使者）横加侮辱，并从马上夺去拜色戴的暖帽，鞭打跟马的徒步人，因此拜色、真柱肯发怒，砍倒二人，一人弃马徒步逃走了。夺取了三人的乘马。绰诺颗台吉听到此事说，你们为何杀了到我这里来的使者？夺其乘马？于是派遣众人，从拜色、真柱肯手中夺去了。随后，拜色、真柱肯到鄂巴台吉那里，报告此事。鄂巴说：“如果是汗的使者先动手，先侮骂，那是汗的使者的过错。如果是喀尔喀的使者先侮骂，先动手，就是他们的过错。死了正合心愿。汗的使者夺获的马，你绰诺颗为什么夺去呢？要快还给”。派遣使者去绰诺颗，绰诺颗没有交还。

○接到报告：“善谭备御、贝德备御率领每牛录的各一人，共二百人，在广宁的十三山的山顶上戍守。命兵丁去采小根菜吃，三十人下山。来运粮的蒙古人知道后，进行伏击，一个人被活捉去了，三个人被杀”。于是总兵官、付将编班。一班内有二大臣领班。第一班是岱木布、纲古里，第二

班是达尔汉额驸、叟根，第三班是扬古里、巴笃礼，第四班是阿布泰纳克出、喀克笃礼领班。在二十，岱穆布总兵官、纲古里付将去驻守广宁了。善谭、贝德来到以后，依法审办，革去善谭备御职，逐出牛录，处以规定的十五两的罪。贝德指示老人被杀的村中的扈尔汉章京说："去挖小根菜的人，都携带武器去"。（扈尔汉章京）违背指示的话，没有传达．所以没带武器去，遭到伤亡，鞭责五十。

〇一旗大家各十人，一牛录派出行动被甲人百名，分别编成白摆牙喇、红摆牙喇、黑营三队行动。在十人中设一额真。在一处的人占十家房屋。如果没有房屋，就占窝铺。尼堪五百人任一千总，把兵丁分成三份，一份保管官员的所有的东西，二份由汗任命的千总率领。尼堪也十人设一额真。在千总那里，不分编达旦。众人的公事中使役时，选优异的人，不服兵役。诸申、尼堪、蒙古的官员们，不论谁只收汗给的赏赐，不能接受尼堪送来的东西，汗按职给以男丁。派那男丁，猎取食物。要给尼堪发告示，不能送任何东西来。如果送来，送来的人治罪。如果收取，收取的人治罪。派十人去取十天烧的炭，要准备筐装，恐怕炭碎，要准备结实的筐。让五牛录的额真监督做筐"。

〇送给科尔沁鄂巴皇台吉青蟒缎一匹。给来的使者当阿莱蟒缎一匹、毛青布四匹。给从仆缎子一匹、毛青布三匹。

第四十六卷

天命八年（1623年）二月至三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〇二十三，免纳秦备御的死罪，而加以收养。罪状是去（壬）戌年九月初十的夜晚，看守汗院西面小门的图尔格牛录的德库墨尔根、单谭牛录的布勒狠二老头没关门。汗家取黄酒的女人知道了，并告诉住守南大门的塔木拜和布岱，关上了。第二天早晨，塔木拜、布岱告诉纳秦要向汗报告，纳秦答应转告，并不（向汗）报告，也不让僚友知道。十一，汗去看北境外的达岱塔地方，要开境耕田，但那里土地不好，不能耕田，中途返回。十四到达。塔木拜、布岱向纳秦问时，纳秦回答："还未及报告，现在就报告去。"然仍未报告。那以后塔木拜去南海方面戍守了，二月二十二回来后，问时，纳秦说："还未报告，马上报告去。"于是便向汗报告了："守门的德库墨尔根、布勒狠二老头没关院里的小门"。汗令逮扑守门的人。逮扑后，纳秦没有把塔木拜、布岱向他报告的事，向汗报告。塔木拜、布岱听到后向汗报告了。纳秦听到后，独自妄行把已捆绑拘留的布勒狠带到自己家去审问。汗听到此事，命依法审理，纳秦被判死罪。汗饶了纳秦的命，给硕托贝勒收养。没收纳秦的人户，给纳秦人四对、马二匹、牛二头。判处没有关门的布勒狠一天砍削一处的刑，杀了。德库墨尔根委托给布勒狠，而擅离职守，

鞭责五十。拘留布勒狠的章京，在纳秦带布勒狠去时为何放行？为何解开绑绳呢？鞭责五十。布勒狠的儿子布莱为何把捆绑拘留的人带到纳秦那里，鞭责五十。塔木拜、布岱为何二、三次向纳秦报告，而不向汗报告呢？各打十鞭。

〇二十三，清河的备御曹凤上书说："迁移草河的人，住在孤山南叫巴佳的地方。二十的夜晚带领所有的妻、子、人户，向南逃去了"。都堂把此事上报给汗，（汗）命："每旗出二人，派楞额里副将和叶臣代子副将率领，驻在凤凰的二百兵，先带一百兵挡住南面，追查踪迹。驻在青苔峪、岫岩方向的兵，前往凤凰驻守。那兵到后，凤凰的另一百兵也追赶"。逃走的尼堪在十七（日）有一人来向众都堂报告。众都堂没有向汗转告，轻率地命李都司的代子备御调查。代子备御派出三人，命去逮扑带来。为什么众都堂得到逃去的消息，不向汗和诸贝勒报告呢？报告后不立即派人逮扑带来，为什么漠不关心呢？定八都堂的罪，总兵官职的武尔古岱额驸、扬古里、抚西额驸、石乌里额驸各（罚）二十两，阿布泰纳克出不在而没有牵连，副将职的卓礼克图额齐克（罚）十五两，参将职的叶赫的苏巴海、阿什达尔汉、游击职的多弼额齐克、贝托辉各（罚）十五两的罪。又经考虑全都免除了所定之罪。

〇二十四，巴林的囊奴克贝勒的二十四人携带牛二十六头，马一头逃来，进入黄泥洼地方。

〇派出八旗的四人，"命令在南海边戍守的一旗各二百人，从金州地方的望海堝到硬河地方的洒马吉，分散住在十六个地方。一处的一百兵，派一游击或备御为主率领驻守"。

〇武尔古岱额驸、扬古里、阿布泰纳克出、阿什达尔汉向诸贝勒报告，诸贝勒令去问汗，任赵游击的中军佟文明为

备御职。

〇二十五，驻在广宁的兵的诸大臣送来的文书："多内、哈拉牌去十三山看到在煮盐的堡中有火光一处，米库对过的堡中有火光二处，分配布的堡中有火光一处。巴达去广宁北山顶看到，清河堡内有火光，在白土厂方向有火光三处。"

汗到汤山岗河南的苏额寨村周围，察看种桑树的地方，杀牛设宴，回来了。

〇二十六，希福、刚林为使者去科尔沁鄂巴台吉那里。满达尔汉为使者去科尔沁的武克善台吉那里。

〇都堂下达的文书："今年饲养公差牛万头的人，可以用以耕田。按尼堪的旧例，每头牛租价，用尼堪的斛五斛粮、草百捆"。

〇二十六，巴浑台吉来寻找自己的逃人。

〇二十七，郭和才不足而心正，任为备御。革纳秦备御职，把纳秦的尼堪给郭和。

〇额克星额巴克什牛录的色和诺、胡什布、扎珠兰、博修、岱达布哈、昂古纳六人去赶回人户，夺有夫的尼堪女人，关在家中。女的丈夫拿棍棒来殴打，杀了三个尼堪。因此，为报复杀了为首的色和诺、胡什布，其他三人各鞭一百，刺鼻耳。另一人鞭一百。南泰，你是率领去的大臣，为什么听到此事，不立即逮扑．还逍遥无事的带来呢？革备御职，鞭责五十，没收从叶赫来此赏赐的东西，又定十五两的罪。

〇诺木浑、诺鄂德依不拘留应拘留的朝鲜人，而逃走了，降诺木浑副将职为备御，按常规定三十两的罪，削其功。康喀赉对报告朝鲜人逃走的人说，那不是我的职权，没

来上报，定二十五两的罪，削其功。计议拘留的（朝鲜）五人，三人各鞭七十三，刺鼻耳，其他二人各鞭三十。

〇色勒阿哥从前在费阿拉，说有狐魅打死自己包衣女子一人，牛录的一女子，共二女子。以后来东京，自己的母亲死后，因制作纸钱的缘故，打瞎了牛录的郎善章京的妻的眼。郎善章京替自己的妻告状，也把以前杀二女子的事告发了。革色勒阿哥的备御职，出二女赔偿打死的二女，按常规定十五两的罪。

〇释放宰赛贝勒去后，巴哈达尔汉的逃人来过三次，宰赛的大人岱哈勒驱散，收其子女们和牲畜。逃人仅单身逃出。“你宰赛也是被释放恩养，你岱哈勒也是被释放恩养”。汗说：“如果收回子女们和牲畜，那还可以。但我为什么仅收受其本身呢？你是把逃人送还主人，还是自己收受？随你的意送回”。于是宰赛贝勒调查逃人的子、女、牲畜，都送来了。巴哈达尔汉又追回。宰赛贝勒向巴哈达尔争夺送来牛、羊，羊三百只、牛六十头。宰赛对巴哈达尔汉说：“逃人到汗那里，汗留置的逃人，你为何不给呢？”听说，宰赛逮扑了巴哈达尔汉大人四人。

〇二十九，噶鲁参将没有糊蒙古房屋的窗，定七两的罪，削其功。

〇二十九，“你们楞额礼、叶臣、德特德三人率领一百人驻在洒马吉。你们尤德赫、阿布泰二人率一百人驻在白塔河。要严密地搜索各自驻的地方。听说，炼铁的尼堪是住在新境外三十里的地方，你棱格里率领五十人去逮扑，绑紧送来”。

〇二十九，都堂下达的文书；“听说，毛文龙为煽惑我国人，派出了五十人。命令：‘扑送毛文龙派遣的人立功。拒

不交出，被他人告发时，子嗣亲戚全杀。告发人立功'。岫岩以南派爱塔副将清查，青苔峪、甜水站地方派吴任游击去清查。孤山方面派赵一霍游击去清查”。

〇喀尔喀的古尔布什贝勒那里男一人、女一人，带马二匹逃来了；卓礼克图贝勒那里二人徒步逃来了。

〇三十，炼铁的石城的百总张秉益扑送送毛文龙剳付书的人前来，升百总张秉益为千总，帮助逮扑的铁匠赏银十两。

汗在三十（日）下达的文书：“听说，毛文龙派五十人携带剳付前来煽惑。你们戍守南海沿边的领兵诸大臣，不要使各自驻地的连界处出现漏洞，要注意搜索”。

〇三十，从敖汉逃来男二人、女一人，携带马二头、骆驼一头。

〇沙津参将被他的包衣女子告发：勒索尼堪猪四十头、鸡百只，定二十五两的罪，削其敕书上的功。猪四十头赔偿四十两，鸡百只赔偿十两。逮扑告发的女子，绑缚后，并不向都堂报告，任意地虐待拘留，因此库里、扎克旦、宁古勤三千总各定（罚）十两的罪，削其功。告发的女子到门上来告发，被带去，给苗什浑定十六两的罪。

〇沙津牛录的迈坤千总，在乌拉隐藏人口，定罪：削其十两的功，赔偿人口。

〇珠克苏隐瞒了杀死他的牛录的人的罪，定五两的罪，削其功。

〇对吴巴海、巴雅尔图、胡什布牛录的哨探博顺说：“在你们地方越境逃走了二蒙古人，你们为何不知道呢？是不认真地巡逻，疏忽了”。吴巴海、巴雅尔图各定十五两的罪，哨探博顺定十两的罪，赔偿逃去的蒙古二人、马二头。

○钟推、瑚锡塔去追，不住在边境巡逻，住在堡内，定各十五两的罪。

○三月朔日，送给广宁都堂的文书："要停止修城。令兵丁探掘广宁城内外掩埋的窖藏。如果得银二、三百两，都给掘得的人。如果得千两、万两，给掘得的人一半。如果多得缎子、蟒缎，交出一小部分上等品，其它的东西都给掘得的人。如果获得粮食，获得的人可以卖"。

○同一天，都堂下达给尼堪的文书："产金银地方的人，在耕田时期不要挖掘，恐怕耽误耕田。耕田闲暇时，想淘金、想挖银的人，要上书请示，允许后或淘金、或挖银。不上书、不请示，随便地淘、挖时，将治罪。田不足的人，可在沿境内外任意耕垦。守台的人，今年沿台耕田。明年没有粮食也不给"。

○每旗各一小旗额真，率领每牛录各一白摆牙喇，去朝鲜方面戍守。

○初二，因为赎谭泰珠的罪，削茂巴里虾的二十两的功。

○恩格德尔额驸的弟桑噶尔寨台吉携带男一人、女一人、马二匹逃来了。

○初三，旺善额齐克、阿莱率领八百兵去通远堡戍守。图黑率四百兵去十方寺戍守。临行时送的文书："你们驻在边境的人，不要心不在焉，要尽心竭力地警戒。如果听信在下面的小人之言，违背汗的训导，怀盗贼之念，怠慢行事，你们本身将遭殃祸。如果不违背汗的训导，尽心竭力地警戒，汗知道工作出色，你们就将立功。"

○初四，炼铁的石城地方的备御王之登去追叛逃的人，到二百里处，逮扑毛文龙为煽惑而派来的人，送回来了，升

为游击。

○苏济率镶兰旗的马甲百人，驻守尼叶赫山寨。

○孟古慎率镶白旗的马甲百人，驻守在嘉哈。

○郎珠瑚率正黄旗马甲百人，驻守在萨木禅。

○爱达汉、申彻和率两白旗、两兰旗的马甲四百人，驻守在草河堡。

○兀里堪率镶黄旗的马甲百人，驻守在英额。

○穆哈连率镶白旗的马甲五十人，驻守在温狠河。

○米纳率两红旗、两黄旗马甲四百人，驻守在通远堡。

○索海牛录的阿尔巴率八旗选的马甲四百人，驻守在十方寺。

○额和伦率正白旗的四牛录，驻守在从肖完潭到鸠美佛河中间。

○郭辛、强钱率正红旗的三牛录，驻守在铁岭。

○镶白旗阿尔布哈率正兰旗的三牛录，驻守在奉集堡。

○苏布兴阿率镶红旗的三牛录，驻守在松山堡。

○镶黄旗的布拉率正黄旗的四牛录，驻守在庄河。增加赐给去驻防的老年职官挂在脖上的书的话；“你们驻在边境地方的人，不要心不在焉，要尽心竭力地警戒。如果听信在下面的小人之言，违背汗的训导，怀盗贼之念，怠慢行事，那么你们本身将遭殃祸。如果不违背汗的训导，尽心竭力警戒，汗知道工作出色，你们就将立功”。

○同一天，派到广宁去的黄通判被杀，任用他的儿子黄延增为守堡，派到武靖营为额真。

○初四，额克星额副将为开辟从孤山向通远堡方向直达新境（的道路），出发了。

第四十七卷

天命八年（1623）三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初五，抚西额驸、石乌里额驸率领每旗的各一游击、各四人，去处理在清河方向的田地。

○派每牛录出的二十五名马甲，去送到边境各处居住的人户时，刚阿达萨满命达岱、多达里向诸贝勒告状："派达岱儿子五人、妻一人、多达里的儿子一人、噶尔萨的弟奇尔萨、刚阿达的叔父，父子、兄弟、妻子怎么能离开呢？"诸贝勒派都堂审理。都堂传询刚阿达，传两次都不来。众断事官审断："怎么能够听你胡言乱语呢？你对汗委派的事不满意，为什么会使父子、兄弟、夫妻无故离开呢？那一百五十甲是按规定派出的人。你如果那样讲，就全部收回汗给的职、赏的东西、统辖（专主）的尼堪。你将闲散为生"。向汗报告后，汗说："如是闲散合适吗？成为无主的人吗？要传询刚阿达"。命去传时，一再拖延不来，汗问："刚阿达在何处？"断事官报告："我们审理时，两次去传也没有来"。汗发怒，命捆绑带来。降刚阿达游击职为备御职，而为代子游击。从先前给刚阿达、达岱的一千五百人中，收回千人，共给兄弟五百尼堪。

○三月初六，喀尔喀的巴哈达尔汉贝勒四十人，带领妇女、儿童徒步逃来了。

○初八，二旗合出副将一人、每一旗各一游击、各一备

御去戍守沿海地方。

○恩格德尔额驸的弟巴浑台吉亲自来了，要带回自己的逃人。汗说："想到草青时再考察你的心。如果心仍旧不变，草青马肥后，你亲自来，将归回逃人。如果带回本地去，也准许带去。如果不带回在什么地方都可以"。送回了。

○同一天，瑚实吞牛录的雅兰章京去赶回尼堪人户，留下七户，索银四十两，八人平分带来。苏萨兰、夸克他哈听到此事没有逮扑，给苏萨兰定二十五两的罪。因夸克他哈是新（归附的）人，免罪闲住。分到银子的雅兰章京等八人各鞭一百，刺耳鼻。

○初九，任蒙古巴布为游击。

○佟济奈、索萨尔二人夺取了喀勒占诺特的巴泰、扬古尔的马十四匹、牛三百七十三头、羊九百四十只。乌拉特的纳扎改夺取了和罗特的巴哈泰、孤山的牛十八头、女子一人。岱哈勒塔布囊、阿都齐、克布济拉克夺取了拜兴牛录的赛恩图的牛七头。

○从巴哈达尔汉逃来的哈拉尔岱，送来了博多瑚的牛六十头中的四十六头，十四头还没送来。送来了羊三百只中的二百八十一只，十九只还没送来。那牛羊被岱哈勒塔布囊夺去了。

○（初）十，富喀图备御率领白摆牙喇二十四人，送赦汉的都楞的使者去了。

○追回了去处理田地的抚西额驸、石乌里额驸。

○十一，革叶赫的阿山备御职，降阿拜阿哥的游击职为备御。

○任命东郭额驸总兵官职，和硕图副将职，巴布海阿

哥、纳林备御职。

○博尔晋虾、鄂山、贝托辉、康喀赉、郎济达、莽安六人任为代子副将。

○十三，科尔沁的莽古斯马法的男子二十人，人口共五十人，带马一匹、牛四十五头、羊二十只逃来了。

○秦达瑚告发："武讷格巴克什夺取了无甲小儿的马。看情面给了有阿哈的人妻子。富拉塔从没披存放在他家的甲的人要马。纳哈出莱隐藏了马。把马给了有马的人"。武纳格巴克什定二十五两的罪，富拉塔定十五两的罪，纳哈出莱鞭五十，收回隐藏的马。另外纳哈出莱为报复而告发："秦达瑚要了尼堪女子一人、蒙古女子一人、三两银"。没收（秦达瑚）隐藏的所有物品，定九两的罪。

○十三，废除七件事，更定为五件事。

○清点新来的人口数。给田地、房屋、席、器、斧、釜、妻、阿哈、衣服等，盖房，登记并分配仓库的粮食。这是一件事。

○哨探、台，枪炮，搜索，天花，问明去庄的子、女，逃人。这是一件事。

○拘留逮扑的人，该杀的人派人杀死，高墙，独木船，架桥，养牛，宰猪饲养牲畜。这是一件事。

○送往，迎来，保管获得的牲畜，收在桥上做生意人的税，清理街上的污物，管理厕所，埋葬死人，急报，设宴。这是一件事。

○甲胄、刀枪、弓箭、鞍辔、蓑衣、矢袋、弓袋、帐房、梯子、楯车、拖床、绵甲，一达旦十人带去十五天的东西，调查乘马，喂肥马。这是一件事。

○十四，哈哈纳、巴都瑚要求重新审理自己的罪，认为

申诉属实恢复副将原职，还给所有的东西。

○同一天，削苗什浑十六两的功。

○同一天，喀尔喀的古尔布什台吉男二人，女一人逃来了。

○巴林的囊努克的十人徒步逃来了。

○同一天，住在南面的洪齐岭地方，名叫刘仁常的人，不等去赶回的兵干预，自己预先便率洪齐岭地方的男丁三百五十人，去范河地方，因此给守堡职。免除男丁三百五十人的三年贡献。

○十五，送往广宁的文书："住在那里的四千兵，先出二千人把积在广宁的粮送到辽河岸的沙河铺去。那二千人回去后，另二千人替换运送。二班轮流运粮。不要动用运的粮，各个运的人可以随额真的意思，或卖、或吃。粮价贵的是一升值银一两"。

○十五，达尔汉虾给汗上书："汗父，从十四岁恩养以来，没犯一点罪。到辽东以来，我没能竭诚尽力完成汗及诸弟委任的工作，心变了。因此，我娶的妻，养的子，在下的弟弟全都死了。我也身得重病，几乎死去。这正是世世代代的罪过应得的殃祸。从那以后，要抛弃从前的恶意，而敬慎从善，勤勉汗父、诸弟委任的工作为生。在战争狩猎中，如不勤勉而行，在自己生活时，如不公正为生，那么再被汗、诸弟发现为非作歹，可以降革"。汗答复达尔汉虾的书信说："不思天佑的汗的恩养任用，你作为应差人，而怀奸邪之念为生的事，预先都知道了。你去广宁有什么用呢？你亲自获悉敌情，返回后也不请示，冷淡地搁下了。你回来，我有什么忧患。你那罪是重大的，全都免了。现今说想立誓后过活。如果立誓将是死，那么立誓干什么？哈达、叶赫、乌

拉、辉发的诸贝勒，抚西、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东、广宁的官员们，不全是天任命管辖国人的人吗？我不是以力灭他们，而是天给我灭那异国之主的。你象他们那样是异国之主吗？是像插在撒袋里面的墩子箭一样，可以被我使用而生的人。现在你是不能使天佑的汗闭眼的。如果弃奸邪之念，忠诚行事，人会误解吗？如果仍然以奸邪为尚，即使立誓，天将会不知吗？”

○十五，削瑚什泰十五两的功。削萨克寨牛录的苏奈章京的十六两的功。削什泰牛录的绰内章京十两的功。

○顾三台额驸、宜尔登、昂古、吉苏戍守朝鲜方面回来了。同一天下了雪。

○十六，都堂送给岫岩的文书：“戴游击、郭游击！你们把岫岩的备御乔邦魁一宗的兄弟，全都逮扑带来。把听从乔邦魁意见的村人，乔邦魁去住过的台的人，全都逮扑带来”。

○十七，巴都瑚副将、康喀赉、泰恩柱副将、阿什达尔副将，率领每牛录的各二马甲，去朝鲜方面戍守了。

○十八，升巴笃礼职，为总兵官。

○革去锡林、吴巴海游击职，为备御；鄂博辉备御为半备御。

○同一天，阿布泰总兵官、布善总兵官二人，在汗面前口角。定罪：各削三十三两的功。布善重诉去年五月给他定的罪。申诉属实，责成汤古岱阿哥、哈哈纳额驸退还没收的所有的东西。汤古岱阿哥、哈哈纳额驸直到（癸）亥年三月拖延未办交给的事。降汤古岱阿哥总兵官为一等参将，降纳哈纳副将为一等游击，并各定三十两的罪。

○十九，派王钟生备御去柴河署理。派高永富备御去栋

兴阿。派全成良备御去费阿拉署理。派王一卫备御去英额。派张兴关备御去岫岩。派尤绵成备御去沈阳。派佟文明备御去扎库穆。

○同一天，扬古里额驸、南济兰请示汗，任图库为牛录额真备御。

○喀克笃礼总兵官率领八旗的小旗额真各一人，每牛录的白摆牙喇各一人，去戍守广宁。

○二十，下雪了。

汗下达给尼堪的文书："国人困苦并不是我的罪过。都是尼堪万历帝的罪恶。万历帝错误地干涉他国的事，天以为非，结果万历帝死了。不仅（万历帝）身死，天还怕国人不了解他的过错，万历帝的儿子泰昌帝没过一个月也死了。天以尼堪皇帝为非，在皇帝父子死时，诸贝勒、诸大臣被杀，土地被夺取，万历帝的罪恶，才是尼堪国人困苦的原因。天以我为是，把尼堪皇帝的辽东地方给我。到天赐的地方来，辽东地方的尼堪房屋与诸申合住，粮食同吃，分田耕种。把我们诸申地方的房屋、田地、粮食，全部交给移去的尼堪。今年，国人迁移是艰苦的，但没有与诸申合住的地方的人，你们中间有富裕的人，为什么卖粮呢？有粮的富人，把卖的粮送到汗这里来，给少量的钱。若不送来，被人告发时，把粮食全部没收，处死"。

○二十一，去开辟边境的额克星额副将、茂巴里参将回来了。

○从广宁来报告的消息，驻在广宁领兵的诸大臣，去那边右屯卫与喀喇沁的蒙古人八十左右遭遇，杀十五人，获马四十八匹，活捉二人。楞额礼送来了。

○同一天，吴巴海去追逃人，不到边境搜查，住在家

中。定罪：削十五两的功。

○希汉萨满来削沙津巴颜五十两的功。因又申诉，削二十两，免三十两。

○二十三，汗说："四贝勒要准备八分以下，三分以上的东珠。费扬古阿哥、宰桑古阿哥、济尔哈朗阿哥、多铎阿哥、岳托阿哥、硕托阿哥六贝勒要准备六分以下，三分以上的东珠。另外跟随福晋们的女子、村的女子那里要准备有领的衣服、暖帽、额箍"。

○同一天，送给驻在青苔峪的和托宰萨的都堂的文书："青苔峪地方有二人来报告：'毛文龙派遣的人名叫张怀。听说，三个村的三家人叛去，一村名叫兰班驿伊，那人名叫荆绵延。一村名叫达萨峪，那人名叫王博桥。一村名叫桦皮峪，那人名叫曹流泉'。驻在青苔峪和托宰萨，你们率兵丁，去调查并逮扑那村的三个人和毛文龙派遣的人送来。"

○戍守在广宁的诸大臣岱穆布总兵官、纲古里副将、宜荪副将、莽阿图副将、博尔晋代子副将、雅希禅代子副将、茂海游击、哈尔古里游击、鄂内游击、多内游击、克礼游击二十三（日）回来了。

第四十八卷

天命八年（1623）三月至四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二十五，汗的邵里、李石功逮扑奸细，升为守备。

○宽甸的赵游击杀毛文龙的的曹都司，逮扑和曹都司一起来的人送来，赏给赵游击银一百两，颁发敕书记载子孙世袭的功，升赵游击的中军佟文明为备御，赏银二十两。

○张德玉告发到郎游击那里的奸细，升为备御。

○名叫王园久的人逮扑了奸细，升为备御。

○名叫刘济宽的人，告发双山的备御苗一庄私通毛文龙，革苗备御，任刘济宽为备御。

○博济寨地方，名叫王钟魁的人，两次来向草河的备御苏士登报告说：博济寨的人要叛逃，苏士登并不追查。结果博济寨的人叛去了，杀苏士登兄弟，升王钟魁为备御。

○萨常的备御王之登追查并扑获毛文龙派来煽惑的奸细，升王之登为游击。升逮扑奸细的百总张平一为千总。赏给协助张平一的一人银十两。

○李都司，有名叫张志京的人获悉毛文龙派遣的一个奸细，并加以逮扑，升为备御。

○汤山的守堡汤英园扑送毛文龙的奸细，升为备御。

○岫岩的备御乔邦魁私通毛文龙，乔邦魁的家（包衣）人告发了，把乔邦魁一门全杀了。把乔邦魁的妻及全部家产给告发的阿哈。汗说："外边地方的小人，经常扑获奸细送

来，奸细那有不来我们这里之理？你们众官员，一半在尼堪皇帝那里得死罪关在牢房，一半失去官职，没有一点东西。而后，你们在战争中被俘饶命，我即任用为官员恩养。为什么你们不念收养之恩，你们一个人也没捕获毛文龙派遣的奸细呢？为什么不追查逃叛的坏人呢？若那样不勤勉为汗，恩养你们还有什么益处呢？如果知道叛逃的人要报告，知道奸细来了要扑送，无论什么人仍将如同从前的人一样，任为官员，并按功给赏。如果知道有奸细而不逮扑，被他人告发，将象苏士登、乔邦魁一样”。

○古尔布什额驸的姐和妻、僧格塔布囊的妻、莽古塔布囊的妻和母、拉普什喜的母妻（原意不明）、姐和母、哈拉克秦福晋、鄂巴塔布囊的妻、给这十人金的项圈各一个、金的金佛顶各一个、金的耳坠各二对。

○二十四，去镇江方面戍守的尤德赫参将、阿布泰备御回来了。

汗说：“在我们处于优势的情况下，指挥号令的人多，在困苦的情况下，那样的人就少。夺取辽东城时，汗任用的诸大臣知道我兵后退，谁也不挥军前进，都逃至房中隐蔽。布善独自出来领兵前进，在我兵那样困难的情况下，布善独自指挥，立了大功，给布善一等总兵官职，充任固山额真，即使子孙犯死罪，也不处死。即使犯没收财物的罪，也不没收，免二千四百两的罪。无论是谁，如果象布善那样，在我们苦战时，挺身而出，汗和诸贝勒将信赖那样的人。如那样汗和诸贝勒信赖，也象布善一样立大功，即犯死罪也不杀，犯没收财物的罪也免除”。要把这话写在八贝勒以下，游击以上挂在脖上的书上，挂在脖上。写在黄色敕书上，加盖印信给布善。

汗送给广宁的文书："预先调查城内所有坚固的地方，并要加以破坏，被火烧毁全部房屋。在头一天放火没烧完的房，第二天再放火烧，尽成灰烬，剥下城门的铁放火烧。运完粮食，全部回来"。

○二十五，都堂说："任用高建中等织蟒缎、缎子，制金丝，妻、阿哈、衣食等物都给了。另外还给耕田以供给粮米、供烧的草和柴(的人)，第一等人各男丁五人，第二等人各男丁四人，第三等人各男丁三人，为余丁。今后无论谁有织蟒缎、缎子、制金丝、造纸、织精细的闪缎、做碗、碟子的各种有用的人，都要出来。出来后，考核属实，将象高建中等那样任用恩养"。

○查齐巴来削苏萨兰的二十五两的功。

○去纳丹佛呼的兴简回来了。

○二十六送的文书说："在海州仓、沈阳仓收粮的官员们，你们要公正地收，收应该收粮。收的粮不能保管，立即发出。你们收银做报酬，不足部分用补粮给，那么（粮）不够时，将怎么办？"

○与绰和诺共同去岫岩催征公粮的雍舜牛录的人，被岫岩叛逆的尼堪逮扑，捆绑放在车上带走了。可是知道我们的戍守的兵坚强有力，所以杀了那人。尼堪们自己回来逃上山了。与那人一起去的僚友，逮扑村的尼堪，刺鼻耳，追口供，告发了杀人的人上山了。为追查那杀了人的尼堪，杀了十个人。

○二十七，萨木哈来削了叶克书的二十五两的功。

○二十七，削了哈哈纳的九十两的功。

汗在二十八下达的文书："各个被分配给诸申、尼堪官员们的尼堪，如果送来什么东西，鱼、野鸡、果实可以收

受；牛、羊、山羊、猪、财物、银、草、粮食不能收取。如果收了，将要治罪”。

○恩格德尔额驸派去平虏堡守堡的十三人，进入十方寺，日落时到了堡。为运走他过去保管的米、面、果子，带来车三辆、牛五头、马六匹。诸申的巴克什把那米、面、果子写在文书上，请示都堂说要阻止来（运走）。向汗请示，准许把面、果子运走了。

○二十九，查齐巴来削巴都胡三十两的功。

○纳齐布、胡什驻在复州、岫岩中间了。

○巴班、噶哈驻在岫岩。

○扈实木、爱达哈伸彻和驻在洒马吉。额克星额副将前去指示他们修城的地方。

○派住广宁的那木泰回来了。

汗在四月的朔日下达的文书：“一牛录的百甲，其中十人为白牙摆喇，二炮，三枪。在另外九十甲中，分为红摆牙喇四十甲，十炮、二枪。其余十人，楯车二台、装水的背壶二个。在黑营的五十人中，十炮、二十枪。其他二十人，楯车二台、梯子一个、凿子二把、锥子二把、钩子二把、镰二把、斧二把、席四张、木叉二把、梢根一根、装水的背壶二个、一个月烧的炭、绵甲十五付。一扎兰，大炮二门。放马时，五牛录聚在一处。使各个兵的尼堪们的马合在一起，在平虏堡以西，牛庄以东放牧。每牛录派代子各一人为主。诸申、尼堪、蒙古每十匹马派一人看守。如果逃人把马骑去，或被盗贼偷去，或是诸申的马肥，尼堪的马瘦，那么率领去了代子将被治罪。在一牛录拴马二匹。备御一人各拴马一匹，游击、参将各二匹，副将各三匹，总兵官各四匹，一等总兵官各五匹。

○诸贝勒下达的文书："占据村街道的炉，要全部折除，要设在村外的远处。如果发现炉占据了村里的街道，那么管火的人有罪"。

○初二，查齐巴来削色勒阿哥的记载在敕书上的十五两的功。

○尼雅尼鄂克备御升任他父亲的参将职。

○兄石国柱代替弟石天柱为游击。

○初三，从尼堪的山海关，来了一个探听消息的尼堪。他自己前来报告说："山海关的五十万兵、蒙古的四十万兵，从广宁大道来。毛文龙的二十万兵从南方来。两路的兵都在四月十九到达。"于是问道："是你独自来的？还有僚友来了吗？"回答说："有僚友一人同来，我告诉（他）要在这里生活，僚友就回去了。"所以说："如果你真的要在这里生活，为何不把僚友的事报告呢？你是故意虚张声势，迷惑人来的。"杀了。

○送来了用公差挖的银九百三十两、金六两七钱。因此，问挖这银的人，两次该给的粮食是否给了。说两次粮食都给了。收下金，把银全都退给挖银的人。给督办的石国柱六十两。给八家的监督八人各五两。说过，问到公粮的事，如果没给粮食，就废除那个，并将治罪。

○初五，从达尔汉额驸驻的苗马歪的地方，获得七十人，送回来了。

○从和托驻的青苔峪地方获得七十人，马六匹，送回来了。

○都堂在初六下达的文书："曾派巴班、纳齐布的等级的八旗的各一大臣，去修筑城。要停止修城，选定修城的地方，等有空闲再修。备御率领徒步的兵，回到各自驻的地方

去，注意搜查中间地带。巴班、纳齐布等级诸大臣，也率领各自旗的徒步的兵，到备御驻的地方去驻防。”

○伊勒慎、阿福尼分管的硕水、善山峪、修由里、占扎水色四村的男丁二千人，带领子女叛逃南方去了。驻在边境的兵追赶，杀死所有男丁，俘虏子、女等人。

○都堂在四月初六下达的文书：“尼堪的兵丁、白身、所有的人，都要把弓箭、腰刀、枪、炮等兵器，在二十（日）前送到各自管辖的官员那里。二十（日）后如果被告发隐藏不送，将治以重罪。尼堪的工匠们，要停止卖箭、腰刀、枪等兵器。在十（日）后还卖，卖的人治罪。如买，买的人也治罪。官员们要在各自属下送交兵器后，在二十（日）内上书（报告）。”

○使者达尔汉的巴图鲁贝勒的奇成古、吴巴什等六人，带马十一匹、骆驼二头、女子五人来了。

○广宁的张参将暗地带去喀克笃礼包衣男六人、女六人，因不能归入自己家，就送来了。给张参将定罪，把包衣阿哈、牛、马等分成三份，二份还主，一份交执法者。赔偿喀克笃礼二夫、一女。如果男六人，女六人逃走，也由张参将赔偿。

○多铎阿哥的郎游击的魏云德原为代子备御，因为逮扑毛文龙的奸细升为正备御，赏赐银两。杀了来的奸细。

○楞格礼副将率领白摆牙喇四百，去朝鲜方面戍守，带来了一百三十人、马二十八匹、牛五头、骡五头、驴四头、银二百五十两。把银二百五十两给去的白摆牙喇。

○初七来报告：“在威宁这边的大道，鄂善牛录的纳米达哈里被堵住嘴杀了”。汗听到后，问道：“纳米达哈里带着弓、撒袋了吗？”回答说：“没有带弓、撒袋”。汗发怒

说：为何不带撒袋、弓，闲走呢？那是敌人的地方！”又说：“如果还未烧尸，细切肉片抛弃。如果烧了，撒掉骨灰。不殉葬衣服”。又集合诸大臣说：“要调查杀纳米达哈里的人。”

○初八，送给去南方驻防的八哨探的文书：“你们驻在边境地方的人，不要心不在焉，要尽心竭力警戒。如果听信在下面的小人之言，违背汗的训导，怀盗贼之念，怠慢行事，那么你们本身将遭殃祸。如果不违背汗的训导，竭诚尽力警戒，被汗知道工作出色，你们就将立功了。”

汗在初八下达的文书：“每牛录的一章京率领放马，一章京督造兵器，一章京督耕田地。”

○额克星额副将去洒马营、岫岩地方，查看修城回来了。

汗在初九下达的文书：“在汗门和城门树纛时，有官职的人一齐到汗门。或是宴会、或是（汗）要讲话、或是有情报。树红纛并连着吹法螺时，是有敌兵的消息。要披甲胄，有马的人骑马，没马的徒步，到各自村头等候。备御以上，去旗的贝勒的门接受命令。在树白纛并放炮时，是有逃人逃跑的消息。要披绵甲，带撒袋，骑拴着的马来”。

○（初）十，布尔济牛录的鲁木布伸来报告：“在南方获得的俘虏数目是，人一千、马、牛、骡、驴三百头”。

第四十九卷

天命八年（1623）四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十一，给达尔汉巴图鲁贝勒的使者奇成古、吴巴什银五两，给仆从银三两、饽饽四笆斗、蜂蜜一瓶。

○十二，（管）粮的巴克什库里、纳泰、达扬阿、罗济由千总升为备御。

○“李驸马说：南面各地方的人！你们为什么叛逃呢？你们还不知道诸申汗的好坏！象尼堪的万历帝任用高太监，用箸扎而未能得银。占领辽东后，一点没动各个住房、耕田。因受毛文龙的煽惑，南海沿边的国人，想杀我方的人而叛逃，所以迁居。是因为你们想要叛逃的原故，而迁居的。那迁居的国人，没有粮食，吃泥土吗？迁居的人没有粮吃，所以征粮供应。迁移的这一年可能苦些，今后每年还有苦的道理吗？如果诸申的汗和尼堪皇帝战争，谁能战胜呢？投降胜利的汗，住在那里可以安静地生活。你们不论是兵，还是文武官员，都是白身的民，你们有何罪呢？你抛弃出生地、住房、耕田而叛变，谁会收容并安排给房屋、田地呢？”抚西额驸带这个文书，去复州、盖州了。

○苏巴海参将、茂巴里参将率兵一千人，去复州、盖州戍守了。

○绰和诺去向住在南路的尼堪那里征粮，因派遣和他同去的人，单独行动，被尼堪杀了。你为什么派人单独行动

呢？要出人赔偿，定二十两的罪。萨木哈来削敕书的功。

〇去缓河征粮，知道高额勒亭地方的人叛逃，宋克追杀了。杀死毛文龙派人煽惑，想要带走的千总。升任（宋克）参将，在脖上挂十两的牌，穿红蟒缎的衣服，足数拨给尼堪一千五百人。一起去的千总四人升为备御职，给尼堪五百人。应给（每）尼堪备御男丁五百人，所给的是住地的男丁五百人。如果再有功，将给足其数。”

〇英明汗对率领兵的诸大臣布善总兵官、南济兰游击、福克察游击、郎济达游击代子副将、颜珠瑚备御代子游击等说：“太平之道贵在公正之心，战争之道贵在智谋，不劳身体，不苦兵丁。我们的兵不苦，获得胜利，良谋巧计，这正是所谓兵的额真。我兵劳苦，才在战争中获胜，那个有何益处呢？战争之道是我们不损失任何东西而获胜，那个比什么都可贵。驻在边境地方的人，不要心不在焉。要尽心竭力地警戒。如果听信在下面的小人之言，违背汗的训导，怀盗贼之念，怠慢行事，那么你们本身将遭殃祸。如果不违背汗的训导，竭诚尽力警戒，被汗知道工作出色，你们就将立功了。”

〇十三，送给复州、盖州的文书：“派掌管粮食的人，在盖州、复州征粮，要按和我们的苏巴海固夫、茂巴里一起去的兵一千人、及以后去的蒙古人口数，计算在复州应征多少斛，在盖州应征多少斛，发给”。

〇十三，去南海方面戍守的布尔济副将回来了。

〇都堂在十三（日）下达的文书：“一备御的五百尼堪，一千总二十五名兵、千总本人、父母、子等、妻子，十二名兵本人、子等、妻子，住在东京城。家的(包衣)人住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田。十二名兵选择好的地方居住。兵如果不

好，问干总，要与一门（人口）众多的富裕的人更换。二十五兵内的八人，保管备御的所有的东西，另派善射的七人，持枪、并携带弓、撒袋，不会射（箭）的十人，都使带炮。兵带的炮、弓、撒袋、腰刀、枪全都收交，在各自的官员家保管。在牛庄以东，英额以西，外面边境的地方白身的人可以带炮、弓、撒袋、腰刀、枪，在那以南的城、堡、村不准藏有兵器。调查各自管辖的村的兵器，全部收回，在四月里都送来。不全部收回，如被他人告发留存兵器，藏的人治重罪，管辖的官员也有罪。尼堪制造兵器出卖时，可以卖给诸申，不准卖给尼堪。尼堪人卖，卖的人治罪。如果买，买的人治罪。

汗在十四（日）送的文书："率领驻在南境的骑兵、步兵的诸大臣，你们象布尔济那样，在我兵少时，不要出击。在各处的我兵增援到达时，我们的力量强大后，再进击"。

○同一天，阿巴泰阿哥、德格类阿哥、宰桑古阿哥、岳托阿哥、岱穆布总兵官、武纳格总兵官、阿山总兵官、和硕图副将、昂阿拉副将、博尔晋代子副将、额克星额副将、雅希禅代子副将、参将、游击，率领兵一千人，去叶赫方向。

汗率领诸贝勒、福晋们、儿媳们、子女们，亲自乘轿从东京城出发，向北到境外，沿辽河去看耕田、开境，在彰义站堡的野外住宿。兵丁没有侵扰村的任何东西。

○十五，出境看耕田的地方，打猎扑杀狍约十头，分配给有官职的大臣。在布尔噶的渡口住宿。

○十六，在新义站西，看耕田、打围，扑杀鹿、狍约二十头，没有给有官职的诸大臣，煮汤分给众兵吃。随后在辽河撒大网，汗亲自乘独木船，用叉叉死十尾鱼，在辽河的渡口

住宿。

○十七早晨，在辽河撒大网，汗亲自乘独木船扑鱼，没有扑到。随后把独木船和大网抬到大池扑鱼，又没有扑到。因为大网破损，汗发怒说："快查明谁的旗拿好的大网来？谁的旗没拿好的大网。想要定罪"。经查，镶白旗的大网八庹一颗机（不详），镶红旗的是十七庹，正白旗的是十九庹，正黄旗的是七庹半，镶黄旗的是二十一庹半，正红旗的是十八庹，正兰旗的是十五庹，已霉烂损坏，镶兰旗是十七庹。等回家宣布罪，为定重罪（把那网）带来了。在那池岸住宿。

○巴林逃来了二人。

○十九，游牧的蒙古人，带着叟肯的马五匹，从黄泥洼逃去了。

○十九，从那里向上游，在辽河撒大网，汗亲自乘独木船，拿叉捕鱼，没有扑到，把独木船、网送回家去。随后看耕田，看都尔鼻岗周围，决定在那里修城。以后打围，扑杀鹿、狍约十头，在达岱塔南面住宿。宰赛贝勒男一人、女一人、一小孩逃来，去带辽河对岸（的人），在马上驮着渡过河带来了。

○二十，从达岱塔看耕田并狩猎，扑杀狍约二十头，在十方寺的南的水草甸子住宿。

○二十一，驻在南方的苏纳额驸、色纽克送来的文书："尼堪人乘船八艘，独木船十四艘，在岫岩河逆水前进，在酉刻袭击苏纳额驸布置在五个地方前沿的哨探，杀死一人。听到尼堪放炮声，苏纳、色纽克追击，俘船三艘。"汗从十方寺前进，在距浑河以北十里水草甸子的地方住宿。

○二十二，"八贝勒出八匹马，迎接去叶赫方面的诸贝

勒，在沈阳留马二匹等待，在铁岭留马二匹等待，在开原留马二匹饲养等待，在叶赫二匹马饲养等待。”

〇二十三。通知戍守的兵、台的人：“给伊勒伸分管的盖州以南的尼堪逃去时，他们欺骗哈哈纳牛录守台的诸申三人，交朋友，骗到家里去杀了。还有一地方住的七人，去尼堪朋友家里喝了毒酒都死了。另一地方住的五人被带到尼堪朋友家去，喝醉都被杀死。尼堪弃（家）逃走了。住在台的诸申，驻在各处的步兵，骑兵、放哨的人，无论谁不许和尼堪交朋友，也不许去尼堪家。与尼堪交朋友时，去尼堪的家时，将治以重罪。苏纳额驸布置放哨的三人，点着火睡觉，没有发现尼堪乘船在岫岩的河逆水前来，二人被俘。苏纳额驸攻破乘船来的尼堪一千人，全部杀死，获船三艘。象那样的放哨人点火睡觉，将处死刑。希汉萨满徒步背甲去戍守时，汗知道那种劳苦，说：‘辛苦啦！’希汉萨满回答说：‘汗艰苦时，我们也应该艰苦。汗安乐时，我们也将有安乐的日子’。因为回答的得当，汗任为备御官，加以恩养，众人大概都知道了。那样驻在各处的兵，这一年将是艰苦的，那有永久艰苦的道理吗？如果苦尽，将有安乐的日子。布善，你把这文书依次送到我们戍守的兵和守台的人。”

〇“有粮食、有驮（东西）的牲畜的人，把定限期的粮食送来，村的大人们、千长、百长能把没有粮交，没有牲畜的人弄错吗？把他们告诉给去的李驸马，如果真是没有，可以免去。没有迁移的地方有粮的人，卖给没有粮的人，要减价（出售）。有粮而不卖给没粮的人，被他人告发时，加以没收，不给价钱，给没有粮的人。移住的人，原来住的人，所有的一点粮食都没有的人，要运境外的粮。诸申率领去取”。

○二十四，巴拜带来了送给恩格德尔额驸肥乳牛一头，烧酒一瓶，莽果尔代台吉（送）的有小牛犊的牛头二头。

○给恩格德尔额驸的弟有补子的青蟒缎一疋、标兰五疋、小毛青布五疋。给来的二名使者，一人银三两，另一人银二两。给巴拜银三两、无扇肩朝衣一件，给另一人银二两。给格格红蟒缎一疋。给恩格德尔额驸无扇肩朝衣一件。

○阎庚、王备御上书报告："名叫袁新的千总口头报告：托兰山的百余人叛乱。我们不信，派名叫宋金钟的人侦探，消息是真实的。毛文龙派来进行煽动的贾达、贾山二人，在那个村里，说是在朔（日）起身。"因来报告，于是命抚西额驸去调查，如果那事是真实，是新迁居的地方的人，就把为首的带到东京来。令小人和那周围有粮的村的人一起住，给田和粮。如果不是迁移的，而是当地的人，那么全部杀死男丁，俘虏子女等送来"。"抚西额驸去驻在盖州，刘副将去驻在复州和岫岩中间。佟参将驻在岫岩。李英金游击驻在高额勒英。金游击驻在沙河。张蒙照游击驻在老虎洞。赵游击驻在复州。抚西额驸给刘副将的文书，刘副将转给沿境驻的游击五人。游击五人调查各自管辖的，由对面境外搬在境内住的人。要把粮食给种了田的无粮户。调查没有粮吃，因没有耕田的牲畜而不能耕田的人。统计男丁和人口数及境内有粮的村。每一百男人，使一、二十人一起，按人口数给吃的粮食。也按人口数给耕田。那样安排后，自己管辖的地方安排完毕时，要具文报给刘副将。刘副将要具文报给抚西额驸。办理完毕，抚西额驸、刘副将可以回来。"这件文书在二十四送去。

○二十五，萨纳堡的备御张伍林告状："在本月十八未刻，督造木寨的大臣叶古德等二人，命令千总王迪明说：

‘把刀船送来扑鱼’。王迪明立即找刀船一艘，给名叫张达色扑鱼的人。扑鱼的十人和叶古德共同去了。在本月二十三日午刻扑鱼的张达色口头报告：‘在本月二十一酉刻，驾刀船去西面的辽河扑鱼，到大龙湾地方扑鱼时，与境外的蒙古人相遇，张达色、徐达生二人负伤，带领刀船去的通事乔外郎被射死了。其他扑鱼的人的情况，因在夜里还不知道’。在有准确的消息后送来。”

○泰恩柱游击、托特推率领五百人去耀州戍守。

第五十卷

天命八年（1623）四月至五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二十六，倪马禅游击率领二百兵驻在理嘉。舒穆鲁率领二百兵驻在塔米什。乌什泰率领二百兵驻在老哩。库拜率领二百驻扎库穆。顾尔马浑率领二百兵驻在郎间。

“汗派遣领兵去戍守外面地方的诸将，你们为何在去的地方，变心了，违背汗的训导，不认真地管束兵，放任掠夺，使国人受苦呢？如果千人百人叛逃，可以杀死男丁，俘虏子女。杀一、二少数逃人，都是想要夺棉袍杀死的。去的兵不要进尼堪的村，不要吃尼堪的粮，在（村）外有马的牧场处喂马，兵的额真亲自率僚友二十左右人，查看尼堪是否种了田。如果没有耕种，田地荒芜，你们要具文报告。不要随便下命令。你们驻在边境地方的人，不要心不在焉。要尽心竭力地警戒。如果听信在下面的小人之言，违背汗的训导，怀盗贼之念，怠慢行事，那么你们本身将遭殃祸。如果不违背汗的训导，竭诚尽力地警戒，汗知道工作出色，你们就将立功了”。

英明汗派遣的使者，昂阿贝勒几次在道上截杀，还逮扑派到他那里去的使者，交给仇敌叶赫杀害，引起愤慨。（派）阿巴泰阿哥、德格类、宰桑古、岳托四贝勒（领）诸申兵一千、蒙古兵一千、放炮的尼堪兵八百，于四月十四日

出发了。二十一的早晨，寅刻过名叫老的地方，在渡口渡过辽河。随后，纵兵急驰时，事先选出精兵五十人，任命为（那兵）的额真岱穆布总兵官率领在前急驰。到名叫额尔格勒地方时，日升高不到一竿。从那地去寻找蒙古人的村，带领前进，兵到百里外。岱穆布总兵官、雅希禅参将、博尔晋虾去寻找昂阿贝勒的家进攻时，昂阿贝勒率领妻、子骑马，跟随的僚友二十余人一半徒步，一半骑马，套上牛车，急忙逃去。雅希禅、博尔晋虾率三十余人下马，岱穆布总兵官率十余人骑马而立。于是蒙古的兵避开我下马的徒步兵，去攻击骑马的岱穆布总兵官，没能冲进我兵队伍，退回去了。那时岱穆布总兵官独自立在众人前射向敌方，一蒙古人嘴上中枪落下马了。众兵追击敌人，扑获昂阿贝勒父子全都杀了。

汗在二十七下达给布善总兵官的文书："要派佟参将到岫岩城。调查国人是否耕田，并加以催促。调查毛文龙派来进行煽惑的人。从五处驻防的诸申骑兵中，一处各派出二人，共计十人，保护佟参将的安全"。

○"舒穆鲁、尼满察、库拜、顾尔马浑、乌什泰，你们五人各率一百兵驻守，剩下的五百人送回。孟古慎率领驻在嘉哈的一百步兵中，尼满察带五十人到你驻的理嘉。剩下的五十人驻在孟古慎、郭和、古勒马浑那里。在栋兴阿以西，扎库穆以东，你们驻的地方各处要紧密连接，注意搜索行踪，不留空隙。发现踪迹时，要借众人之力追踪。不要想夺取棉袍，以少数人追扑。驻在萨木禅的步兵，发现逃人的踪迹，不通知众人追扑，已逮扑了郎珠瑚"。

○巴笃礼总兵官率领八旗的游击八人、炮八门、兵一千，去北境外辽河沿岸的渡口行人往来处，在那里挖壕。

○给旋做凉帽型的工匠牛一头。

○如果有知道做金银焊药方法的人，要派出来，上报。”

汗在二十八下达给抚西额驸的文书：“把钱粮赐给蒙古人等，将在复州、岫岩间开设一饭店。指示堡里卖东西的人要都到堡里卖。蒙古人等由各自的额真率领，结伙持小旗，到那里去买东西吃。只能持小旗来，不能放任乱行”。

○同一天，掌管海州粮仓的莽安牛录的什莱巴克什，去发给蒙古人粮食后，把仓的钥匙放在家里了。什莱的包衣阿哈偷出那钥匙，偷盗库里的粮食，鞭阿哈七十三，并刺鼻耳。鞭额真七十三，免刺鼻耳，罚银九两。

○如果征粮，便一概征收，因为噶尔泰使全国人征粮受苦，给噶尔泰定罪，罚银二十五两。

扬古里、叟肯请示汗，任命了纳木泰游击为副将，胡什布备御、纳林备御为代子游击。任瑚瓦山、格巴库、赵山、马福塔、锡特海、额勒青格为代子游击，官职写在备御处。

○二十九，诸贝勒集合在八角衙门的日子里，向汗请示额勒齐布、萨必甘合为备御，达岱、方喀拉合为备御，达济哈、阿纳布合为备御，写在档子上。

汗在三十（日）下达的文书：“全部兵出动时，在大兵的前方派二百兵，在那二百兵中，要任命有谋略、有独立指挥能力的二额真。在那二百兵的前方，要派诸申十人、蒙古十人，计二十人。从那二十人派出诸申二人、蒙古三人，共计五人，在前方侦察。如果发现敌兵，五人诱到二十人处，二十人诱到二百人处。二百兵的额真判断，如果自己力量能以破敌，就出击攻破。如果以为自己力量不能破敌，要和众兵会合计议。统率八旗营的诸大臣，带领行动。其他的诸大臣和白摆牙喇共同行动。在有什么事时，如果派身份低的

人，将会误事，诸大臣亲自聆闻，然后回各自扎兰，去传知众人都记住。派给总兵官警卫十人、副将六人、游击三人、备御二人。

○“‘从南境外收容到境内来住，没有得到田、粮’。二次来诉苦。所以送文书说：‘盖州地方的额真张游击要安排给以田粮。’你如果是我方的人，一定安排给以田粮。因为心向尼堪皇帝，如果想去就逃去，不能给田粮。这是其一。当地的尼堪把锉草峪地方的人叛变，报告那地诸申、尼堪戍守的诸额真、诸申守台人、尼堪戍守的吴游击、佟游击。既然告诉所有戍守的人，你哪有不去报告地方的额真张游击之理呢？你如果是我方的人，应来报告。你正是尼堪皇帝一方的人，准备逃去，故不来报告。这是其二。另外，在毛文龙那里说好话，在你那里就没有善言吗？你如果是我方的人，就对你那里的人这样说：‘尼堪国人困苦，都是我们尼堪皇帝暴虐的缘故，那么多的诸王、诸大臣和几万名兵都被杀死，领土都被夺去。那死者安乐长眠了吗？金汗不动住的房、耕的田，收养我们。即使收养，还不服从，听信毛文龙的煽惑，叛乱逃亡，所以令迁移住地。因为我们自己不好，使自己受苦’。你正是尼堪皇帝的人，所以将不说这种话。这是三。在你的心中，认为诸申的汗不晓得，而闲置你身，不必调查（给田粮）”。

○达雅夺取了从宰赛贝勒那里逃来的牛三百头、马十匹、羊五百只、五十人。

○五月朔日，宰赛贝勒的男五人、女七人、带子女九人、牛五头逃来了。

○内齐贝勒的男一人、女一人带马四匹逃来了。

○戍守在复州的茂巴里参将，到这里的海岸去，获得船

九艘，放火烧了。乘三艘船来的尼堪，看见我兵后返回时，一艘搁浅礁石上，放火烧了，乘其他二艘离去了。

○费阿拉的喀尔萨、郎嘉、嘉哈、哩嘉四处的尼堪不耕田、不盖房，派里善、多闪去察看。

○（有人）来告发驻在硕颗堡的刘尤宽游击，收取粮食四十驮子、银六十两、衣服六件，派诸申二人、宁备御去带来。

○抚西额驸送来的文书："调查托拉山的人逃去(事)，使告发的人对质。（获悉）不耕田、粮全卖出、把银缝在衣服里。逃走的事属实。曾说过：'如果是移住地方的人不要杀，带到这边来往。如果是当地的人，男丁全部杀掉，子女为俘虏'。收养移住人户的全部男女三十九人，去与牛庄、海州的人合住。现今当地的男三十八人全杀，子女等为俘虏"。送来了俘虏女十九人、马六匹、骡一头、牛四头、驴四头、银四百八十两。

汗在五月初二下达的文书："所有的人，在与尼堪的战争中，如果有隐藏的各种东西，各自交出送来。送来无罪，如果不送来，以后被他人告发时，将要治罪"。

汗说："巴笃礼，在你们到的地方，赶快把壕挖好，完毕时具文报告前来"。送去（此令）。

○令出征蒙古的诸贝勒："你们在十方寺周围停留喂牲畜。初五前来张占山这边的阔金堡。在初六的早晨会合"。

汗在五月初二送给抚西额驸、苏巴海固夫的文书："去蒙古的诸贝勒，扑杀蒙古的诸贝勒，获得国人，获得牛马羊二万头带来。汗亲自要在初六出迎。抚西额驸、苏巴海固夫率领僚友各五人，在初六以前到来。你们托特推、泰恩柱的兵要在苏巴海固夫驻的地方，去会合同驻"。派遣二名承差

送这件文书。

○同一天，都堂说："你温克依率领每牛录各二甲，去增援费阿拉的里善、多内那里。里善、多内在阿噶山谷的荒地，如果里善留下兵而去那边，你温克依就在里善留下的兵那里。并派使者说：'我温克依来了。'如果兵全都去了，就去寻找里善。如果沿道的人问，就回答说：去戍守。不要随便张扬，也不要掠夺尼堪的任何东西。不要犯罪"。

○同一天，在以前犯罪收养的纳泰，收养以后又听说，盗出汗的布凉棚，拆毁给自己包衣男人（做衣服）穿了。汗听到发怒说："原来如此！要把我家的东西全都拿去吗？"杀了纳泰。

○二十八，鄂巴的使者、伊都齐的使者、宾图的使者、武克善的使者、伊勒都齐的使者、代青的托门泰的使者、巴雅尔图的使者、桑图使者、马尼恩的使者、济赛的使者、鄂茂克图的使者、瑚尔哈图的使者、洪内的使者、哈谭的使者、布达什里的使者、马迈的使者、博齐的使者、班地的使者、博地苏克的使者、托罗秦的使者、硕尼奈的使者、功秦的使者、恩克伸的使者、巴拜的使者、巴雅尔图的使者全都走了。

○初五，额尔德尼巴克什被他家的婢女告发："收下了朝鲜人送来的绢。把获得的东珠和金隐藏在井里。在辽东没收家产时，额尔德尼巴克什去妻弟家隐藏东珠和金。"于是汗传额尔德尼巴克什来，说："额尔德尼，你如果有隐藏的这同类的东珠和金，就说：'这个是过去犯的罪，因为害怕而隐藏了'。并交出来。如果交出，我命都堂免罪。重新啃啃过的骨头吗？你不听信，进行争辩，定了罪，我也不能帮助"。额尔德尼向汗叩头想要说："没有隐藏的东西"时，汗说："你不要随便地回答，退下去，仔细考虑后再回

答”。额尔德尼巴克什回家去了。随后汗派遣隆什去说：“如果有隐藏的东珠和金等东西就交出来。交出就无罪”。额尔德尼巴克什回答：“东珠和金贵重吗？我身下贱吗？如果汗喜爱，说交出可以免罪时，将交出去。那隐藏的东珠是雅逊的妻的东西。雅逊的妻把那同类的东珠二十余颗，送给了哈达的格格，没有要。我的妻去雅逊家，在容器倾倒时遇见。在儿子牙病时，想研末敷上（治疗），才去要了东珠。原是从尼堪王国臣那里买的。”问王国臣时，比他卖的东珠多了。因此众都堂审问额尔德尼巴克什说：“如果是雅逊的妻给的东珠，在辽东没收家产时，为了报复，甚至追究出雅逊家的米、肉。为何没弄出那东珠呢？那时为何不报告：‘这个是雅逊的妻给的东珠，这同类的东珠在雅逊那有二十余颗’呢？你隐藏东珠为何推给雅逊呢？在没收家产时，为何隐藏不送交呢？”给额尔德尼巴克什夫妻定死罪。“为何收藏额尔德尼巴克什隐藏不送交的东珠和金呢？婢女来告发时，与额尔德尼（生活在）一起的额尔克图、布尔噶图、布延图，你们为什么要说，催促家人关闭房门呢？从早先就定下的禁约：‘父的罪子不要参与，兄的罪弟不要参与。如果参与，犯该杀的罪，一并处杀。犯没收的罪，一并没收’，难道没有禁约吗？你们为何参与呢？”向汗报告，汗发怒说：“杀额尔德尼巴克什夫妻！”都杀了。鞭额尔克图一百，并刺耳鼻，鞭布尔噶图、布延图各五十，并刺耳。

第五十一卷

天命八年（1623）五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汗于初三的早朝集合诸大臣说："额尔德尼说自己是公正而死的。哈达格格向诸贝勒申诉：'雅逊的妻送来约二十颗东珠是真实的'。你们诸贝勒听到此言。若是真实的，我将是错误的。获得他国的人，象僚友一样恩养，杀这样被使用的僚友容易吗？就连一根箭也是可惜的。额尔德尼怎么能是公正的呢？从前长阿哥在世时，你们额尔德尼、吴巴泰二人进谗言。在攻取辽东城时，是你独自攻取的吗？你为何独自取三十头猪的肉呢？我即获得一物也公平地分给共食。因为哈达、叶赫的诸贝勒都不好好地养活我们的僚友，而诱惑他贝勒的僚友，相互交错通财，所以政治乱了。知道这个，所以最初就告诫：'诸贝勒赏给时，要给各自旗的人。诸申乞求财物时，要向各自的固山额真乞求，不要越旗或给、或求。如果越旗或给、或求，治罪'。你额尔德尼亲手写了。你是由多铎阿哥统辖的人，为何越旗向八旗的诸贝勒乞求财物呢？如果说遇见诸贝勒的容器倾倒时给的，无论如何你遇见的机会是难得的。诸贝勒如果给，怎么不给他人，而独自给你呢？还有在辽东就说，额尔德尼乞求财物，四贝勒去巡察的地方，就去四贝勒巡察的地方乞求财物。那样经常去不请示，回来不报告，那样行动不是为谗言，而是为何行动

呢？雅逊的妻把二十余颗东珠，给你哈达格格，你不是像我心肝一样的女儿吗？为何不向我报告呢？如果格格向诸贝勒报告了，你们诸贝勒为何不向我报告呢？你们说公正的事是那件事吗？即使在乌拉的哈思瑚贝勒那里，在斗中盛有东珠，如果卖给我们时，只卖一、二颗。我们卖给尼堪时，也只卖一、二颗。雅逊在何处得了二十余颗东珠呢？在雅逊那在斛中，在斗中盛有东珠吗？你们审判的诸大臣要公正，'上有天，下有地，我们尽量公正审判。怎么能有弄不清的事'。希望公正处理。因为哈达、叶赫、乌拉、辉发部的大人不持公正之心，而奸邪贪婪，所以亡国，他们也死了。是天授在各国生存的各个大人们，凡是公正的，天就赞许，在汗这里有福，在诸大臣那里也就有福。凡是邪恶，天就谴责，在汗这里无福，在你们那里也就无福。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灭亡了。那部的诸大臣现在存在吗？都是各自墓地的人。如果汗亡，诸大臣也就不能生存而死亡。如果汗有福，那么诸大臣也将过着尊贵的生活。希望你们诸大臣，只怀公正之心为生"。

○同一天，"汗说，由于扬古里在各次战争中，冲杀在前的功，给一等总兵官的职，子孙世袭。如果犯象噶盖、阿敦那样乱政败道的罪，将要处死。因为错误获罪时，即使犯死罪，也不杀死。即使犯没收财物的罪，也不没收财物。免一千五百两的罪"。把这活登记在文书上，八贝勒以下，备御以上挂在脖上。写在黄色的敕书上，加盖印信，给扬古里。

○同一天，掌管硕托贝勒财物的雅木布禄一伙四人、银匠二人，共同隐藏银子，定罪。雅木布禄因兄的功，释放

了，收取银的一半，作为补偿。其他的人各鞭三十三，刺耳鼻。

○苏尔马包衣女子告发苏尔马："苏尔马的妻是姐，纳米达的妻是妹。在纳米达哈里被杀的那天，纳米达哈里的妻来，在苏尔马的耳边低语后，苏尔马带腰刀乘马去了，那天纳米达哈里被杀了，（苏尔马）在夜间回家来了"。众都堂审理此案，向汗报告时，汗说："纳米达如果去庄，为何不带腰刀、弓、撒袋，空身而去呢？空身而去，如果尼堪杀就杀了。如果苏尔马杀就杀了，总之是死了"。纳米达定罪，释放了苏尔马。令告发的女子离苏尔马，给了阿拜阿哥。对纳米达的妻说："你在自己的丈夫出门后，为何去没有妻的姐夫家里"。削耳释放了。

○初三，蒙古的卓礼克图贝勒的男女二十一人，带牛五头、马一匹逃来了。

○出征的蒙古诸贝勒，派额克星额巴克什来报告：俘获的数目马七百匹、牛二千八百八十二头、羊一万三千三百三十只、人一千二百八十、骆驼五十头。初三到了。

○初五，大贝勒、阿敏贝勒、四贝勒、多铎阿哥、济尔哈朗阿哥集合在八角衙门审判罪行。达海、隆升、图萨、占珠、都尔瑚哈木图去那里问："任命了新的代子游击，瑚瓦山、格巴库、马福塔、赵山、额尔济格、锡特海这六人，如果任为代子游击，能向汗问备御职的事吗？"诸贝勒说："不要问那些，当代子游击也就是备御了。如果撤这个（六人），那么其他人也将全撤。"

○革都昧游击、硕尔辉游击、诺鄂德依备御职。到汗那里拿档子时，汗问："赏赐给官职的档子，在八贝勒那里都有吗？"报告说："赏赐的档子，在八贝勒那里没有，仅有

一部档子。”所以说：“要把一部档子写成八部。革职时，八部档子一齐注革。登记官职时，八部档子同时登记。如果那样，你们巴克什是好的。”写成八部档子。

○原来正白(旗)驻在盖州的张游击，不调查串连的人、叛逃的人，就去追叛逃的人。在诸申战斗的地方，停在别处不去参战，因此逮扑了。汗说：“这回不要杀张游击，革职。”革去游击职，集合众官员宣告后，释放了。因为和卓坤释放了捆绑的人，收取骡子，所以打五十板，骡子还给主人。

汗为迎接出征蒙古的诸贝勒，率福晋们从东京城到四十里外的古城堡以南野地，会合出征的诸贝勒、诸大臣们行凯旋礼。汗率众诸贝勒、诸大臣树纛对天叩头，坐在凉棚。随后出征的诸贝勒、诸大臣、众兵谒见汗。众人跪时，阿巴泰阿哥先前来跪在汗的脚下，抱膝。汗对抱。随后德格类阿哥、宰桑古阿哥、岳托阿哥依次前来抱见，接着出征的诸贝勒也依次抱见了。在战争中获得蒙古福晋们，叩头谒见。叩头谒见后，设大宴。

○初七，把获得的俘虏和牲畜赏给有职的诸大臣时，给出征的三等总兵官武讷格骆驼一头、牛八头、羊三十只。给额克星额、和硕图、阿山、昂阿拉四付将牛各六头、羊二十只。给一等参将顾三台牛五头、羊十五只。给二等参将牛各四头、羊各十只。给三等参将牛各三头、羊各八只。给一等游击羊各六只、牛各二头。给二等游击牛各二头、羊各五只。给三等游击牛各二头、羊各五只。给众备御牛各一头、羊各四只。给摆牙喇的小旗额真二人一头牛，给出征的蒙古诸贝勒、总兵官莽果尔额驸、都拉勒达尔汉、青卓礼克图三额驸骆驼各一头、马各十匹、羊各一百只。给参将、游击绰

尔济、布延泰、博迸、布当、昂坤、兀勒泽伊图、达莱、吹尔扎尔、恩格类、奇卜塔尔、伊林秦等骆驼各一头、马各五头、羊各五十只。备御达莱、噶尔马、满秦、突尔呼纳克等马各二匹，又给二人马一头、羊各二十五只。给伊思阿布、阿金、衮济三人马各一匹、羊各二只。给没有出征的诸大臣、一等总兵官、三等总兵官骆驼各一头。给一等付将羊各十只，给三等付将羊各八只。给一等参将羊各七只。给三等参将羊各六只。给一等游击羊各五只。给二等游击羊各四只。给三等游击羊各三只。给备御羊各二只。在八贝勒的份中给达尔汉虾牛各十六头、羊各二十六只。在没有出征的诸贝勒中，给拉普什喜骆驼一头、牛二十头、羊五十只。给明安、多尔济、米赛骆驼各一头。给达莱的弟弟的二儿子牛各一头。给二博地苏克骆驼各一头、牛各一头、羊各二只。给尼堪官员们、付将牛各二头。给参将、游击牛各一头。给备御二人牛一头。给达尔汉额驸骆驼一头。给占河的姑、抚西额驸的妻、阿布泰的妻、布延图额驸的妻、巴拜额驸的妻、察木布额驸的妻六格格骆驼各一头。赏赐的日子下了雨。汗在下雨时说："蒙古人兴起，如同天上云涌雨降，合众为兵，我们披蓑衣等候。他们兵离散，如同云散天晴。众兵离散后，我们跟迹夺取"。

○与岱穆布总兵官在一起的博尔晋、色勒、托和齐、茂海、图莱五大臣，为何不一齐前进呢？革去官职，削其俘虏。

○听到复州地方的人叛变，在派兵的前一天，抚西额驸回答汗说："说复州地方的人叛变，可能是不真实的。恐怕是有人诬陷。如果相信那话，派兵前去，那边的人听到时，

将会高兴。”汗听到此言发怒，给抚西额驸下达文书说：“李永芳！你在抚西时，考虑到是一个明白觉悟的人。于是带你去，把我金的亲骨肉（的女儿）给你。天佑我，在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尼堪四路出兵，在抚西、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东、广宁、蒙古边境等处，处处天都佑我，你李永芳肯定不信，因为不信，所以怒以为你们尼堪皇帝是永存的，我是暂时的。辽东地方的尼堪们屡叛，那边人通谋的信不断地来，我经常查获，你与尼堪结成一伙，为迷惑我，而伪为进谏。若叛逃那边，你心中高兴。若我方发觉杀戮，你心中肯定不舒服。如果你真诚地公正地使兵不苦，国人不苦，亲自管辖，制止叛逃的人。如（我）灭掉安定的国人，那就是我不对，你进谏是正确的。你轻视我，但我却听到，你们的尼堪刘邦，在淮下是催征税赋的，天佑而为汉王，（坐了）皇帝。宋太祖是街上的光棍，天佑而为皇帝，在数世之国为主。朱元璋丧父母，独自乞讨，在郭元帅部下为生，天佑而为皇帝，经历十三、四代。你想要与尼堪结伙，在北京城内，河流血二次，各衙门大树被风连根拔掉，你进谏能够制止天示的怪异吗？看见你对养(你)的父，妻的父的我，凭白无故的不满。可是把你作为女婿收养的事，蒙古、尼堪、朝鲜也都知道。如果把你定罪，想必他国人将嘲笑我，也嘲笑你，不给你定罪，还是那样使我愤恨，这正是说出了我所想说的话”。

汗于初九在八角殿，集合占河的姑、众女儿，告诫：“为忿恨女人们恶乱而发的。承天命而为国主的汗，不使治统合于天理能治理吗？如果说按天理治理将怎样做呢？那么就要升用好人，惩杀恶人。杀辱我们村（旗？）的诸贝勒，对

我是什么仇故呢？悖道行乱，就依法惩办。就是掌管国人执政的诸贝勒，也依法惩办，如果拿剪子的女人悖道行乱，那么为何宽宥呢？推让给你们，是为悖背吗？男人披甲胄，在战斗中一起死去，是不违背誓约，为道而死。你们拿剪子住在家里的女人，违背法度，破坏妇道，怎么能过好日子呢？看到男的才能与功绩相当，才把你们嫁给他们。他们怎能受制于你们呢？你们使夫痛苦，恶乱为生比鬼魅还坏。万物俱靠阳光而生，你们女儿也靠汗的光安静过活。恶乱将有何用？姑，你如何不预先好好地教导众女儿们，（她们）得罪后，不要再来我门。不要谏阻我”。

汗说：“最初我也不坐轿，福晋们也不坐轿。宰桑古阿哥的母在世时，对我不逊，参加我家宴会时，坐轿往来，因此恶行遭殃死了。还有彻尔格依的妹豪格的母，往来自己的父亲的家时，坐拖床过大阿哥的门、阿济格阿哥的门，坐拖床进入我的门来。如此傲慢不逊，遭殃被夫遗弃。诸贝勒不要侮辱子弟的新妇。子弟的新妇也不要象以前遭殃的福晋那样，对长者不逊”。

第五十二卷

天命八年（1623）五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十四，汗和大贝勒去察看边境修城的地方，在午刻出东京城，出发向海州方向。在十五前进至海州以北，站在岗上，大贝勒派诸大臣测量在耀州造城的地方。除海州城的关厢外，测量四面共二千四十庹，测量城内高岗是六百庹。在十六去看沿境地方，返回时，在新开河的野外吃午饭处，析木城南薄彰关屯村的名叫王顺额勒百长具文告发："名叫薄石钟的一人隐藏腰刀、枪、弓、箭、甲"。命把那隐藏的人逮扑带来，派驻在海州的扎尔库送文书去。那送的文书说："从前汗发下的文书，不是说过：'兵使用的兵器，全保存在各自管辖的官员家中。外城堡诸村的白身伊尔根，把兵器都交出送来。若收藏不送，他人告发时，定以重罪。'薄石钟何故违背汗言隐藏兵器呢？你藏甲何时穿呢？析木城的备御要逮扑薄石钟，并把妻子等一户送来。派告发隐藏腰刀、枪、弓、甲的王顺额勒送来。薄彰关屯村的薄石钟张贴书写的帖子，说尧舜的话，心是桀纣的心。哪个村都有一、二个悖逆的人。你们薄彰关屯村的人，不要怕薄石钟的悖逆，一人的罪连累众人。如果再有象他一样的坏人，你们众人要一齐逮扑送来"。

○十七，去科尔沁的使者满达尔汉回来了，向汗报告："孔果尔贝勒的女儿，由其兄送来。"在十八率领宰桑古阿哥、多铎阿哥、索海总兵官、达尔汉付将、汗的摆牙喇虾等，去六十里外，杀二头牛迎接。

○那天，给袭击俘获的昂阿贝勒的妻、桑图的妻二人、劳萨的姐，这四蒙古福晋蟒缎的捏折女朝褂、捏折女朝衣、布衫、衬衣、裤等各一件。

汗在十九下达的文书："在复州住的蒙古人，能行走的人都送到金州，移至有粮的地方。要送不能行走的老弱残疾的人，可相当于盖州的二百五十斛的粮食"。

○二十，驻在红草村的吴善备御管辖的，夹山河村的十二家的人逃走，那村的人来向吴善备御告发。吴善备御报告给哨探的人，哨探的人来莽谭、托特推那里报告了。报告后派兵逮扑带来了。莽谭、托特推、吴善备御、阎庾四人会审。逃人是原来已安排好的二十家的人，耕的田是七日，其中二日没有播种，五日播种，全都没有锄草。把猪、鸡、狗都杀了，放到笼子里带走，二十家有牛二头、驴二头、男女八十人。

○同一天，孔果尔贝勒的儿子穆寨台吉送妹到汗这里来，汗的福晋率众儿媳们，屠杀牛羊，到东京城五里外，摆宴迎接，进城。汗率领诸贝勒、诸大臣坐在八角衙门。随后新送来的福晋入衙门，向汗叩头谒见，坐在两福晋间。派来的蒙古贝勒走上衙门，在入口外叩头。以后走近，抱汗的腿谒见。谒见结束时，命那来的蒙古的贝勒坐在衙门中间，摆设大宴。回家时，五个福晋坐五顶轿，一同回来了。

○二十，桑图送来的文书，"上书给万国之主的英明汗父，子女、国人、牲畜，都被汗兵夺去。我本身一点罪都

没有。如果有罪，在父时可能有罪。我自己没有犯罪，如果小有触怒，大概是博奇的缘故。我方的人、桑古理的人在兀尔简狩猎，狩猎相遇，认清有罪的科尔沁使者，逮扑了。告诉汗的使者，没有侵害，送走了。我仅独自出去。汗父明察，能不还给我子女吗？我如果获得什么好东西，都找不到送给（汗）的机会。汗曾对我说，无论有什么血战，也不要惧怕。如果垂怜，就派汗的使者来。”

○科尔沁的鄂巴台吉送来的书信：“请示象日出苍天压倒一切光辉一样，威压国民的众人之主，英明的汗；诺恩诸贝勒都说，汗的话是正确的。（我）怎样信守大道，希望汗知道。我们没有违背汗的话。我们和他国都一样，察哈尔、喀尔喀可能先来袭击，汗必明察其计”。

○都堂在五月二十一下达的文书：“住在复州没有粮的蒙古人，和有牛马的人住在一起，一起吃运来的粮。去运（粮）时也一起去，运来（的粮）一起吃。有牛马的蒙古人，可能说自己运来的粮为何给（别人吃）。牛马是汗的。这二年，无论诸申，还是尼堪要一起吃粮。你们不知道吗？”

○二十二，“摆牙喇值班的人，开门后就进去住，仅限值班的人，其他人不准进。看门的人也不要进，在门（口）住。如果召唤来，打扎板，进来后打完扎板，立即出去。有事的人进入时，要停在门口，看门的人去报告里面的值班人，请示汗，如果准进就进。尽管有事，不经请示进入，进入的人治罪。如果看门的人不阻止放入，那么看门的人治罪。你们里面值宿的人，第二天早晨汗、福晋起来后，让接班的白天值班进来后再走。在汗、福晋起（床）前，如果值宿人离去，离去的人治罪。如果接白班的人进来，进入的人

治罪。你们值宿的人在日未落时接班，如果日落后来治罪。”

○都堂五月二十三下达的文书：“（种）田不要学尼堪两次锄草，照我们旧例用手拔草，反复趟地。如果学尼堪两次锄草，田沟将起硝。庄稼根的草的恐怕不能锄尽，管田的章京赶快催促工作”。

○二十三，给大贝勒的文书：“不要捆绑抚西额驸的诸子、爱塔的族人。派人看守送来。他们的罪还未调查，未知本末。（那样做）太过份了”。

汗在二十四对八贝勒的家人说：“在宴席桌上摆的东西，麻花饽饽一种、麦子饽饽二种、朝鲜饽饽一种、炸食饽饽一种、馒头、绿豆粉、果子、鹅、鸡、各种汤中的一种、大肉汤。”把这指示写八份，一贝勒家给一份。

○同一天，“有粮的人要交出（粮）。交出的给价值收取；如果有粮不肯交出，他人告发，不给价值就收取。告发的人，留其中的一半人监视粮食，恐怕隐藏。要偷偷地向驻在复州、盖州的佟额驸、刘副将告发。佟额驸、刘副将派人收取，分配。”

○二十四，给诸贝勒的指示：“汗说，我国的诸贝勒、诸大臣，希望每个人都愉快明智地生活。(我)对你们非常伤心，唾你们的脸。是你们判罪的标准不对。就是并肩为首的尼堪，和我们的诸申那能同等对待呢？如果我们的诸申犯什么罪，(先)问功、问做什么工作。如果有一点理由，就希望作为免罪的依据。尼堪本应处死，如果还不尽心竭力，仍为盗贼，为什么不全杀其子孙、亲戚呢？为什么责打便释放呢？另外如果是带到我们的费阿拉，又和我们一起来的尼堪，希望那个和诸申同样审断。你们审断的案件，就要象不能使之

返回的牛和骡一样。你们八贝勒集合各自旗的诸大臣，密看这文书。不要使人听到。耀州的人说，在我兵去后，想杀我们的子女，各处的人给我们的诸申放毒，或是杀害，你们不知道吗？”

○五月二十五，“二人向戍守的诸申告发：一面山的人叛去，随即追杀，任命告发的二人为备御。析木城属下的薄彰关屯的百长王顺额勒知道名叫薄石钟的人隐藏甲、腰刀、枪、弓，来告发了。杀薄石钟，把薄石钟的家产给王顺额勒，升为千总。因为李游击属下的一人，盗驴二头，杀偷盗的人，把家产给告发的人。今后，无论那个城堡村落的人，如果逮扑奸细，告发逃叛；为检举盗贼、恶霸，前来报告，都照先例升赏。如果不逮扑奸细，知道逃叛不来告发，甘心做盗贼恶霸，即杀其人，把家产给告发的人。”

○同一天，和托备御去边境戍守，杀逃走的尼堪三人，剥取衣服。依法审理，定罪，革备御职，没收给了的尼堪。报告汗时，汗说：“免罪，收回尼堪，可以做牛录的领催备御。”

○同一天，汗下达的文书：“戍守在南方的诸大臣，从那边敌人来到你们那里（的人），当我们窘迫后退时，不要以是我们的尼堪而加以信用，随便分散前来。尼堪在我们强盛时，准备饭食等待；在我们衰弱时，就挡道加害，不要信用。集合步兵、骑兵不要通过尼堪的家门，要从外面来。”

汗于五月二十五下达的文书：“各游击管辖的二万男丁中，令四十千总的父母、兄嫂、子女全都住在东京城。如果千总二十人住在这里，另二十人就去游击那里。四十千总分成两班，交替去游击那里，要迅速督促尼堪兵把马喂肥。在八月十五视察。如果马瘦，打马的主、千总，从所管的官员

那里，每一瘦马，取银一两。要使各自属下的尼堪的马，和我们诸申的马一起放牧。鞍辔等兵器要全都收入到所管的额真的家中保管。如果尼堪的军马，或瘦、或得迎鞍疮，或中暑死去，乘马的主赔偿。如果许多病死，先前死的马，男丁二十人合买补给。以后如又因病死去，用汗库的银买补。”

第五十三卷

天命八年（1623）五月至六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五月二十六汗下达的文书："石乌里额驸、爱塔！你们尽其所能获得的粮食，还有在盖州、复州精选的盐，要给纳齐布虾、富拉塔，并分配给没有粮食的蒙古人。"

○二十九，送给衮济的书信说："因为对亲家衮济少有过失，所以派使者叩头。"

○三十，送给科尔沁的鄂巴台吉、众贝勒的书信说："察哈尔、喀尔喀不怕你们，他们也想：小心地抛弃他们内部的恶行，还给夺取的东西，商议和好，纷争有什么好处呢？要讲和。我们恃天恩不怕任何人，但也不苟且偷安，用心整固城关，你们科尔沁以前在兄弟间互争财物、牲畜，纷争的苦处，问托汉泰等级的诸大人便可知道。在兄弟中纷争，相互夺取财物、牲畜，有什么声誉呢？我说过：'想那些（事），如果在你们中间推戴一人为汗，众人全都和睦生活，察哈尔、喀尔喀将不能侵害你们的。对我这话你们可能也是赞同的。'我又重复说：'如果推戴出汗，你们还是不和，仍然不行，如果废掉，那可能是你们的想法，你们认为不对那也可以'。在兄弟中纷争作乱，兄弟分离而被他人压迫的人，就连娶的妻和骑的马也不能自主。从今你们科尔沁诸贝勒共议，不论向南游牧，还是向北游牧，都一齐去。无

论何罪，都交断事官审理，如果认为偏袒自己的人为好时，诸贝勒本人将乱政败道。在诸申人中谁无额真，如果额真更替，恐怕反倒损坏有声誉的政治，不要考虑本身。众大人、诸贝勒时常在一处，坐在中央，委派子弟在众人前审理，立誓：我的事，你的事，都不偏袒。如按事的是非正确审判，过公正太平的日子如何？人是在无事处开始作恶吗？在人之上的主是天。不怕天吗？说到昂阿的罪，把我的使者缚送为敌的叶赫杀害。昂阿，你如果有痛恨之处，自己杀害还有可说的，缚送敌方杀害不羞耻吗？还不断地截杀去你们科尔沁的使者。各种的常例，若杀人，就定罪。若夺财，就赔偿。如果那样，才是杜绝罪行之道。因为昂阿常常是杀后还杀，夺后还夺，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废除。昂阿【原档残缺】这个正是我们愤恨的事。另外桑图的父锺嫩袭击我安置武尔古岱住的哈达村，把我已定婚的女子给了他人。以后给那人时，收取比以前给的聘礼更多的聘礼，硬是不把私产给女儿，干出那样强横无理的事。因此我们愤恨，锺嫩说：'我们确实非常错误，将给私产'。用奸计把我的使者劫去。夺去骑的马、带的财物，把使者空身赶回。又二次逮扑使者，一次在道上阻拦去达雅那的使者夺取全部穿的衣服、带来的牲畜，光着身子赶回了。另一次在道上阻拦去巴克的使者，杀了，把牲畜全都夺走了。那个不是桑图本人的罪是对的，是锺嫩犯的罪。人的罪在六月就能腐烂吗？在十二月就能冰冻吗？桑图犯的罪谁完结呢？说人的罪不腐烂的事正是那样。另外，瑚必图同样杀使者，夺去所带的财物。因为那样，桑图【原档残缺】

○【原档残缺】由于报告，说："如果是那样，吃的盐不计（纳）贡赋人数，按都堂、总兵官、副将、参将、游

击、备御计算，分配给备御七百零六人各一百斤盐。沙津参将率每旗各一备御送去。庄稼头锄迟了，按备御计算，从一牛录（出）的诸申五人、尼堪五人，尼堪的一备御各十人，一旗的各一副将、各一游击，由巴笃礼总兵官率领去锄地。另一旗的各一备御，率领一旗的独木船各五艘，合计四十艘，送沈阳的渡口去了。

○同一天，牛庄的守堡李士功死了，弟李熊代为守堡。

“达雅台吉送给昆都仑英明汗的书信。汗对我们曾说过：‘不要使从那里逃到这里的逃人，逍遥自由。’那是对的。这逃人杀我边境的国人五人。沿着杀了的人的踪迹走时，宰赛的四十人追来，我方的三人和他们共行动。不是按我说的行动。背叛的人不说正直的话。如果相信逃人的话，不信任作为子的我，象父一样的汗能明察。即使说宰赛的人和我方三人一起，从开始追扑，有什么事汗不知道呢？如果那三人有什么事，我将逮扑交出”。

囊努克的使者送来牛一头给汗。给囊努克小毛青布五疋，各种翠兰布五疋，给来的使者两人各二匹标兰。初三回去了。

○初四，巴哈达汉那里的男女，共计四十人，徒步逃来了。

○同一天，赏给穆寨台吉的东西，蟒缎一疋、倭缎一疋、缎子三疋、毛青布三十疋、雕鞍辔、明叶的甲胄、缎子的朝衣二件、普通的打绦子的皮端罩一件、带有金佛头的暖帽一顶、带有雕刻的纯银的带板的腰带一条、靴一对、银碗一个、有画的柜四个。送给老翁的东西，能动摇、有雕刻的鞍辔、在黄色打绦子的缎子挂有明叶的甲胄、用貂皮镶边作的皮袄一件、缎子的捏折女朝褂、捏折女朝衣。汗、福晋送到五

里处，摆宴二十五桌，杀牛二头、羊二只。穆寨台吉要启程走，天太晚了，带穆寨台吉在东京住宿。第二天早晨姨福晋、阿济格、二妻去送，福晋从十里地方回来。阿济格送一日程。

○桑图的使者，送白马一匹来了。赏给桑图的东西蟒缎一疋、缎子的朝衣一件、毛青布二十疋。给三名使者毛青布朝衣各一件。

○明安马法的使者送马一匹来了，退还未收，仅给毛青布二十疋，送回。赏给二名使者为首的人三两，仆从二两。

○初五，烧八旗公用的煤炭的阎蛮子、谢蛮子，炼制放炮用的黄色火药送来了，赏给二人千总职，赏给衣服、靴、暖帽各一、银各十两。

○戍守新城的巴都瑚副将派二人来报告："毛文龙的兵渡过（鸭绿）江的江面。夜间，从远处放炮呐喊，袭击长甸地方，我们去征粮的十三人，听到炮声时，骑马躲避了。那来的毛文龙的步兵，扑空回去。"

○在复州住的蒙古人，去金州寻找粮食，扑杀乘刀船的八人。

○初八，派遣库拜巴克什为使者，去巴克台吉、达雅台吉那里，送给他们书信说："宰赛那里的四十人追击到我这里来的逃人，六人乘马疲劳回去了，三十四人追了七日程。我的使者阿宰听到宰赛抱怨说：'追逃的人，七宿还没有回来。恐怕是巴哈达尔汉在道截杀了吧？'以后追的人回来，向宰赛报告说：'我们追及要进攻时，看见达雅从后边举纛来，诈称，你们回来，贝勒将来到。如果贝勒来能放你们回去吗？如果不信，看纛便知。逃人逃走了，劫获牲畜。如果达雅不来是不能获得的。与达雅均分我们获得的马十匹、牛三百头、五十人、羊五百只'。我们的阿宰听到了。逃人报

告：‘没有宰赛的人。达雅身穿红绵甲，骑白马。追赶，攻击时，我们说是去汗那里，你达雅为何截夺呢？不听，我们就逃走了。牲口和人都被夺取’。被扑后又逃出的女人报告：‘达雅亲自来追了，来时骑白马，回去时骑白鬃马，白马驮绵甲’。你达雅台吉现今如果自己承认错误说：‘我误认为是去别处的逃人，夺取的事是真的。’退还牲畜，那就免罪。如果不承认错误，仍然说不是那样，那么你说不是（你夺取）的话，我的使者的话、逃人的话、来的女人的话，各种话我全不信，那么这罪能公正地完结吗？还是错误地完结吗？巴克台吉知道”。

○布库雅希禅戍守处的南部有逃人逃出，卓兴阿查寻踪迹并来报告，没有追扑。五月二十三，诸贝勒、都堂审判罪，对雅希禅说：“你即听到报告，为何不追扑呢？”对卓兴阿说：“报告迟了”。判二人死罪。向汗报告时，汗免死，雅希禅【原档残缺】革职，削二十两的功。卓兴阿去报告雅希禅迟了，革半备御，削十五两的功。初八，索海总兵官、图尔格总兵官宣布此事。龙旦来削敕书的功。

○同一天，叟肯的弟额尔松额从牛录的畜群中，把他兄弟的马分开，带到境外，逃人从那里赶去那马，给额尔松额定罪。布雅纳来削兄的十五两的敕书的功。

○总兵官索海、图尔格、副将额克星额、莽谭、代子副将晋尔晋、南济兰、游击绰和诺、爱音布禄、阿达海、多内、备御萨木什喀、宁古勤，去替换戍守在南方的诸大臣。

○满达汉游击、扬善备御率领二百人，去复州驻守。

○同一天，升托克推为备御，移托和齐牛录给托克推。

○初九，武讷格、茂巴里请示汗，（汗）告诉说：“要撤消升托克推备御，托和齐仍为备御，仅可以管蒙古人的牛

录。停管尼堪的事”。

○蒙古巴布告发，有人隐藏粮食的事，赏银三十两。是武纳格来报告的。

○听说复州地方的人叛变，大贝勒、宰桑古台吉、阿济格阿哥、多铎台吉、硕托台吉，率领一牛录披甲兵十五人，在初九去了。送给的文书说：“听说复州地方的人逃去，所以征讨来了。如果你们检举交出想要叛去的人，就将饶命，如果不检举将全杀。按这话审问区别，使没有告发的迟钝户，一族之内有老人和儿童的人，住在一个地方；使没告发的光棍汉，住在一个地方；使告发的光棍汉住在一个地方；使告发的迟钝户，一族之内有老人和儿童的人，住在一个地方；分别情况住在四个地方，安排完毕，诸贝勒可以监督”。大贝勒率兵二万人去，区别复州路的民（伊尔根），杀了许多。（原注：在这地方杀了人，撤消了路，分作许多地方。）

第五十四卷

天命八年（1623）六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六月初九，听说复州地方的人叛变了，大贝勒、宰桑古台吉、多铎台吉、硕托台吉、阿济格阿哥率一牛录的十五甲去了。叛变是真实的，男人都杀了，俘虏子女、牛、马，在二十八回来了。

○复州的备御王丙报告大贝勒说："把红马一匹，银五十两交给了哈兴旺，去送给了王都堂。去年十二月送给都堂新年的礼物，交给名叫罗山萨的尼堪银一百两，拿去买缎、东珠了。又今年四月拿去了银一百三十两。在十二月二十一，把好金十两、好妆缎一匹，交给罗山萨。我亲率名叫瑚石额勒的僚友送去了。五月初三，我王备御在自己家的东房的北屋，交给罗山萨银三百五十两，并说：'在沈阳、甜水站，没有官员，你把这银送给王都堂，希望在那里赏赐我'。吴善送给佟额驸马一匹，蟒缎衣服一件。赵山魁送给佟增国银八十两。给李岱成金二两、银瓢一个、粗布二疋、细布二疋、棉花二（不详）、黄马一匹。给毕知赛金十两、银瓢一个。给佟都司骡一头。给朱永成花马一匹、银三十两。"还有永宁监备御李殿魁重新报告说："壬戌年八月十九，都堂要我李殿魁金二十两。王游击知道。十月初九，为都堂武尔古岱定价为银十两的狐狸肚皮的皮袄，王游击取去了。在十二（日）塔尔瑚要青马一匹、驴、白马一匹送给都堂。十二月十五，

王游击要狼皮的皮端罩一件，给了都堂。王游击带去铁匠一人名叫马额勒、皮匠二人名叫张角、李培。现在在都堂那里。”委派给众断事官、诸贝勒审理时，武尔古岱额驸回答：“关于金的事，李殿魁以前送金十两来，并说：‘爱塔令送的’。我想：‘爱塔和我有仇。送这金来是想要告发（我）的诱饵。’给四贝勒看了。四贝勒说：‘如果真是爱塔送来的，将有什么好处呢？暂时收藏这金。看出什么事。’德格类阿哥、济尔哈朗阿哥、岳托阿哥知道。金原物还在。另外的十两金不知道。”李殿魁说：“同一天先送十两、以后送十两，全收下了。塔尔瑚知道。”塔尔瑚回答：“先送的十两金，叔父收下了。又送十两金是实，叔父没有收。”还有武尔古岱额驸回答：“我没有收受狐狸肚皮的皮袄。岳托阿哥给价钱收了。仅是如此，其他的事我不知道”。问塔尔瑚时，回答说：“给马的价钱收下了。送来的狼皮的皮端罩是实，让拿回去了。”李殿魁说：“皮端罩在你家里！”去家查看时，有皮端罩。那样审理全落实了，众断事官斥责说：“你武尔古岱，在阿敦阿哥犯罪时，认为你自己正直善良，跪在汗面前，让众大臣跪在后面，说：‘这进谗言的坏人，如果不惩戒杀掉，武尔古岱今后怎么能治国呢？’你自充为公正的人回答汗的话。在心中却藏有奸计，仅是表面上，以口头的伪善骗取信任。你武尔古岱的罪和额尔德尼巴克什的罪没有不同的地方。你和他是同样。还有四贝勒、德格类阿哥、济尔哈朗阿哥、岳托阿哥仅你们知道以前额尔德尼巴克什东珠的罪，其他诸贝勒为什么不知道呢？以后这金的罪也同样是你们四贝勒知道，其他诸贝勒不要知道”。“诸贝勒的罪，由汗判决。武尔古岱的罪，拟判为死罪。”报告给汗。汗说：“我用各种脸色反复对武尔古岱说：‘要收取，因为尼堪的财

货能把你怎么呢？’不听也不收。这罪不是虚假是真实的。因为尼堪的财物而处死武尔古岱吗？取消那话。撤消给武尔古岱定的罪。革都堂职。给牛录备御职，可以在众人集合地方，参加宴会。他人的家你不要独自往来，你的家不要他人来。定这样的罪是合适的。尼堪送给他的东西全部收回。这罪就这样完结。”又对四贝勒抱怨说：“你如果贤良，就要心胸宽大，任何东西都作为公物，平均分给诸兄弟，相互恭敬相处。你独善其身，对他人越分行事，抛开诸兄，你还想坐汗位吗？在衙门集会离开时，你送诸兄去，诸兄的子弟报答你，把你送到你家，是适当的礼。你如不送诸兄，诸兄的子弟送你，你为何默默地接受呢？说你贤明就是这样吗？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你们为什么抛开各自的父兄，越分行事呢？你们那样越分行事，都只能是谗言交恶，有什么好处吗？四贝勒你是父我爱妻所生的唯一的子嗣，不胜爱护。说你贤明就是那个样吗？你为什么那样愚昧为生呢？”随后为完结诸罪，说：“尼堪送给武尔古岱的金银从四贝勒那里取偿。收回德格类一牛录诸申，济尔哈朗二牛录的诸申，岳托一牛录的诸申。这罪就这样完结了。”说后离去了。收回德格类阿哥的额克星额的牛录给多铎阿哥。收回济尔哈朗阿哥的瑚什图的牛录给费扬古。收回硕硕里的牛录给阿敏贝勒。收回四贝勒金十两、银三百两，放在库里。

○十（日），戍守千山地方的叟肯获得毛文龙的六人，杀了五人，逮扑一人送来了。那人报告说：“朝鲜旧王因新王即位，自缢死了。毛文龙去会见新王，没有准许，并说：‘为什么帮助尼堪与金国汗敌对呢？’把义州、安州、黄州、平壤四城的官员全都带去斩首。随后下禁令，不准卖给毛文龙的尼堪粮食，尼堪们都没有粮食挨饿。”汗说：“暂

时留那人。”送给了都堂。

○十一，石乌里额驸上报的文书说：“按阎庚的报告，调查盖州城东南各村余粮，总计一千三百五十一斛二升，把它减价卖给各村没有粮的人。又石付将调查的盖州西北的各村余粮，诸申的升四十七斛七升，存放各村，纳齐布分配。又调查各村余粮一百四十一斛，减价卖给没有粮的人。又石付将、阎庚、王备御察看时，南方的人在田中除草，趟地两次的很多，庄稼也好。饿死的人多，在各村余粮也少。另外，阎家闸山村的人，最初报告渡海去的人，留下的粮是一百七十斛，恐怕没有，特派人调查，把报的数委托给了纳齐布。又以前杀了的穆苏峪村的贺久场，向汗城报告在家有粮一百五十斛，今阎庚派人调查时，仅仅有二十九斛五升。我又派人重新核实阎庚（报的数），把粮数送给纳齐布分配。在石付将、阎庚那里还有十余处村庄没有查问。如果二、三天查完，我即回去报告。”

汗在六月十二下达给大贝勒的文书：“复州地方田里的庄稼，恐怕我们的兵放马吃，随便地践踏。把蒙古兵委托给武纳格，恐怕践踏田里的庄稼，恐怕放马吃。把作了俘虏的人、编了户的人、耕田，全都同样地分给每牛录。在他们住的村中，他们住的房，我们的兵去同住，碾他们的旧粮和播种剩下的粮，作为在来的道上带的米。诸贝勒在这月二十去替换，二十五到那里。兵在七月十(日)去替换，十五（日）到那里。那去替换的兵到达后，分配给各自牛录的村和田的庄稼，要明确委派，赶回的编户、俘虏，你们都【原档残缺数字】把赶回的编户猪以上，牛马以下，全都作为公物。富户每十五口人给马二匹、牛二头、驴二头。穷户每十口人给牛一头、驴一头。穷人十男给马一匹。去的诸大臣不要把猪

急于给编户的人。告诉不要杀。”

○十二，蒙古的钟图的弟报答在以前战争中被俘释放回去的恩情，送给汗牛十头，给大贝勒马一匹，给四贝勒马一匹，给阿济格阿哥马一匹，八人来叩头了。十人来到亲戚那里。那来的人报告：在四月，塔苏尔海、托克推来到边境，带去牛八头、马一匹。又阴泰的儿子都楞在辽河桥杀扑鱼的十五人。（原注：钟图是蒙古国的大人，以前仰慕汗曾经来过。在逮扑宰赛贝勒的战争中，俘虏了钟图的弟，释放送回故地。俘虏宰赛后，喀尔喀的诸贝勒共议立誓征讨尼堪，喀尔喀的诸贝勒违背誓约，帮助尼堪战争，英明汗境的台人【原档残缺】）

汗在十三下达的文书：“无论去各处戍守，还是去庄，诸贝勒如果出城门，要举伞和小旗。使在前面的人躲开，放尼堪的夜不收和诸申各一人一起示威行进。总兵官，付将去时，在村头举伞和小旗。在前放尼堪的夜不收和诸申各一人一起使人躲开行进。参将、游击出汗城，五里处举伞和小旗，同样在前方放夜不收使人躲开行进。备御出汗城距十里外举伞和小旗，在前放夜不收使人躲开行进”。（原注：尼堪僭越还未终结时，因为那样才指示敬谨。）

“汗赏给官职的诸大臣，要穿戴汗赏赐的带有金顶子的大凉帽和好衣服。诸贝勒的虾们要穿戴有菊花顶的凉帽和好衣服。没有官职的摆牙喇的家丁们、无职的良人，在夏季要戴有菊花顶的新佩带的暖帽、穿布、翠兰布、葛布的朝衣。在春秋穿毛青布的朝衣。打猎、去兵时，要戴有小雨缨的草编的凉帽。在村的街上戴有帽缨的凉帽，要永久废除。另外，不要穿罗纱。妇女们穿罗纱。”

汗在六月十四下达的文书：“复州地方的人，隐藏从对

方来的奸细不交出，派诸申监视时，逮扑向那边逃去的奸细二十余人。那奸细供称：‘一伙的奸细四、五十人，二伙的奸细一百人，全都去辽东那边。只有我不是奸细’。又问有关复州地方的人和事，供称：‘他们叛去是事实。’于是汗说：‘复州地方的人，没有和我共同生活的心，所以奸细来你们也不把那奸细逮扑送来。难道我们的诸申是认识才逮扑的吗？如此收养你们，也不顺从，经常叛变那也是自然的。’派给大贝勒二万兵，杀复州地方的人。在外面驻的游击，要详查你们管辖的人，逃叛或是奸细。你们游击本身也在严加警卫”。

○同一天，都堂下达的文书：“听说你们驻在外面的游击，向当地的人要烧酒、黄酒、肉、粮食吃。刘尤宽因为向当地人勒索财物粮食不是杀了吗？又听说驻在懿路的曾古德游击，向当地的人，每天要米五升，肉三斤、酒三壶、蔬菜、小根菜吃，作为贡赋，所以去逮扑。如果你们向当地的要什么东西，或替你们作什么事，依前例治以重罪。当地的人，你们如果酋媚官员，给什么东西，将杀给的人。”

○那天，都堂下达的文书：“曾命驻在外面的游击，要把自己管辖地方的富人们、大人们的子弟带到你们那里住。如果都来住了要上报，如果未开办完也要上报。”

○石乌里上报的文书：“驸马总兵官佟养性调查的粮、盐，以前上报了。今派的人回来报告，渡海去的阎家闸山的人（留存）的粮，最初报告给李游击，尼堪的升是一百六十斛。称量时，按尼堪升是一百四十六斛。又耀州的备御梁钟王报告，以前杀的乔邦魁的一宗的乔云类的粮，按尼堪升是十三斛一升，纳齐布取那个给蒙古的三千六百三十九男丁，每两人给一升。粮的总计以诸申升计是一百八十一斛九升

半。又给蒙古人七千六百八十八人的盐不足，所以取煮盐的地方的盐，前后总计一万斤盐。”佟养性是六月十二跟随贝勒去复州的。

○那天，沿南方境边戍守的济尔海游击回来向汗报告：“青苔峪、岫岩地方的人全部叛变，带来共议告发（此事）的二人。又逮扑了为首叛变的人数人。逮扑的人都告诉说：‘叛变是真实的。’”于是汗任命来告发的秀才魏英克为备御，赏赐给银五十两，蟒缎的衣服、大凉帽。其次告发的曾则游为千总，赏赐给银三十两、蟒缎的衣服。

第五十五卷

天命八年（1623）六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汗在十五（日）下达给青苔峪、岫岩方面的尼堪们的文书："青苔峪村的魏英克告发了共谋叛变的僚友，赏银五十两、蟒缎的衣服、大凉帽，升为备御。曾则游以后又告发，赏银三十两、蟒缎的衣服，升为千总。所有地方的人，象这样先来告发时，就这样升职。小人，你们为何不告发呢？接受[illegible]付是大人为首的人接受，你们知道什么？为什么和他们的罪行揽在一起呢？你们小人合作，如果扑送首先开始叛变的大人们，你们有功。盖州、耀州、析木城、甜水站地方的人没有叛逃之心，勤于耕田，庄稼长的好。那样做没有罪，因此不动那地方的人耕的田和盖的房，过太平日子。所有地方的人，如果那样勤于耕田，不怀叛逃之心，耕田和住房都不动。你们听信毛文龙的煽惑都给官做的谎言，抛弃土地叛去，如果一村的百人、千人都成官员，那么你们手下的诸申在何处呢？那样做你们将忧患终生"。（原注：这个全都是委任的官员的悖逆缘故。官员们都不知文治之义，在梦中都想发财，而毁灭了民（伊尔根）。）

○叶尔伸游击、安冲阿备御率每牛录的各二甲，去增援在岫岩地方戍守的兵。

○十五，送给戍守在南海的诸大臣的文书："查看从境

外五里到五十里之间的草，骑兵在适当的好地方停留。步兵要记住骑兵停留的地方。步兵、骑兵停在相互听到炮声的地方。有叛逃的人，那么东西的兵都会合，通过不利的地方，逼到有利的地方逮扑。另外，当地的尼堪出境去取埋在山野的粮时，我兵随行，取粮后返回，收入（境内）。”

○那天，送给佟参将的文书：“佟参将，你从存有旧粮多的人，种了大麦的人，收取粮和大麦，给从境外进来的没有粮的尼堪。恐怕饿死人。”

○同一天，“驻在青苔峪、岫岩、通远堡、洒马吉四处的步兵，去取在凤凰城高粮一百斛、米三十斛吃。”

○那天，因为扎齐巴老了，革退备御职。

○十七，来报告朝鲜人逃走了，康喀赉没听信，定罪。尤旦来削二十五两的功。

○大贝勒从复州派遣瑚里，还有四人，送来的文书说：“去金州、旅顺口取粮的人看见，在二个地方有刀船，在一个地方有七十艘，另一个地方约有五百艘。还来报告长山岛一天放炮十发。为此，连夜急忙去（复州城），在十三到达，杀了复州城里的男人。病弱的男人、儿童五百人免死。那天晚了，第二天从复州的新境以北的大山到海，从熊岳向南分两路去掠夺。如果等待派去掠夺的人再报告，将会迟误，所以先送消息。”

汗六月十七日，送给大贝勒的文书：“在复州戍守的骑兵，在这边的盖州会合，那一千兵从八旗出副将一人，从每旗出游击各一人，率领驻守。把复州的步兵增加到盖州驻的步兵中。步兵种的庄稼可以与复州的田地的庄稼一起收拾，蒙古人每旗的巴朗等级大臣各一人率领驻守。蒙古人披甲而没有马的人，安排给能骑的合适的马，不要给好马。

挑选普通的耕牛，带一千头来，给从广宁带来的户。没有披甲，没有牲畜的蒙古人，每四、五口给牛一头，每二、三口给驴一头。剩下的马、骡、牛、驴，派人放牧。从俘虏以外派出放牧的人，四人合给一女人，看守八家骒马的牧群的人，日久劳苦，每一人给一女人。还有象耕田的阿哈一样的人，子女父母不要分离，编作五百户。那样的户十口给牛一头，驴一头，住到纳丹佛哼去。如果大猪多，八家各要二百头。如果少各要一百头。向蒙古买小猪要给银。处理后剩下的人、处理后剩下的猪、衣服等杂物，按牛录分担带来。在这里重新处理。蒙古人、放牧俘获的牲畜的人，复州的旧粮，如果不足就割小麦、大麦供给。放牧俘获的牲畜的人、蒙古人等放牲，要查看金州方向好的地方，走过，向那边去，返回来吃。在八月未割黍。进入复州。八家用的东西各三【原档残缺】交出牛，诸贝勒一齐带来。七月朔出发。”

○十八，名叫济达色的尼堪精炼流黄送来了。升为干总职，赏给缎子三匹、毛青布、翠兰布五匹、银十两、蟒缎衣服、暖帽、靴。

○镶黄（旗），出叶赫的尚间崖，色和里、雅哈穆克、哈达、乌鲁哩昧芬向那边勒克方向为一份。

○正黄（旗），从博屯的山肩向那边，从额赫鄂林阿巴延向北，马家河、伊兰穆哈连为一份。

○正红（旗），从哈占、绥哈、蒐登、富尔简齐达巴向东，从达扬阿向西，古城、托和罗一份。

○镶红（旗），从阿布里向西，从额赫苏瓦向东，从咚向北，从马哈勒图宁古向那边，到尚间崖为一份。

○镶兰（旗），从多巴库路，尼喀塔小河至那边，萨伦、锡勒西、瑚珠、苏瓦延济敦、【原档残缺】哈达、伊兰哈达

为一份。

○正兰（旗），从乌鲁哩眛芬向茂罗克济，乌鲁哩为一份。

○正白（旗），图们的【原挡残缺】向北，从辽孤山的水向南，从博屯的那边的山肩向这边，向塔思哈穆哈连方向为一份。

○银白（旗），从马哈勒图宁古向这边，至呼兰，从必音向南，从辽孤山的水向北，从雅奇济登、富尔哈向那边，从德佛向这边为一份。

○十九，巴笃礼总兵官、达尔扎副将、和硕图副将、雅希禅副将去锄地回来了。

○二十一，送给穆哈图文书说："南境的夸兰河地方的人，从那边到你们那里的奸细不断来，如果大人们接受札书，小人来告发。如果那样，你们本人将死。要是仍在那里住，你们不安全。去年从新境处迁移到境内作了安排，但是官员们安排给田、房、粮没有落实，所以困苦。现今，迁移你们将不那样受苦，现今豫先都安排给住房、耕田。带你们夸兰河的人来，诸申住的沙河、长安、扎岭【原挡残缺】居住。给田十万日。给了你们田的主人诸申，派到北面沿辽河开境居住，派另一半到你们迁出的房和田去住。迁移来的人，你们的父兄们要先来，以便记下你们住的房和田。子弟率领家的人来，要好好地收拾田的庄稼。我们不过问你们的粮。是和去住你们地方的诸申交换吃？还是各运各自的粮吃？随你们的意。谁接受札书，阴谋叛变的人，如果迁移到汗的方向来，那么以后被后发也无罪。"

○都堂在二十一下达的文书："盖州、复州属的南境地的人，从那边来到你们那里的奸细不断，大人们如果接收札

书，小人来告发，如果那样你们将身死。若还在那里住，你们不安全。去年从新境外迁移到境内作了安排，官员们安排田、房、粮没有落实，所以困苦了。今迁移你们不能那样受苦苦。现今都提前给安排给住房、耕田。带你们来，从诸申住的耀州、海州、牛庄，鞍山、穆家堡向西，给田三十万日，给你们【原档残缺】主人诸申，派往北沿辽东开境居住。你们迁移来的人，你们的父兄要赶快先来，记住你们的房和田，子弟们率领家人，好好收拾田的庄稼。我们不过问你们的粮，你们随意运来吃。谁是接受札书，阴谋叛变的人，要先转移到汗的方面来，在以后被告发也无罪。”

○有报告来，岫岩地方的人叛变。二十一派遣：“苏巴海参将率二十人，去与戍守在南境的兵会合，众兵会合去杀叛变的人。”

○二十二，萨鲁备御率兵二百，去戍守铁岭方向，弘尼牙喀游击率兵一百去戍守十方寺，伊奇纳游击代子副将率兵一百去戍守辽河渡口。

○逮扑魏秀才检举的七村的男子六十四人，佟参将、拜音达里审问，十八人回答：“我们七村的人共谋叛去的事是实。”那十八人承认逃去是实，留下了，让父母妻、子随意生活，家的阿哈可以耕田。其它的四十六人不承认逃去的事。因为那样否认，把不承认的人的妻、子、家的全部东西都带来。仅这七村的四十六人。其他人魏秀才没算入。佟参将、拜音达里询问魏秀才没有算入的人，也说：没有那样的事。这总数是一百六十四人，马十八匹、牛二十一头、驴十四头、骡二头，家畜总数五十五头

○二十三，来报告：从牛庄向娘娘官方向距六十里的红草岛，名叫刘齐屯五村的人叛变去那边，用高粱杆编成筏子

渡过辽河去了。派里善游击说："去与戍守在辽河渡口的伊奇纳副将会合，派兵乘独木船渡河，徒步去追踪。"

○都堂下达的文书："李游击，你管辖地方的娘娘宫对面的五村人，渡河叛变到那边去了。曾说过：'要把各村大人们、富人们、一宗众多可信任的人，带到你那里来住'。如果还未来住，现今赶快去带来住。"

○二十三，继里善派多洞额齐克、达尔汉额驸去娘娘宫地方，"率领一牛录拴马的各二甲去。渡过辽河去不要去追。把娘娘宫地方沿辽河的各村的子女带到海州、耀州、牛庄来住。男人们可以耕田，如果是叛乱的村的人，就要杀了。"

汗在那天下答的文书："驻在外边的游击，曾说过：'要把你们各自管辖地方为首的大人，一宗众多能信任的人带来，住在你们那里'。你们不派可信任的好人，催促带来居住，派遣佞人索取财货，把人留下，不带人来。那留下的人接受札书，他人告发，如果杀死，我们的人将减少，如果你们无意管辖，可以撤职。为何无故迟误呢？"

○都堂在二十四下达的文书："如果和通赫地方属下的塔儿峪村人阴谋叛变，那么就免送制绒来的十六户。如果不参与阴谋叛变，那么村的人都免了，仍住自己的村。这塔尔峪村的人说，自己的村从岫岩到这边五十里，说五十里是真的吗？进入你们围了的四十里之内吗？要赶快送回这消息。"

第五十六卷

天命八年（1623）六月至七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二十五，任命方吉纳为备御。

○布哈图参将、季思哈游击去替换戍守在南方的索海总兵官、图尔格总兵官。

○达尔扎副将率兵一百，去戍守辽河北的渡口。

○任命赵德牛录的雅尔古为路的大人，住在海州城，但他向住在那里的诸申、尼堪索取酒、佳肴、糠灯；不向上报盗窃仓库粮食的人，随便释放，不问是什么人，便让尼堪二人进入自己的家。听到此事，扑来审问属实，命众人记住，处死了。

○二十六，派遣扎木布鲁牛录的萨必，图莱牛录的硕色，另外的二人，这四个人，去送给戍守南境的索海总兵官、图尔格总兵官文书说："不要随便浪费岫岩地方离散了的人的存粮，给编户的人，给俘虏的人。在七月没有吃的就碾米，多作炒面。恐怕马随便吃新种的庄稼。尽可能准备米等东西使编户、俘虏出发。恐怕子女死亡，可坐车或骑驴，令多带东西。到这里以后，分俘虏时间得用六、七天，没有柴禾怎么能作饭吃呢？旧有的粮【原档残缺】。

○那天送给方吉纳的文书："方吉纳，你率领耀州、牛庄、海州三处的诸申，收割娘娘宫地方叛变的人的村的小麦，晒干藏埋好。还有煮盐的人，仍可住在各自的村。带可信任的人来，住在耀州。其他的小人还可以住。刘都司，你率

领周围的尼堪们收摘棉花。在还有没移动的人中，调查贫人，富人有多少，分为两份。离牛庄近就带至牛庄住。离耀州近就带至耀州住。要好好地安排，诸申住一方，尼堪住一方。”

○都堂在二十六下达给众千总的文书：“从前下达的告示说过：‘各地的人，要很好地详查各自管辖的人。如果去其他地方时，去的人，隐藏逃人，都以盗贼论处。如果那样，没收隐藏的户，使逃亡的人为阿哈。原来清查时，复州仅有七千男人，复州的人来告发说：‘在复州城的男人比原来的七千的数有余，达一万一千人。还接收从那边来的奸细和剃付，那地方的人全部叛去’。不信那告发的人，派大贝勒去清查，男的数比原来的多达一万一千有余。还把所有的粮全作为炒面，叛变的事是真实的，所以杀了复州的人正是如此。无论是什么地方的人，如像复州那样隐藏多余的人，也将成为同样的事例！千总，要很好地详查你管辖的人。全都写上人名计算。数【原档残缺】完了，来报一次。千总，你管辖的人若去他地，你查扑（其人），就把那隐藏的人的家产，一半给你。也把逃的人给你。如果你占取其他的人，那人的主查出，照例给你定罪。”

○石副将、王备御，你们二人率领盖州、耀州、海州三地方属下的尼堪们，收割复州属下离散的村的小麦，晒干，埋藏好。还要好好地收摘棉花。恐怕误了时节，大粮作物派公差的尼堪收割。”

○同一天，送给佟参将的文书：“佟参将，你率领你管辖的地方的周围没有离散的村的尼堪们，收割岫岩地方离散的村的小麦，晒干埋好。也要好好地摘取棉花。恐怕误了时节。大粮的作物要派公差的尼堪收割。”

○二十七，革叶赫的锡林备御职，定了常例的罪，收回

从辽东以来的赏赐。罪状是：在南方戍守地方，杀逃走的尼堪，隐藏那人的衣服。包衣阿哈告发，依法审判定罪。令告发的阿哈离主。

○任命格巴库为代子备御，去南面汤山的方向戍守的地方，没有任命那边取粮的人的额真，二人被杀，马十三匹、驴五头、骡一头被夺去。那被杀的人，被夺去的马、骡、驴，全都从格巴库收取补偿，革备御的职，收回给的赏赐，定了常例的十五两的罪。

○萨克宰牛录的扎里堪在奉集堡的战役，隐藏一人、牛一头。伊勒都察用自己的劣马换取好马。他的牛录的【原档残缺】二十两的功、扎里堪十两、伊勒察九两，豪色来削。

○二十八，任命库尔禅为备御，赏给尼堪。

○因为父的功，任命爱巴里为备御，赏给尼堪。

○大贝勒从复州回来了。复州的备御王丙告诉大贝勒的话："交给哈兴旺红马一匹、银五十两，送给王都堂了。去年十二月，为送给都堂的新年礼物，交给名叫罗生世的尼堪银一百两，去买蟒缎、东珠了。又今年四月带去银一百四十两。十二月二十一日，交给罗生世的好金十两，好妆缎一匹，我亲自率瑚石额勒僚友送去了。五月初三，在我王备御自己家的东房的北屋，亲自给罗生世银三百五十两，并说：'在沈阳、甜水站没有官员，你把这银送给王都堂，希望在那里赏赐我'。吴善送了马一匹、蟒缎衣服一件给佟驸马。赵山魁送银八十两给佟增国。金二两、银瓢一个、粗布二十匹、细布二匹、棉二、黄马一匹给李岱成。金十两、银瓢一个给了毕知赛。骡一头给佟都司。把有花纹的马一匹，银三十两给朱永成。还有永宁监的备御李殿魁重新报告："壬戌年的八月十九都堂要我李殿魁的金二十两，王游击知道。十

月初九，为都堂定价为银十两的狐狸肚皮的皮袄，王游击取去了。在十二（日）王游击要青马一匹、驴一头、白马一匹送给了都堂。十二月十五，王游击要狼皮的皮端罩一件给了都堂。王游击带去铁匠一人名叫马额勒、皮匠二人名叫张角、李培，现在都堂那里。带此文书来交给汗，审理此案，拟给王都堂定罪，撤其官职而为闲人。（原注：王都堂是哈达部的王汗的孙，英明汗的女婿。）

○二十九，石城有一人拿书信来告发，炼铁的石城参将王之登接受那边尼堪的札付。写在那札付头上的话："当上面审理这札付时，在正月送的札付，称为参将。可是任命你为参将是四月的事。这一处不实。来告诉的人说：'把那札付放入大竖柜中，与许多档子文书混在一起。金游击派人，来取登记男丁数目的档子时，王之登醉了，在取档子文书时混在一起拿出来了，才得到手'。如果真的是从那边送的札付，将隐藏在特别秘密的地方，为什么和许多档子文书一起收藏呢？这二处不实。认为告发的人是诬告。你不要担心。好好管辖地方。"写文书后，派诸申四人，尼堪二人送给王之登。

○大贝勒回来了。赶回去了娘娘官地方的人，子女距离耀州近的进入耀州，距离海州近的进入海州。派释放的男人们耕种各自的田。

○七月初二，阿敏贝勒发给的文书："方吉纳管辖下的于湾守备管辖的王宾屯的张京富、尤实钟、赵卫兴。张立屯的曹肖富、佟安罗、张克道。尼雅库瓦勒屯的齐实功、邓委魁。赵占禅屯的彭忠、蔡苏博、潘东克、张春京。穆简屯的刘忠延。何守备管辖的何关屯的何知京、何知。颗塔屯的秦卫新、曹实由、安京金、于岱成。绥占屯的张柱、刘家鲁。

张海屯的张士行、张山。石里屯的林增古、李青青、富空、连京。肖秀屯的兴额勒、肖富、阎增里、则延良。使这三十一户住在耀州。”

○“大贝勒的年守备管辖的于家屯的佟增富、佟博色、王济柱、秦山。曹官屯的梁田玉、张泰快、佟角。罗间屯的王克兵、石青良、罗青善、鲁京、于占、德珠卫、华一塔、尤风同、黄巴。使这十三户住在耀州。”

○“岳托阿哥青守备管辖的大官屯的赵久兴、曹雍、王苏明、曹由、杜世平。坤绥济屯的何家鲁、赵京陶、高里平。郭家屯的贾山奇、张忠关。留名屯的佟新昌、刘山鲁、张坤增、佟兵由。山桥湾屯的马世快、王关青。梁佟的刘秀青、曾由功。巴家和场屯的南京候、苏京忠。使这十七户住在耀州”。

○“作席、桶的秦守备管辖的秦尚关屯的程由兴、厥秀成、薄英候、何珠京、陈一延。团和屯的王冲怀、段青博。王王屯的宛恩卓、冯出桐。王明屯的李松。钱禅屯的王驰。使这十一户住在耀州”。

○“梁备御管辖的代家屯的石奈、唐秀岭、松秀钻。赵亲屯的刘由善、袁田富、袁好金。石河屯的李田明、迟珠宁、刘成功。河谷瓦勒屯的陈青左、松珠陶、苏由德、厥克档、古宁富。罗山屯的泗由法、善桥山、张房贵。红草屯的连标、张代鲁、荆忠、张达、扎额勒、赵额勒。使这二十三户住在耀州。”

○“佟都司管辖的肖济屯的年宰香佟禅功、张京博、延家知、肖朴。使这五户住在耀州”。

○“布哈图管辖的硕王屯的孙延顺、王增明、何知伊、佟增明。使这四户住在布哈图的诸申的耀州南的库隆善

屯。”

○“阿山管辖的罗变屯的刘山新、毕善、张罗润、吴英。巴家屯的何雍顺。使这四户住在耀州。”

○“安泰管辖的叟堡屯的王秦顺、吴扬凯。使这两户住在耀州北的布兰泰牛录的诸申住的赵家屯”。

○“纲阿达管辖的【原档残缺】张达功、陈者贵。沙河屯的松摇雪、王呼勒、王济玉。使这六户住在海州。”

○“扬古里额驸的沙河喀木必林屯的松山堡的布温、张流、田玉善。使这四户住在海州的李颗沙屯”。

○“东郭额驸管辖的团泰香家屯的申善端、王忠赵。塔山屯的王肖伊、王额勒、伊出善。使这五户住在牛庄。”

○“刘都司管辖的冯家屯的冯多玉、平兴凡、陈朴、刘流。使这四户在海州。”

○“方吉纳管辖下的袁守备、何守备，使这二守备管辖的十村的三十一户住在耀州。”

○“使大贝勒的连守备管辖的三村的十三户住在耀州”。

○“使岳托阿哥那的青守备管辖的七村的十七户住在耀州，使秦守备管辖的作席、桶的五村十一户住在耀州”。

○“使耀州的李章守备管辖的七村二十三户住在耀州。”

○“使佟都司管辖的一村五户住在耀州”。

○“阿克善管辖的二村四户住在耀州。”

○“使布哈图管辖的一村的四户住在布哈图诸申住的耀州的南面的格木米山屯。”

○“使纲阿达管辖的二村的六户住在海州。”

○“使扬古里额驸管辖的二村四户，住在海州北的李颗

沙屯。”

○“使阿泰管辖的一村二户住在耀州北的布兰泰牛录的诸申住的赵家屯。”

○“使东郭额驸管辖的二村的五户住在牛庄。”

○“【原档残缺】都司管辖的【原档残缺】村的四户住在海州。”

○“总计四十四村，一百二十九户。”

第五十七卷

天命八年（1623）七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初三，汗说："赏给修皇历的夏相公，一个月十口人（的份的）银三两。"

○阿敏贝勒从辽河岸带来人畜的数目：人一千三十七人、马五匹、牛四百四十头、驴二百六头、缎子的衣服三十八件、毛青布的衣服二十三件、不好的衣服三百件。

○都堂在初三下达的文书："看见在海上的刀船时，就来报告。从盖州城以南，到熊岳沿海的人的子女，都要收容在盖州城内。男人仍旧耕田。耀州、海州、牛庄沿海的人的子女，全都收容在耀州、海州、牛庄的各自管辖的城中。男人仍旧耕田。"

汗的女婿恩格德尔赶回牧群、牲畜到达后，表明他的诚实立誓说："为依赖英明汗为生来了。来了汗爱之如子。如果背叛汗父那样的爱护，上天鉴之。因为故乡的父母兄弟不睦而来，凡是想要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都得到了。如果不念汗充足地赏赐而背叛，将遭殃祸致死。若诚心竭力，那么将过着安乐太平的日子。"

○初四，蒙古的兀鲁特诸贝勒立誓说："闻英明汗的大名，察哈尔的汗不好，依赖英明汗来了。考虑及此，汗爱之如子。如果不念汗的爱护，我们蒙古的诸贝勒心怀恶意，上

天鉴之，那样的怀恶意的诸贝勒，殃祸必至。如怀念汗的爱护，诚心处世，那么天佑共享安乐太平。”

“信赖英明汗来了。英明汗爱如亲生儿子。那样爱护，如果叛背汗父，上天鉴之。因为故乡的父母兄弟不睦，弃之而来，来时想要的东西，全都给了。如果不念汗赏赐之恩，心怀恶意，殃祸致死。如果诚心竭力，将过太平的日子。”

“闻英明汗的大名，察哈尔汗不好，依赖、爱戴英明汗来了。考虑及此，汗爱之如子孙。如果不念汗爱护之恩，我们蒙古的贝勒们，谁心怀恶意逆行，那么天将鉴之，其人必遭殃祸。如果怀念汗爱护，诚心笃行，那么天佑，共享安乐日子。”

英明汗令自己的儿子们立誓说：“天佑汗合并不同的蒙古国各处的诸贝勒。念天意合并，蒙古国的诸贝勒犯各种死罪，也不处死。若不念天意合并，这里的诸贝勒谁心生恶意，天必鉴之，生恶意的诸贝勒将遭殃祸。如遵守对天的誓言，念天意合并，共议公正地友好相处，那么天佑，世世代代过安乐太平的日子。”

○同一天，汗率领众诸贝勒诸大臣，出城去用网扑鱼，设大宴，回来了。

○革抚西额驸、岱穆布总兵官，降爱塔副将职为参将，革噶海备御职，升吹尔扎尔为参将。

汗说：“在喀尔喀的诸贝勒之上没有主而随意生活，想比那更好地生活，仰慕比那更美好快乐的生活而来。兀鲁特的贝勒，认为他的蒙古国的汗不好，我们好，仰慕来了。如果那样仰慕来的诸贝勒犯什么罪，与我们的八贝勒本身同样看待，即使独了死罪，也不处死，送回故地。来的诸贝勒在这里结亲站住脚，娶我们的女儿们的人，不要怕我们的女儿们。你们从远处仰慕而来，是可怜爱的，才把女儿们嫁给你

们。岂使你们受制于女儿们？我也听到过，你们蒙古的察哈尔，喀尔喀的诸贝勒把女儿们给好的僚友、大人们而使夫受苦，国人受苦累的事。如果我们的女儿们那样使夫受苦，怨恨，你们把苦处告诉我们。如果应杀时【原档残缺】不杀。如果是恶要告诉我们，该杀则杀。如不至于死，则与她离婚，另嫁给别的女儿们。如果不把女儿们的恶告诉我们，则是你们不好。你们告诉，如果（我们）庇护我的女儿恶处，不加叱责，是我们不好。还有你们有何困苦之处，不要隐瞒，把想的事告诉我们。”

汗说：“兀鲁特的诸贝勒认为他的蒙古国的汗不好，我们好，仰慕来了。那样仰慕而来的诸贝勒无论犯什么罪，与我八贝勒本身同样看待。即使犯了死罪，也不处死，送回故地。来的诸贝勒，在这里结亲站住脚，娶我们的女儿们，不要怕我们的女儿。因为你们从远处来，是可怜爱的，才把女儿们嫁给你们。岂使你们受制于女儿们？我也听到过，你们蒙古的察哈尔、喀尔喀的诸贝勒把女儿嫁给好的僚友、大人们，使夫受苦，国人受苦累的事。如果我们的女儿们那样使夫受苦、怨恨，你们腰刀【原档残缺】杀。如果是恶要告诉我们，该杀则杀。不至于死，则与她离婚，另嫁给别的女儿们。如果不把女儿的恶告诉我们，是你们不好。你们告诉，如果我们庇护我的女儿，不加以叱责，是我们不好。还有你们有何困苦之处，不要隐瞒，告诉我们。”

○汗说：“巴拜额驸的妻格格自缢了。听说巴拜额驸的母抱怨说：‘嫁给东郭额驸的儿子格格自缢死了，曾经杀了东郭额驸儿子作为报复，如果我们也是那样怎么办呢？’能把你们同那个一样处理吗？谁不想杀我呢？我祖父生的六个贝勒子孙，数次努力要杀我，没能办到。随后各处的诸申国

人、尼堪的国人，谁不想杀我呢？会战不能取胜，疲被力尽投降了。若计较他们的恶全都杀了，我独自一人生活吗？不念旧恶，嫁给女儿，任为大臣。即收养却不报恩补偿旧恶，更怀恶意结怨于我【原档残缺】为非。东郭额驸娶我的长女为婿。又将我孙女二人嫁给他的二子，但女儿受苦，使有夫的一美女从夫那离开，给他的儿子为妾。还把随从来的二女子不还给夫，打扮起来给了他的儿子。那样给装饰的三美女，就不希罕我孙女使她受苦。因此女儿告诉叔父们、兄弟们受苦的事。诸贝勒不把那话上告给我，他们随意劝回去了。那女的夫因为那样诉说，殴打妻子用脚踢杀了。那样杀死，他们却来报告说：自缢了。众人去验尸审理时，不是自缢身死，是他们杀死，伪装自缢的。罪状就是如此。如果把你们谋求更好地生活而来的诸贝勒，同战败投降的人同样地看待，我还有什么英明呢？谁为什么把你们和他们同样地考虑呢？高山的顶峰从远处可以看见，好人的名声在背后也可以听见。喀尔喀的诸贝勒听到我好，高兴地来了。今我亲自决定恩养那样高兴来的诸贝勒。后世子孙要优加恩养，所说的正是如此。恩养你们尚未满足。”（原注：巴拜是蒙古国的贝勒，是汗的女婿。东郭是路名。所谓额驸是汗使诸申国人归顺时，把长女嫁给他称之为额驸。名叫何和里。）

○初六，汗出城，在旧辽东的南岗上，杀牛八头祭纛。返回来，在河岸，赏给有官职的诸大臣数目，给一等总兵官各十二，给三等总兵官各十，给副将各八，给参将各六，给游击各五，给备御各四，给千总各二，给守堡每二人各一；给尼堪官人副将各五，给参将各四，给游击各三，给守备各二，给千总各一。

○同一天，升泽克都里、库尼雅克塔为备御。

○初七，莽阿图去青苔峪方向视察设立边境的地方。象以前送给夸兰河的文书那样，写好送去了。

○任命武尔古岱额驸为三等游击，任命瓦尔喀费扬古代替雅希禅布库为备御，任命东阿米代替噶哈为备御，抚西额驸仍为总兵官。

○岫岩地方俘虏(人畜)数目：人六千七百、马六百八十三、牛二千七、驴九百四十一，俘虏（人畜）总计一万三百三十一。金六十六两八钱，【原档残缺】百九十两、缎子的衣服一千二百七十二、皮袄和皮端罩九十一件、豹皮二张、貂皮的暖帽二个、红毛毡三十二张、白布二百四十疋、毛青布和翠兰布的衣服五千九百二十件。

○同一天，任命单泰珠代替穆尔泰为备御，任命贝衮代替南泰为备御。

○初八，大鼻子茂海送来的报告："从布尔济阿哥带去以后，获得的东西，马五十、牛八十、驴一百五十、男子、儿童一百六十。这是八旗的总计。"

○"在大贝勒、迈塔父贝勒占领的岛有船三十艘，监视三天时间，还是那样"。

○"对着达珠瑚占据的永宁监堡一百【原稿残缺】夜间侵入，回去了。

○耀州的李英杰游击来上报了："在初六，刀船五、六十艘，对着瑚埒扣停泊，还有约百艘刀船往来海上。"

○初八，汗查档子，赏给死去的官员们的人口时，任命吉巴克达参将的弟兑勒慎为备御职，给尼堪五百。任命雅木布里参将的弟瑚什吞为游击职，给尼堪千人。没有给瑚埒的叶臣固夫的儿子什伯尼堪。汗说："这个是过错。功都是同样"。又说："给兑勒慎尼堪五百人。按照兄吉巴克达参将

职可以获赏，那获得的尼堪和赏赐，可以和兄的儿子们共同领得。如果雅木布里的弟瑚什吞能以管辖，另给尼堪五百。按游击的赏领得。雅木布里的功的尼堪五百，给其子图勒伸、伊勒慎，在赏的地方可以得父参将的赏。给叶臣固夫的儿子什伯【原档残缺】在赏的地方可按父参将的职领赏。给多弼额齐克的图勒坤参将的弟扎色尼堪五百，在赏的地方可按兄图勒坤参将职领赏。可以和兄的儿子共同领得那尼堪和赏品”。都赏给了。又说：“任命伊拉秦巴颜游击的儿子博格依为牛录额真备御，按博格依备御职领得的尼堪五百，仍旧那样，父的游击任为备御，在赏的地方，可以得二备御的赏。给瓦尔喀什的朗格游击的儿子东什鲁尼堪五百，在赏的地方按父游击职领赏，像朗格的弟朗色能以管辖，另给尼堪五百。在赏给的地方按游击职领赏。给善都海游击的弟桑阿里尼堪五百，在赏给地方按兄游击职领赏”。都赏给了。又说：“任命萨木占巴颜的游击为备御，给儿子尼堪五百，在赏给的地方按父备御职领赏。没有给王格备御、满达里备御尼堪，在赏给的地方，子弟们按备御职领赏”。说：“扎布海曾是游击，父多弼额齐克按子的功可以领赏尼堪五百和他本人的尼堪五百，没有给扎布海尼堪，他的同母兄弟可以领取备御职的赏”。

汗给自己兄弟子孙的物品，给卓礼克图额齐克四十、贝和齐额齐克、塔拜各二十。

○同一天，在复州获得的俘虏、财物，为什么随便地分呢？定罪，从阿布泰纳先出、东郭额驸、武纳格巴克什收回给的衣服各二十，罚银各五十两。从尤德赫、叶古德、茂海收回给的衣服各十，罚银二十五两。从卓礼克图额齐克、阿山、托博辉额齐克、布尔济阿哥、达珠瑚收回衣服各十五

件、罚银各三十两。收回宜尔登、拜色、劳萨、巴布泰阿哥、贝托辉、雍舜、安达尔汉、吞泰、克里、叶赫的苏巴海、泰恩珠【原档残缺】茂海、雅尔纳、【原档残缺】罚银各二十两。收回魏齐、乌拉的扬善、图黑、格布尔贝、喀襄阿、哈木古、哈宁阿、善谭、博格依、噶布拉、卓和罗、温泰、凡都里、噶哈、拜恩达里、硕色、哈克萨哈、锡汉衣服各五件，罚银各十五两。

○赏给穆哈连、阿拜、萨哈勒察额齐克各十。赏给瓦尔喀额齐克八。给吴巴海、汉岱、苏尔格依、巴布海各六。赏给诺木浑、叶木济、穆成额、锡汉、布尔海、萨哈连各七。赏给敖德、什伯图、克什图、芬图拉、温泰珠、达布都里、纳林、秦塔拉这些人各四十。赏给克出、克里、诺鄂德依、布尔海、喀拉、巴布莱、扎巴海、巴尔海、巴木布、罗硕各三。给赵德、占珠、和尼恩、哈恩瑚、苏尼、乌珠、托纽、硕托、萨木哈图、乔兰、朗乔、尧兰这十二人各四十。赏给郭辛阿阿木济、吴巴泰、拜珠瑚、拜桑古、阿山、满泰、布善这些人各四。给穆哈连的达尔布、莽古、都木都里、卓礼改、萨哈什库、托里噶、阿赛、萨哈连、尼雅汉的子迈图、翁阿岱、季思瑚、颗迈、额什图、完占、巴拉马、塔思瑚里、吴善、和尼恩、鄂博惠、吴达瑚、多罗、岱穆布、罗多里、额尔克依、达思瑚、屯布噜、托什、塔拜、阿尔善、格特依、阿尔布的子昂古、卓班、乌巴萨库、达莱、额勒德依、达哈布、阿济莱、泰恩柱、萨哈连、奈堪、宁旦、布尔山、图兰、穆哈连的子卓哈纳、哈木噶依、穆哈连的子什莱、萨必汉、塔拉木、吴兴阿、济达萨库、达噶纳、吴什旦、鲁格依、马兴阿、纳延、鲁木布、罗多里、西泗、锡夜汉、阿赛这些人各二人。

第五十八卷

天命八年（1623）七月至八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初八，朝鲜的大官告发："金姓的次官，对两国和睦相处不悦，上书教唆朝鲜王"。汗发怒，令那次官从大官那里离开，带上手铐脚镣和小人一起监禁，那次官自缢了。

○（初）十，诸贝勒送给顾三台额驸的文书："你顾三台看到送的文书说：'与石副将一起管辖盖州地方，著实可以驻守'。就要带赵游击到盖州来"。

○朗济达去海州和雅尔贵共同杀鸡吃了，（初）十，兴嘉来削二十两的功。

○赏给硕诺木台吉、伊思阿布、衮济、巴勒济、多尔泰、纳拉、古木奈、特林、额布根、纳木赛虾、莽颗、拉布什、莽古塔布囊、鄂博郭塔布囊、额塞、拜瑚、低雅秦塔布囊、纳木秦塔布囊、托多、阿勒汤郭勒、恩克塔布囊、纳木台吉、什达尔塔布囊、僧格塔布囊、千总等级各二人。

○扎鲁特魏征贝勒的儿子桑图台吉带四十男、六十【原档残缺】四女、二驼骆逃来了。

○十一，巳刻汗从东京城出发，行进时，蒙古的桑图贝勒逃来，在虎皮驿河相遇，向汗叩头渴见了。随后前进，在沙河铺住宿。

○十二，在赫济格住宿。

○十三，石副将来报告："收容海边的子女到盖州城，结束了。在耀州看见的船退走了"。留在城的诸贝勒到汗那里说："从复州、岫岩离散的地方，一、二人脱出的，编成户了，他们去何处取粮吃呢？派人把这话带回去"。所以送给答复的文书的说："复州、岫岩的编户，如在汗住的东京城的人，借给在东京周围的燕麦和大麦。在海州的人，取海州的仓粮。如果仓没有粮，给大麦和燕麦。盖州的燕麦和大麦，给在盖州的编户。那样分给完毕后，子女们在分给粮食的地方住。男人可以去各自地方取粮。去取粮要委派额真带去。不要派一、二人去"。随后前进，在抚西住宿了。

○十四，在都喀岗住宿了。

○十五，额和和罗的备御一人、萨尔浒游击一人、备御一人、尚间崖备御一人，众人共同送来了牛八头。

○同一天，传达："放牧八贝勒牛群的人毁坏田的庄稼，各鞭二十。还有八贝勒的庄的庄头，为何不拿根棒，立在田里呢？各鞭四十。知道兵的马进入田里要逮扑"。随后在托瓦贵隘口住宿。

○十六，魏和德来报告：从达珠瑚驻的盖州那里，船退走了。因此，汗送去的文书说："不让逃上山的人，取粮时，可能自己下来。因为我们派兵去监视，所以恐怕杀不下来。限在这七月，若不下来，那时就杀。我们的兵不去监视。听到不杀的消息，自己将下来"。随后前进到嘉木湖，返回在克博伦屯住宿。

○十七，到抚西住宿。

○十九，在都尔鼻方面的辽河对岸，约三十个蒙古盗贼进来了。我方人知道去追没追上，获得了弃掉的釜、蓑、肉等。那蒙古从广宁出去了。

○十八，在刘金楼子住宿。那天晚上，派乌纳哈莱去盖州筑城，连夜前往。派叶古德去闾山筑城。

○十九，在奉集堡吃早饭时，石乌里额驸的父送牛二头和狍子来了。那城备御送来了牛二头、猪一头、狍一头。过奉集堡十里地方住宿。

○二十，未刻汗入东京城。

○都堂在二十一送给盖州游击赵一霍的文书："八旗煮盐的尼堪，不参与收割庄稼、修筑城池的公差，不要带牛和人去。收煮盐的人为首大人的户，已收就算了。放回小人的妻、子，各回各自的家"。

○萨哈连阿哥隐藏诸申的男丁，不登记上册。鄂博惠、瓦尔喀额齐克的牛录的人告发，鄂博惠、瓦尔喀额齐克制止。所以定罪，降鄂博惠游击职为备御，定二十两的罪。革瓦尔喀额齐克备御职。告发人正确，给了大贝勒。

○都堂在二十一下达的文书："石城地方名叫王景隆的人带书信来告发：'石城的参将王之登接受毛文龙的札付。'都堂审理，上告八王，八王详细审理，认为是不真实的。在我们的国内，如果告发：勒索财物，榨取民人的罪，叛逃的罪，即使不实也不曾定告发人的罪。王之登对尼堪皇帝不好，对诸申汗效忠尽力，敌国尼堪不悦，才送这诬告的札付加以陷害。王景隆你为什么诬陷呢？上面的诸王是连在盗贼的心中手指动一动全都知道的人。能被你诬言所欺吗？接受敌方的人的指使而诬告，所以给王景隆定罪。王参将、金游击把王景隆的父、二兄、近支的兄弟的户，全都送到这里。送的户的粮，王参将要委托人收拾。远支兄弟的人仍可以住。"

"汗的决定，下达给诸申，以汗的文书下达。下达给汉

人，以八贝勒的文书下达。停止都堂下达文书”。

○赏给巴达纳的物品。“金二两、银五十两、蟒缎一匹、羽扇一把、缎子三匹、毛青布五十匹、狐皮的皮端罩一件、用诸申的貂皮镶边的皮袄一件、插弓箭的撒袋一个、甲胄铠袖一对、鞍辔一具、柜四个、立柜一个、碗、碟子各种器皿要全都给。给诸申的男女三对，尼堪的男女三对”。

○二十二，送给石副将、李游击的文书：“你们要派去盖州筑城的三千一百七十七男丁、一千三十二头牛，收割复州的庄稼。停止修筑盖州的城”。

○二十三，汗看从前称为永乐帝诰命的敕书说：“这敕书的话全是善言。依赖他人的手，蒙他人之恩过日子，还能做邪恶悖逆的事吗？汗任用收养，不恭敬汗，妄加轻视，那将身亡，衰败。要取这文书收藏起来。与这善言同样”。在那称为诰命的敕书上写的话：“奉天承运的皇帝说，我想帝王治国，是使天下一家；整顿大兵，是安定国民。不分远近，都任用大臣管辖。林布尔汗你住在边境地方，遵从大道，知天时，明事理，因为你的远见，才从众人中突显出来。我获悉你的忠义而喜，为什么不加赏赐呢？从前曾任命你为毛怜卫指挥使衙门的指挥佥事，今特意追加授与你怀远将军名号，为世袭该卫指挥同知。你若更加固守大道，敬谨勤勉，统辖你管下的军民，看守边境，安定地方，狩猎放牧，繁殖愿意要的所有的东西。始终不干坏事，天将眷顾，你的子孙世世享福，永远尊贵地生活，不要忽视我这道义”。

○二十三，汗加恩，赐给朝鲜官员南瓜一个，和各种果子。

○二十三，在海州、牛庄筑城，李山、满都莱、乌纳哈

莱、叟肯、叶古德、察哈拉、拜出喀去了。

汗在同一天下达的文书："听说去戍守的人掠夺侵扰。还有往来国内的人，掠夺尼堪的财物粮食。为何不详细调查各自的牛录的人呢？为何放任出去掠夺呢？牛录额真、二代子、四千总，要把在这里住的人的名，全部写上，朝夕查究。守堡要把在路住的人名，全部写上，朝夕查究。你们不详查放任，犯罪被他人告发，将给你们备御、千总、守堡定罪"。任命额德依、雅尔布为备御职。

汗在二十五到八角衙门，杀牛四头，设酒宴，演了各种顽艺。随后回来，坐在家的衙门里，告诫诸贝勒说："你们的弓的折身而立不好，弓弭直硬不好。作弓要软而长，如果射箭，身体不劳苦。人身都是一样，疲劳后不能拉那样的弓"。

○二十六，巴浑【原档残缺】带一匹马来向汗叩头，没有收骆驼和马，返回了。

○二十六，众人在各牛录宴会时，发给的文书："汗说，我们是小国，因为公正，天佑兴旺。承天眷顾，我国人衣食丰足。酱、盐调味食品准备齐全，饲养猪、鸡、鸭、鹅，以供食用。诸贝勒要索取你们饲养的牲畜吗？为什么破坏天佑的公正之道，开始偷盗呢？作盗贼的人，在心里想：'如果不被逮扑，就是我的造化，即使被扑，仅是我本身的事'。能不偷盗吗？今后如果男人为盗，要女人脚踩赤红的炭，头顶灼热的铁锅处以死刑。如果畏刑，就要很好地规劝各自的夫。不听规劝，就要告发。男人偷盗的财物粮食，女人不要谁要。雍舜为盗，杀了雍舜的妻【原档残缺】"

○八月二十，汗向诸贝勒说："你们都有过错。身体贵重，国的公事多，要晚睡早起。夜长要早起处理国事"。

○二十一，诸贝勒上书。大贝勒上书说："最初父汗指出我的过错，我不听从，犯了罪。父汗和众弟仍还以礼恩养，我若不深切地恩念这种爱护，对我的过失，仅在口头上伪言追悔；'确是我不对'；在心中仍以为自己正确，天还宽恕吗？不忘记我自己的过失。每想起我的过错，后悔不已。今后要尽弃其恶，勉行其善。如果再有过失，我本身将遭殃祸"。

○莽古尔泰上书："我非常无能，我没有邪恶暴乱的罪过。回答东珠的罪，听到了同众人听的一样，听到后没有向汗报告，确是过错。还有什么过错，父若指示，（我）将省悟。今后要竭诚遵从父汗的大道，勤勉努力为生"。

○四贝勒上书："由于我的过错，而在父那里犯了错误，若是引退，可能被认为：'既使有过错，你为什么要引退呢？'在各种议论中，人们可能又想：'你为什么不引退呢？'由于我的过错，在我心中想不通这两种出路那一种好呢？我想父汗指示正确的出路。指出了邪恶，我心中愤愤不平，把自己的非以为是，有这样顽固的思想的道理吗？"汗看这三贝勒上的书说："昔人有言：'公平正直，就象糜子的麻蝇那样也不可怕'。不为自己，为国事，为他人而勤勉工作，天必嘉许，父我喜悦，国民爱戴说：'没有这个时，我们将怎么生活呢？'不为国事着想，只思虑自己的生活和所得（财物），天必谴责，父也憎恨，国民也不爱戴。你们即使获得衣食送来，我也不喜。你们正心诚意，思虑国事为生时，父我喜悦。擦东珠，将发光。善人得罪，将正心知非，而公正为生，不能好还能怎样呢？"

第五十九卷

天命八年（1623）九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博博图为逃人的事，去扎鲁特的内齐贝勒那里，初四回来了。那逃人去科尔沁方向。博博图带去的布百疋，收羊三十只带回来了。

○初五，乌西泰上书："抚西战争，在各处披绵甲，负伤八处。在来辽东那年，任命为备御职。至今无职，去管理田粮的工作，已经三年。我尽可能去做委任的工作，旗的诸贝勒都知道"。上报给汗，任命为备御职。

汗为处理外面的诸贝勒的牛录，把四贝勒的东郭额驸的四牛录给大贝勒。汗的旗的索海、宜苏二牛录给四贝勒。汗把大贝勒的赵德、敖德二牛录带到自己处。大贝勒的昂阿拉阿哥的牛录、苏完的乌莱牛录二牛录给莽古尔泰贝勒。

○五月是正兰旗的贝勒当值的月，贝勒去监督修筑边境，初六回来了。从初六接办所有的工作。

○初七，下达的文书："牲畜进入田中，看见就要扑捉；捕获的人，不要剥取衣服，要带到村的章京那里去查看。马、牛、骡、驴等每一牲畜各取银一两。"

○初七，送给额克星额的文书说："在硬河路前进，搜索从那边来的人的踪迹。发现踪迹后，派出精兵在外隐蔽。在那踪迹前派十人，稍后派二十人，随后众人编队巧妙在去接近。唯恐远离队伍，受到损害。要很好地搜索扑杀，由通

远堡的道，在凤凰城出来。于十三（日）到新城。”

○送给武讷格、达珠瑚的指示：“你们在岫岩路前进，搜索从那边来的人的踪迹。发现踪迹后，派出精兵在外隐蔽。在那踪迹前派十人，稍后再派二十人，随后众人编队巧妙去接近。唯恐远离队伍，受到损害。要很好地搜索扑杀，由大山的那一面，在复州路出来。于十三（日）到大山的那一面。”

○送给茂巴里的指示：“你在凤凰路前进，搜索从那边来的人的踪迹。发现后踪迹，派出精兵在外隐蔽。在那踪迹前派十人，稍后派二十人，随后众人编队巧妙地去接近。唯恐远离队伍，受到损害。要很好地搜索扑杀，在岫岩路出来。于十三（日）到凤凰城。”

○那天，诸贝勒集合，派库尔禅、图萨、爱巴里、希福请示汗。任命扈实木代子游击为备御职，并给尼堪。任命儿子硕占代替舒穆鲁为备御。任命他叔父叶什代替什伯。任命和托的子叶克代替父为备御。任命布延图代替雅纳为备御。

○格木布鲁率领五十人去找做水银的儿子们。尼堪三百人从河的对岸渡到这边的岸，二百人留在那里，一百五十人来侦察消息，被格木布鲁发现，杀了十五人，扑获率领前来的百总一人，带回来了。审问时，供称：“毛文龙在铁山，在江沿有警戒的兵。朝鲜三城叛变，全都杀了。”

○诸贝勒说：“出售东京、海州、耀州、盖州的仓粮，卖给在外面的诸路没有粮的地方的尼堪，大升一升收银一两。恐怕耽误收割庄稼，在去买粮期间，有粮的人先供给，买来了粮可以偿还。诸申、尼堪有粮的官员，要卖给各自地方没有粮的尼堪们。”

○初九，在筑城地方，监督的诸贝勒，德格类阿哥、宰

桑古阿哥、济尔哈朗阿哥、岳托阿哥。

○诸贝勒说："我们的国人，对于丧礼悲痛过度。诸贝勒、诸大臣有病死去，不要告诉汗。不先告诉诸贝勒，而去告诉汗时定罪。汗不是一、二人的父，是全国人的父。在汗那里有什么事不管，思虑所有国人的营生之道，一点闲暇时间都没有。生死是天定的。亲戚全都合住在一城，谁死了都悲痛，身体能受得了吗？为什么报告那死的消息呢？在病死时，诸贝勒、诸大臣如果不劝阻汗不去，那时诸贝勒、诸大臣有罪。对父汗报告喜讯，不要报告悲痛的消息。国的长幼的人死时，要停止过度地悲痛。这话不仅是诸贝勒说的话。那时汗过度悲痛，汗苦闷，令诸贝勒说的。今后过度悲痛有罪。为死的人悲痛，你自己能永生吗？"

○十一，升尼堪千总为备御，那人上书说："英俄尔岱牛录的千总曾关遥，我追击从红嘴逃去的二百人，全部扑获，带回来了。和勒知道其事。又扑杀毛文龙的奸细，也杀了隐藏奸细的人。还告发隐藏发给尼堪皇帝的兵的银九百两的人，杀了。在杀了的人的家中有银九百两、牛四头、马二匹、骡三头、缎子的衣服一百八十七件、毛青布、翠兰布三十疋、粮十三斛。认为告发的善千总好，给银一百两，牛二头、骡一头、貉皮的皮端罩一件。"因此上书，升为备御。多尔济阿哥、阿什达尔汉把这事上报给汗。

○正白旗的朗完彻上书说："我朗完彻从广宁率兄弟的男子二十人，在高平城迎接，汗欣赏其事，任为备御，在今年七月革了职。今汗爱护，把我兄弟的男子二十人合于我吗？"因上书，给男丁十人，免那十人贡赋。同样多济阿哥、阿什达尔汉把这事上报给汗。

○令李维龙和布兰珠合住，李维龙逃走，布兰珠一点没

察觉。汗说："布兰珠，使李维龙和你合住，是为了禁其逃叛，察其善恶。带走那些在家的子女们，各种东西，你为什么没察觉呢？那样没有察觉，你就同女人一样。没有查出逃叛的人，还能管辖牛录，执行禁令吗？"撤消管辖牛录的事，按规定的常例定罪，如同女人一样，穿女的连裙短袍，在衙门坐三天。

○送给边境堡的文书说："诸贝勒说，喀尔喀的使者来做生意，要停止在境外。如果有我们的使者，我们的使者可以来报告。如果没有我们的使者，你们边境的人要来报告。"

○十二，升告发尼堪游击李维龙逃走的郝士钧为备御。

○十二，汗的妹小福晋死了，二女从死。汗因妹死，去那里时，诸贝勒劝阻，汗说："是和我同父母生的唯一的妹妹"。说后去了，大哭。诸贝勒说："来会见一次面后，现今还不回家吗？"不听劝阻，诸贝勒又劝说："否则去八角殿坐。"在(八角)殿坐，到申刻送殡后，才回家了。汗的妹夫是哲陈路的大人。最早归汗共同行动，把妹嫁给他，生育三子。到中年后，说夫不好，想要离婚，汗念最初的交情，没有准许离婚。夫在妻死前约十五年就别居，即使夫迁延待死，妻也不去会面。作为兄的汗，多次对妹发怒，对妹夫仍然爱护。

○十三，去科尔沁蒙古的使者图鲁什回来了。图鲁什报告【原档残缺】

○十四，汗率众诸贝勒、福晋们、蒙古的诸贝勒，去山狩猎，从东京城出发了。出发的日子，在距虎皮驿城南方十里地方，大道的东面山上住宿。第二天早，去扎鲁特的使者阿拉寨回来，报告消息："内齐贝勒看到我们的文书说：

'这话是完全正确的。察哈尔、喀尔喀和好。如果我们科尔沁的三国违背这话，另有别的念头，那人是错误的，无论什么话，汗可随意（说）。'"和那使者一起(来）的桑图的弟桑古理，骆驼一头、马一匹【原档残缺】

○【原档残缺】桑噶尔寨纳克出跪下叩头，行抱见礼。谒见汗后，大贝勒、阿敏贝勒、莽古尔泰贝勒、四贝勒依次抱见。带来的女儿在远处跪下叩头谒见了。那晚杀牛四头，设宴时，让桑噶尔寨纳克出近坐在汗的左侧。

○十六，在抚西的和济格的转湾处住宿。那天，扎鲁特的劳萨贝勒的女儿给大贝勒的子瓦克达阿哥为妻，送来，到了十方寺。接到报告，瓦克达阿哥率一旗的各二摆牙喇，在十六去十方寺方向迎接。

○十七，在都喀岗住宿。

○十八，在嘉木湖隘口住宿。那天恩格德尔额驸、莽古勒岱从游牧地方来谒见汗，杀带来的牛，为汗设宴。那天在额尔敏打猎，去打猎的阿敏贝勒的十人被杀了，前来报告了。

○十九，在嘉木湖隘口休息的日子，瓦克达阿哥的妻到了，叩头谒见汗和福晋。

○二十，返回，在都喀岗的边上住宿。

○武纳格巴克什从去的地方来报："三千人兵侵入金州城，【原档残缺】"。

○二十一，在抚西南面的塔山下住宿。那天在南边戍守的色纽克、吴拜、托克推三人送的文书说："在十六(日)，尼堪盗贼一百人侵入名叫马托里的村，夺去诸申马一匹。色纽克、吴拜、托克推三人，在十七日日落后追去，连夜追到五十里一个不合适的地方，正要围攻时，在甜水站驻的苏赛

参将率五十人赶到，分四队前进破敌。杀了率领前来的主，获得马匹，还扑杀了六人。还有许多地方来报告，因为不是合适的地方，没有能派去逮扑。在青苔峪岭这边，夜间去断道时，与从另一方进来的盗贼二十人，马一匹相遇杀了。在这里有弓三把，枪十七枝”。

○二十一，去新城，缓河方向掠夺的额克星额副将上书说：“在碱场杀了从那边来的敌兵的游击一人、千总一人，共三十三人。还在一堵墙杀千总一人，共四十人。在孤山杀千总一人，共四十三人。在新城杀千总一人，共四十四人。在夹山杀千总一人，共十一人。在汤山杀十五人。共杀一百零六人。听说在江的这岸种了地，去察看，没有象从前那样住的兵，仅有少许耕种这边岸的土地。审问获得的尼堪，供称：‘游击三人领兵袭击在朝鲜近处住的瓦尔喀。四月初八去朝鲜境内。’”根据那里的报告，派出阿奈、纳塔噶、钟郭堆、克福和从仆四人，共八人，去辉发、纳丹佛咚、拉发、赫席赫，说：“你们去仅将辉发、纳丹佛咚的驻兵带到那边。步兵可以留下，好好地统管警戒。将拉发的骑兵和步兵，全带到那边的赫席赫。赫席赫的子女们全都送到拉发。假设（敌）兵来，设伏兵用箭射倒。开头不用刀和枪。”那去的（敌）兵沿鸭绿江向上游，越过尚间山的东边来袭击辉发，驻在辉发的兵的诸大臣，追逐三天，一人也没能逃出去，全都杀。瓦克达阿哥娶妻，举行婚礼宴会。

○二十二，在抚西的赫济格西住宿。

○二十三，在沈阳东的赫济格的山岗住宿。那天派济尔哈朗阿哥、布尔济副将率每一旗摆牙喇各十人去平虏堡带恩格德尔额驸的妻格格时说：“额驸们因为牲畜之故【原档残缺】按他们的意见办。我们不必说什么。就说格格不要推

辞，一定来。我在沙河舖等待。恐怕认为我是懵懂的，额驸的样子是认识的。”因此命带格格，就带来了。

○二十四的早晨，巴都瑚副将去报告：“兀鲁特的奇卜塔尔台吉，射杀了我们嫁给的昂阿拉阿哥的女儿格格。因为那样杀了，所以逮扑他，问：‘你有什么怨恨的事呢？’奇卜塔尔答：‘没有怨恨的事。因为我已注定要死，所以产生（杀人之念）’。他的兀鲁特的诸贝勒说：‘杀了汗的亲戚，带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想要凌迟’。我们的诸贝勒说：‘凌迟从别处来的诸贝勒，名声不好。’委托他们用绳绞死了。”（原注：奇卜塔尔发酒风射的。那女儿是汗的一宗近支的孙女。）

○二十五，在巳刻汗进东京城。前后共走了十二天，其中七天用网捕鱼，每日设宴。

○二十七，诸贝勒说：“蒙古人来卖大骟牛定价二十两，白肚的牛十五两，三岁的牛十两，二岁的牛五两，大羊四两，下等的羊三两。还定价倭缎一度二两，毛青布一疋二两，毛毡一度一两，大羊皮三钱，麦穗子羊皮二钱，小羊皮一钱。违背定价，多给钱不能私收。如果私收多给的钱，全部收回给的钱，定罪。首先一次诸申、蒙古人、尼堪的官员们的备御尽取，随后计千总尽取，以后众人收取。先取的人，在等级前又取，定罪。

○那天赏给桑噶尔寨纳克出好的有雕刻的鞍辔一具，插有弓矢的好的撒袋，带有胄和铠袖，有雕刻的明叶甲一付，普通的甲有胄、铠袖的一付，有胄无铠袖的一付，蟒缎的无扇肩朝衣一件，用貂皮镶边皮袄一件，带有金佛头的凉帽一顶，有雕刻的腰带一条，蟒缎一疋，倭缎一疋，补子样的缎子一疋，金丝一疋，毛青布、翠兰布四十疋，五十两银的酒海一个。

○赏给第一等，扎喀虾的妻、乌库金妈妈、这两女人缎子的捏折女朝衣、带补子的捏折女朝褂。赏给第二等颗布硕尼的妻、扎喀虾的妻，这二女人翠兰布的捏折女朝衣、毛青布的捏折女朝褂并带有龙纹的领。赏给随从桑噶尔寨纳克出来的僚友，第一等的颗布硕尼、扎喀虾这二人缎子的朝衣。赏给第二等的孟格图、布当、青泰、珠恩、纳哈出莱、布勒图、布贵、乌噶尔、豪拜、布尔桑古、济达这十一人翠兰布的朝衣。赏给第三等的托辉、巴达里、巴拜、海色、努塔、达尔达、乌尔扎、伊珠这八人布朝衣。赏给朝台吉蟒缎的无扇肩朝衣一件、猞猁狲的皮端罩一件、甲一付、五十两的银酒海一个、插放有弓有雕刻的撒袋、有雕刻的腰带一条。汗白给的东西，蟒缎一疋，各种翠兰布十疋。赏给随从的僚友，第一等的乌巴什、卓隆郭这二人缎子的朝衣。赏给第二等的鄂博郭、塔木托克、赛恩图、苏棱额、海色、雅苏泰、什拉库济、巴雅木布古、达里、哈拉库济、伊特格勒虾、雅苏克依这十二人翠兰布的朝衣。赏给第三等的扎珠瑚、莽格依、布尔海、珠尔噶泰、额勒博格依、绰岱、托岱这七人布朝衣。赏给随从的女，第一等的乌巴山察缎子的捏折女朝衣、有补子的捏折女朝褂。赏给第二等的养女子的母乌巴山察翠兰布的捏折女朝衣，毛青布的捏折女朝褂并有龙纹的领。

第六十卷

天命九年（1624）正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甲子年，新年的早晨卯刻，汗去堂子叩头，随后回家向神祇叩头。在辰刻出坐八角殿后，大贝勒先叩头，以后恩格德尔额驸率蒙古众贝勒叩头。第三阿敏贝勒，第四莽古尔泰贝勒，第五四贝勒，第六阿济格阿哥，第七多铎阿哥，第八阿巴泰阿哥，第九岳托阿哥、硕托，第十抚西额驸、石乌里额驸率朝鲜的官员，尼堪的官员们叩头了。第十一武讷格巴克什率八旗的众蒙古人叩头。叩头结束时，汗入座饮茶。随后在巳刻出席宴会。未刻在八角殿散了。

○那天，诸贝勒下达的文书："李旗鼓，把你管辖的大黑山村的子女全都带来。恐怕粮食被盗，留下男子看守粮食。在虎皮驿处给房屋、田地，要迁移到那里。"（原注：接到告状说，大黑山的人多买马，要叛逃的原故。）

初二晚上戌刻，汗率诸贝勒出去，坐在城墙西的怀远门上，放爆竹、花筒。放完以后，在亥刻回去。（原注：爆竹、花筒原来在十五、十六（日）放，因各处的蒙古诸贝勒来，看后可以回去，那样特意放了。）

○初三下达的文书："汗说，诸申、尼堪的当铺全都停止。如果典当给银，邪恶的人将偷盗他人的衣服，典当银钱逃走。当铺的主人，你太贪婪。另外用银放债也要完全停

止。放债的人，在正月（初）十以内全部收完。如果不还给要告发逮扑。如果过十（日），别的知道的人去取。还有卖马、牛、骡、驴、羊、山羊、鹅、鸭、鸡的人，要卖各自养的东西。想要获利而买他人的东西去卖，知道的人要逮扑卖的人，并来上告。逮扑的人收取那卖的东西。所有卖的人的牲畜以两计算，每一两要税一钱。二份征税的人收，一份牛录的额真、代子、章京收。尼堪的税一份所管的备御、尼堪的千总收。蒙古人带来的牲畜，蒙古人可以卖。住宿家的主不能转卖。税的二份征税人收。一份住宿家的主收”。为什么下达这个命令呢？因偷盗在街上的牲畜来卖，国内盗贼兴起之故而下达。这税征收的重，以后从淑勒汗坐（汗）的年减税，每一两为三分。

○甲子年正月初三，对恩格德尔额驸立的誓言：“天爱恩格德尔而为我子，弃生父而以我为父，弃兄弟而把其妻的兄和妹夫作为兄弟，弃故土，到这里来住。想到此事，如果不加爱养，天将以我为非，应遭殃祸。如果天作之合的女婿，爱养如子，天佑恩养的人，来归的人都长寿安乐太平地生活。甲子年正月初三立誓。大贝勒、阿敏贝勒、莽古尔泰贝勒、四贝勒、阿巴泰台吉、德格类台吉、宰桑古台吉、济尔哈朗台吉、阿济格台吉、多铎台吉、岳托台吉、硕托台吉、萨哈连台吉。”

○恩格德尔额驸立的誓言：“汗父爱养我恩格德尔时，如果弃养父汗回蒙古地方去，如果不思虑汗父与蒙古国友好的地方就友好，交恶的地方就交恶。思念蒙古地方的兄弟，怀有二心，那么天将以我恩格德尔为非，应遭殃祸。如果在来归的地方，一心一意地生活，那么天佑子孙万代，可以蒙父汗之恩，而丰衣足食安乐太平地生活。”

○给额驸和格格带去的文书说："如果恩格德尔有罪，只是争位时才可能有罪，仅只此罪。即使他有过失，也不定任何罪，不能给从别的地方来的女婿定罪。如果在蒙古地方额驸对格格是父，如果来这里格格对额驸是母。格格依靠娘家，若使额驸受苦，可能受苦。额驸有什么使格格受苦呢？格格如果不使额驸的心安闲，使其受苦，将以额驸为是。仅给额驸，即使格格死也不给格格。"

○答应赏给额驸和格格的物品，各七男丁的诸申庄二个，尼堪庄二个，在额驸和格格手下使唤的诸申男丁五人，女五人。在那以下砍柴的男丁，汲水的女五对，总计男女四十对，男孩、女孩不算入数内。给额驸管理勅书的尼堪同巴拜额驸、古尔布什额驸一样。给额驸诸子同达莱、拉普什喜一样。

○那天，下达给赫彻穆、英额的文书说："汗说，驻在赫彻穆、英额的兵，恐怕你们被村的尼堪欧打，不管白天黑夜要很好的警戒，不要和村的尼堪在一起。"

○初四，为大贝勒、多铎阿哥、塔拜阿哥分得的男丁份数，以前在广宁汤古岱阿哥、茂巴里虾请示汗时，说过可以得分的男丁份数。请示塔拜阿哥还没有分得时，给了备御职。诺延得病，任命他的儿子什特库为备御。是图萨、延珠、祁充格请示的。

○初五，送给去计量粮的诸大臣的文书："汗说，在英额、赫彻穆、穆奇、马尔敦、扎库穆、抚西、铁岭路的五牛录中去的额真，不要使五牛录的人离开你本身。要全面调查五牛录的尼堪们。每一口有诸申升六、七升的人，还可以那样居住。对每一口有五升的人，去的人要考虑有牲畜吗？能生活吗？如果足够还可以居住。如果考虑不足，那么就要

算入没有粮的人的数中。要写没有粮的男人数、人口数并上报汗。听汗的指示。

○送给去盖州以西，威宁营以东的诸大臣的文书："汗说，在五牛录中去的额真，不要使五牛录的人离开你本身。要全面调查五牛录的尼堪。每一口有诸申升六、七升的人，派（这）户出发，给田地、房屋。对每一口有五升的人，去的人要考虑有家畜吗？能生活吗？如果足够，就算入有粮的人的数中，派这户去。如果考虑不足就算入没有粮的人的数中，将没有粮的人都要收扑，将男人的数、人口数全写好上报汗。听汗的指示。尼堪的粮全称量，全部写上斛数。去的大臣带来，派诸申看守粮食。如一斛粮被弄走，去的大臣有罪。零碎的棉袍不要剥取。不要让马吃粮，在盖州留下看守种棉的尼堪三千二百人。在析木城、金塔寺、甜水站、威宁营的城的周围十里、十五里有粮的人都进城留住。"

○初六，大贝勒、阿敏贝勒、莽古尔泰贝勒、四贝勒、阿巴泰台吉、岳托台吉、阿济格台吉、宰桑古台吉、济尔哈朗台吉、多铎台吉率每一牛录各十甲和恩格德尔额驸一起，去带额驸编户的人。额驸和囊努克一起去了，留下了门都达哈。去时，送给恩格德尔额驸的父达尔汉巴图鲁贝勒的文书说："你的儿子恩格德尔如同织十回那样而不断地往来，把心爱的公主嫁给了。嫁给以后，说想带回蒙古地方，就遣回了。格格去了，对父我说：'在那里遣送我去时，说过要不断地与父往来相会。因为从莽果尔逃走的原故，莽果尔代、囊努克败走二天二夜，而把我带至内地。如果真是敌人，是不会使我和父与兄弟相会 的'。还有格格和台吉商量说，住惯热炕的人，住不惯冷地，想要带编户去，才同意去了。正是这样和妻的兄弟、妹的丈夫等一起带编户去。亲戚的达尔汉

巴图鲁，你不要怕。还有打你们坏主意的道理吗？”（原注：莽果尔是恩格德尔的弟，逃到英明汗那来了。莽果尔代也是恩格德尔的弟，囊努克是恩格德尔的儿子。）

○那天，送到费阿拉的文书：“汗说，把去费阿拉的兵全都带回，英额的一百兵中，五十人驻在肖完潭，另五十人驻在兆嘉。温德狠河的步兵六十人，驻在赫彻穆。不要和尼堪一起住，要住在别的合适的地方。如果有何消息，可以去那里报告。侦察时，要向南面的山的方向侦察。”

○初七，摆桌二十张，杀牛一头、羊一只，为送行科尔沁的代青台吉、扎鲁特的内齐汗的儿子色楞台吉的礼，令到汗的屋内，代青在汗的右边床坐下，色楞在左边床坐下。设宴。

○初八，在辽河的岸，蒙古二人从那边作盗贼来了，看见高游击属下的台的尼堪二人，从马上下来扑捉一尼堪，在剥取衣服时，名叫吴罗汗的另一尼堪，骑蒙古人的马来报告给汗了，将骑来的马给那尼堪，并赏银十两。

○那天，巴达游击率每一旗的摆牙喇各十人，随诸贝勒去蒙古地方的踪迹去哨探了。

○正黄旗的尼堪备御陈完卫去复州收打公粮，盗走了二十二车粮。率领去的额真李济肖参将听到此事，用木板打三十下屁股释放了。汗说到此事，说：“盗汗的公粮是大罪，你为什么随便地打三十下屁股就释放了呢？”定李济肖的罪，又命重新扑逮，随后逮扑了。审判陈完卫时，报告他父为守堡驻在汤山，被毛文龙带去杀了的功，上报汗，汗说：“由于父的，功给陈完卫备御。在敕书上写有世代承袭的功。盗粮属实。如果没有偷盗，李济肖打屁股，你为何不来告状呢？因为父之功免了盗粮的罪”。免了。和陈完卫一起盗粮

的王屏杰千总应该杀，因兄王石杰逮扑奸细送来的功，免死。

○正兰旗的尼堪游击高明和，在汗的城内逮扑奸细一人，送来了。报告汗时，（汗）说："以后如果（奸细）罪恶暴露出来，就算（你的）功，登记在案。"

○蒙古的宰赛贝勒的名叫【原档残缺】的人，带人二十八口、牛二头、车二辆，逃入十方寺来了。

○初九，把每一牛录各五个人加派到去称量粮的人中去。送给那人的文书："汗说，照以前送去的文书那样处理。不分昼夜赶快处理，结束时来报告消息。要谨慎行走"。

○那天，"汗说，在东京城住的各牛录的五十甲，要从铁匠和银匠的马开始，带马来拴在这里"。

○连山关的尼堪男四十人、女二十人，带马十八匹、牛五头、骡四头、驴二头叛逃。多弼额齐克的牛录的哦和德代子逮扑了那伙人，派二人来报告了。

○（初）十，为增援去戍守的兵，东郭额驸去海州驻，达珠瑚去耀州驻，茂巴里去牛庄驻。他们去时，汗指示说："要严密注意，对高平和右屯卫的方向，要严密监视灯笼。从那边发现少量的兵，就要使步兵埋伏在这里。骑兵全带回来，在步兵那【原档残缺】到后要反击。兵多【原档残缺】不要出。住在哨所的人宿营【原档残缺】修建掩蔽物体，在内部点灯住下。不要露出灯火【原档残缺】"。

○达尔汉虾最初是路的闲人之子，在幼时汗带来收养为子。善言谈，计谋多，任命为五大臣等级中的高贵大臣，晚年变心，悖逆降职，降职后不久死了。年四十八岁。

○十一，在恩格德尔额驸的妻格格处摆三十桌，杀牛一

头，羊一只。汗、大福晋去格格家设宴。汗那样亲自去慰劳设宴，是想到格格去别国忍耐痛苦回来了，死里复生，被敌夺去，又回来的原故。那样汗亲自去慰劳设宴了。

○为考核官员而看写官员们姓名的绿头牌时，阿布泰纳克出拿达尔汉虾的文书请示："那小旗、伞移给儿子浑塔，这文书怎么办？"汗说："不能说虾阿哥有功，他毁弃自己的功。关于零碎的过错的地方，还说什么呢？象从小弟们要贡赋那样，强行索取财货的事是大非。还有去十三山，听到有蒙古人的消息，就弃之而归的事，是不把国事承担在身，认为对我有何关系呢！众诸贝勒弟不稀罕，但父我一度收养，就将不断爱护。"革一等总兵官，给儿子浑塔一等付将的职。

第六十一卷

天命九年（1624）正月至六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十一，从巳刻开始下雪。十二（日）午刻晴了。雪有一扎或一虎口。

○米赛、孟格图、博格依、岱珠瑚在十二(日)来报告消息："去带恩格尔德额驸编户的大贝勒、阿敏贝勒、莽古尔泰贝勒、四贝勒、阿巴泰台吉、德格类台吉、阿济格台吉、宰桑古台吉、济尔哈朗台吉、多铎台吉、岳托台吉，初九在恩格德尔额驸的住地过夜。（初）十令编户出发了。额驸的弟莽果尔代台吉一起来。巴浑、拜哈勒连夜在先派的巴拜那里听到消息，去那边了。额驸的儿子小囊努克去他的祖父达尔汉巴图鲁那里。"

○十二，"汗说，去量粮的诸大臣，你们量一村的粮时，就派人去另一村，将现有的粮食从窖里取出存放。若使取出的粮按取出的顺序量，将容易完结。若不豫先派人把粮从窖里取出来，到后再取出量，那么何时才能完结呢？先问有无粮，说有粮就立刻取出，不要逮扑。不取出来报告的坏人，要和没有粮的人一起逮扑。要不分昼夜地赶快结束。"

○同一天，"汗说，去古城、都尔鼻割草的人全都送回来。随行的兵，等候土河的人，割草结束后，随后跟来，驻在各自的地方。"那天，"汗说，去达岱塔、十方寺割草地方的人，要全都归还。兵要还驻各自的地方。"那天，"汗说，巴达图黑，和你们一起住的八十人建造住处，在那里面点灯火，住处的入口面向这里建造。和诸贝勒一起回来"。

○十二，“如果种棉的人，看护果子的人不足，那也可以。没有粮的人，照先送的文书那样办。粮多的人，登记收取。粮多的人如果说要养活亲戚，可相应地给粮。把有粮的人子女送到内地来，仅男子可以运粮。去的兵要驻下看守，恐怕粮被弄走。对没有粮的人说：‘带你们去，分给有粮的人养活。’全都捆绑起来，等待从这里送去的消息”。

○十三，“汗说，要把没有粮的人视为仇敌。他们是我们什么僚友呢？尼喀里、岱恩珠、布兰泰，你们寄信说，在盖州种棉花，养果树的男子不足三千二百人。你们为何仅说管内的呢？从盖州到这边，从析木城到那边，现在有粮的男子总共哪能没有三千二百人的道理呢？种棉花、看果树的人，到盖州来。”

○镶兰旗的尼堪备御英亭鲁送来了光棍汉四人，图尔格、托莱、霸奇兰报告给汗时，汗说：“以后如果（光棍汉）罪恶暴露出来，就算（你的）功。要记录下来。”随登记在案。

“汗说，巴达、图黑，你们把八贝勒家扑鱼的人，东西两方的人，在本月十五全都集中到都尔鼻，等待扑鱼。汗将带福晋去。古瓦尔察等在他扑鱼的地方扑鱼。”

○十三，送给复州、盖州的蒙古人的文书：“汗说，在复州游牧的蒙古人，住在盖州的蒙古人，要贮存种子。今年种地，不给你们新粮。没有牛的人，要用马、骡、驴耕田。恩格德尔额驸的兄弟五百家来了，宰赛的五百家也来了，还要陆续来。汗库的粮给新来的人。你们不要迟误种地，不给新粮，不要等你们蒙古人种地的月份，要在诸申、尼堪种地的月份种。不种地的人可能逃去，（他们）靠不住。你们有什么贡赋呢？要尽力使大家一起吃。管辖蒙古人的八备御，你们要勤加督促。”

○十四，汗率福晋迎接恩格德尔额驸，出东京城，在浑河岸的颗勒浚托住宿。诸贝勒派满都莱游击来报告：“在

十五到辽河岸。来的蒙古有二百余户，羊万余只。牛马牲畜都肥。”派满都莱和额驸的门都达甘，说：“把带来的牲畜停留在瑚济、达岱塔、十方寺，（吃）秋天割的草。去的诸贝勒要带恩格德尔额驸和莽果尔代的为首的人来谒见。去的兵选马，派八额真，在辽河岸边上布置四百人看守。”

○十七，去彰义站打围时，在对着彰义站方面的境外，出征的诸贝勒来谒见汗，在境外三里下马。搭蒙古的帐蓬，杀牛八头，摆桌八张设宴时，左右两翼的诸贝勒坐在各自的位置。随后恩格德尔额驸率其弟莽果尔代台吉和小子们，牵放有鞍辔的马二匹、骆驼一头，向汗三跪三叩。接着莽果尔代从跪的地方立起向前，与汗行抱见礼。然后小子们一个一个与汗行抱见礼，谒见结束后，命恩格德尔额驸与大贝勒并坐，莽果尔代台吉与四贝勒并坐，恩格德尔额驸的儿子囊努克接着莽果尔代坐，莽果尔代的儿子满珠实哩、恩格德尔的儿子门都达甘坐在汗前坐的虾们的东边。随后格格率丈夫的其他妻子和莽果尔代的妻子及众儿媳们向汗和福晋一一叩头。结束后，命格格在大福晋的左侧并坐，莽果尔代台吉的妻接着格格坐。门都达甘的妻等坐在福晋的右侧。宴会结束后，赏给恩格德尔、莽果尔代马各一匹并佩有雕刻的鞍辔，额驸等吃的东西，牛十头、烧酒十瓶。那天晚上，进入彰义城站住宿，同时命恩格德尔额驸穿汗的用貂皮镶边的白皮袄，莽果尔代穿四贝勒的用貂皮镶边的白皮袄。赏给囊努克、满珠实哩、门都达甘猞猁的皮端罩各一件。十九，在途中杀牛三头，设宴进入东京城了。命莽果尔代夫妻进汗家吃饭。在二十，汗出来查看房屋选出赏给。选出在城内的四十家，在城外的四十家，赏给额驸和莽果尔代的僚友们。

○二十，布善总兵官去海州替换东郭额驸。

○二十，派每旗大臣各十五人，去称量粮的地方都处理清楚，那时送给的文书："汗说，登记有粮的人的男子数、人口数、粮数送来，令初量的额真看守。把诸申的粮给带来移住的户。诸申去取那（些户的）粮吃。杀的人的粮作为仓的粮，将那粮另登记送来。看守粮的额真要共同看守。杀的人的财物、家畜等东西，全都登记带来。杀的人的子女的衣服，不要剥取，不管穿的好、还是不好，要象原来的样子带来。将每一口有粮五升的人，算入有粮的人中。每一口有四升的人，如果有牛、驴也算入有粮的人中。如果没有牛、驴要算在没有粮的人中。"

○二十一，苗什浑、尼堪、祁充格去取来了在佟山家的纸八百八十三，是达海、图萨、隆什、爱巴里令去取的。

○戍守在耀州的是正兰旗的达珠瑚付将、泽尔格诺游击、正白旗的代子游击瑚瓦山。

○二十一酉刻，察哈尔的敖汉蒙古人十人徒步、六人骑兵，从娘娘宫渡口，向这边的距十五里处的已经放弃的村来，寻找黄铜钱和其它东西。哨探知道，来向达塔报告，追夺马四匹，杀二人。二人逃入苇塘跑了，二人乘马跑了。杀徒步的八人，活捉一人送来了。审问那蒙古人，供称："听到蒙古人、尼堪都没有住在广宁，尼堪住在那边的宁远卫城。"

○调查和诸申合住的人，送去的文书："汗说，和诸申合住的尼堪，每一口有粮五升的人算入有粮的人中。每一口有三、四升的人，如果有牛、驴、那个也算入是粮的人中。如果没有牛、驴，要把户带来，作为阿哈。"

汗到八角殿，设大宴，赏给恩格德尔额驸、莽果尔代的物品，金各十两、银的酒海各一、碗各五、碟各四、匙各二把、算这些银各五百两，给大蟒缎各一疋、二等的蟒缎各一

疋、牛犊的蟒缎各二疋、蟒缎的衣服各四件、钱的蟒缎各一疋、倭缎各一疋、龙缎各一疋、金丝的龙缎各一疋、补子模样的缎子各一疋、仿丝、绫子等各种缎子共各五十疋、毛青布各五百疋、带有金佛头的貂皮暖帽各一、黑貂皮、银边打绦子的皮袄各一、黑貂皮的皮端罩各一、带有袜的皂靴各一对、有雕刻的鞍辔全套各一、插着箭的有雕刻的撒袋各一。赏给额驸的僚友貂皮的皮端罩十三件、仔细银边的皮袄十三件。给莽果尔代的僚友貂皮的皮端罩十件、仔细银边的皮袄十件。赏给囊努克、门都的母亲金三两、银五十两、蟒缎二疋、缎子四疋、毛青布三十疋。赏给莽果尔代的妻蟒缎一疋。赏给囊努克、满珠实哩金各三两、银各二百两、蟒缎各十疋、羽扇各一把、缎子各五疋、毛青布各一百六十疋、貂皮的暖帽各一、有雕刻的腰带各一把、用貂皮银边的皮袄各一件、猞猁狲的皮端罩各一件、雕鞍辔各一、插有弓箭有装饰的撒袋七个、皂靴和袜各一对。赏给那僚友等有细仔的银边的皮袄各二件、貂皮的皮端罩各二件。赏给恩格德尔额驸、莽果尔代柜各十、立柜各二、碗、碟各八百。赏给囊努克、满珠实哩柜各六、立柜各六、碗、碟各二百。赏给门都达甘柜、立柜各二、碗碟各一百。赏给恩格德尔额驸的僚友们的柜，给四人柜各四、立柜各一，赏给七人柜各二、立柜各一，赏给众人柜各二。赏给莽果尔代的僚友们一人柜四、立柜一，其他五人柜各二、立柜各一，赏给众人柜各二。

○二十一，下达的文书："汗说，盗宰牛、马的人，在粮堆、村的房放火的人，都是不种地，没有粮，不在家定居，东逃西窜的光棍汉。无论诸申、尼堪看见那样没有粮、游荡乞食的光棍们，就逮扑送来。如果有妻、子等，就把

妻、子给逮扑的人。如果没有妻、子等，每一人将赏银三两”。占领辽东后，尼堪不定居，常常逃走做奸细，不辛勤地耕田，因此发怒说的。

○赏给恩德格尔额驸、莽果尔代各七男丁的诸申庄各二、各十男丁的尼堪庄各二，在手下使唤的诸申（男女）各五对，运水砍柴的尼堪（男女）各五对。赏给囊努克、满珠实哩、代青、巴特马各四男丁的诸申庄各一，各十男丁的尼堪庄各一。赏给门都达甘各三男丁的诸申庄一，各十男丁的尼堪庄一。赏给明安、兀勒泽伊图、博奔、布当、多尔济、吹尔扎尔、布延泰、绰尔济、达莱这九人柜、立柜各八、碗碟各二百。赏给多尔济、明赛、伊林秦、实尔呼纳克、奇卜塔尔、昂坤、噶尔马、恩格垒这八人柜、立柜各六、碗碟各一百。赏给德灵、兖济、阿金、伊思阿布、额布根、班地、绰锡这七人柜、立柜各五、碗碟各五十。

○二十四，把吴达海阿哥的妹，嫁给古尔布什额驸的弟达莱，杀牛四头、羊五只。汗去到门口，令演各种顽艺，设宴。赏给格格银二百两，金五两、毛青布一百疋、大蟒缎二疋、金丝蟒缎二疋、龙缎疋二、缎子二十四疋。

○二十五，派阿达海游击、锡特海代子游击到布善总兵官、达珠瑚付将那里去，指示说：“娘娘官的【原档残缺】对着，派兵四百，埋伏在四个地方，带尼堪的子、女、牛、驴去引诱。如果中计，你们本身不要轻易接近。”

○那天，汗说，“尼堪三人乘三匹马，说是尼堪官员们派遣去那边，在牛庄戍守的人，逮扑了他们。二诸申送来时，他们诱骗那二人，给银各二十两，喝黄酒，那二诸申喝醉，就被杀了，夺去马和撒袋。你们要警戒前去，发现那冒充官员派遣行走的人时，就逮扑送上来。不要在那里杀。”

○二十六，尼堪备御英亭鲁逮扑二奸细送来，汗说："送来是好的，暂且看看，再发现一次好事时，就赏给游击职。"

○二十七，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的没有粮的尼堪。

○巴约特的拜噶勒带二匹好的乘马，来唤阿敏贝勒。

○二十八，喀尔喀的达尔汉巴图鲁贝勒为其子恩格德尔额驸、莽果尔代的原故，派二人送来的书信："昆都仑英明汗的亲戚达尔汉巴图鲁夫妻上书说，在大国人的往来前，汗加爱护而嫁给了女儿，在五部喀尔喀没到过的地方嫁给了女儿。你的两个亲戚信赖而去结亲。(你的)兵来把恩格德尔、莽果尔代二人迁徙去了。结亲后停止了逃人和亲戚往来的人。作为汗的亲戚我们二人说过不怀二心。恩格德尔、莽果尔代愿意去，我阻止二人的二马吗？大国人可能说：'依赖亲戚的汗生活了'"。

○二十九巳刻，来报告：从黄尼洼方向不断放炮。诸贝勒先去出征，随后，汗出征了。兵出城渡河停止，听到消息：托莱推以南第七台的人，晒炮的火药时，炮响了，随后依次放炮，前来报告。汗在点灯时，回到汗城。

○四月二十二，汗说，"多铎的母你要仍然依过去的礼，恭敬尼堪阿哥的母，不要忘记我以前的训言，不要和她同等地生活。如果那样将损身。不要想衣食同等。多铎阿哥，把尼堪阿哥的财物等合于你，是办事的人不知道八家的什么东西应交出、给与、收取的事，恐怕隔断才合在一起的。在你家内吃穿时，恐怕一起浪费那财物，管理要一起管理。"

○甲子年六月二十，"皇帝失德，如不听大臣的谏言，天将鸣响。父教导子说：天鸣时，至尊的人有忧惧。星落时，如果人间天下大乱，星将落地。星落时，如果光照人间，像雷鸣一样地响，大战将流血千里。"

第六十二卷

天命九年（1624）六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汗说："额亦都巴鲁图独自攻取了苏勒格树林，攻取了巴尔达城，打败萨克寨的人进攻，在尼马兰城率先战斗，为一等大臣，任总兵官职，他本身、子、孙这三代吃百人的钱粮。在与强部乌拉的战斗中，不委派众兵，自己下马，徒步在前率领战斗，破那乌拉兵，灭了强部，带回来了。赏给阿达海一等备御的钱粮十人，一千总，四人。三把总，各三人。三守堡，各二人。在汗城住的披甲人、哨探、（守）门、工匠，各二人。铁、瓦（匠），各三人。（守）台，四人。（养）猪，六人。达隆阿在乌拉被砍一伤，七人。窝济在乌拉被扎二伤，被砍一伤，免十三两的罪。劳扎在辉发负一份，在乌拉负一伤。额和出在扎库塔负八伤，在乌拉负一伤，各免七两的罪。宁古里在乌拉负一伤，佟色在乌拉负一伤，各免五两的罪。阿海在伊罕山负一伤，托米多在扎库塔负一伤，阿里布在伊罕山负一伤，这三人各免五两的罪。被宽免了人的人停止银的罪，没有被宽免人的人，仍旧免银的罪"。

汗说："班塔什在乌拉被扎一枪，任为一等备御，吃十人的钱粮。雅拜在乌拉负二伤，莱达在乌拉负一箭伤、负一棒伤，各免十一两的罪。鄂兰在伊罕山负一伤，在扎库塔负一伤，劳汉在扎库塔负三伤，在辉发负一伤，各免五两的罪。拉里在安出拉库、伊罕山、隆果罗三处战斗，拜塔在乌拉负

一伤，各免七两的罪。常萨里在扎库塔负一伤，泽申在萨尔浒负一伤，吞岱在伊罕山战斗，瑚什吞在伊罕山负一伤，各免五两的罪。一千总，四人。三把总，各三人。三守堡，各二人。在汗城住的披甲人、哨探、（守）门、工匠，各二人。图阴巴克什，一人。铁、瓦（匠），各三人。（守）台，四人。（养）猪，六人。被宽免人的人停止银的罪，没有被宽免人的人，仍旧免银的罪。”

汗说：“彻尔格代子参将一等备御的钱粮十人。一千总，四人。三把总，各三人。三守堡，各二人。汗城住的披甲人、哨探、（守）门、工匠，各二人。铁、瓦（匠），各三人。（守）台，四人。（养）猪，六人。宜尔登在乌拉被扎一次，被棒打一次，被箭射一次，免除八人。图尔格依在乌拉被扎一次，被打一次，免除八人。岱木布鲁在赫济格死，翁阿岱在乌拉负二伤，苏苏布在乌拉负三伤，各免十一两的罪。阿济甘费扬古在二处战斗，免八两的罪。塔锡吞在扎库塔负一伤，在乌拉被扎二次，被箭射一次，免七两的罪。因锡汉在扎库塔负一伤，免五两的罪。扎库秦在扎库塔负一伤，免四两的罪。达拉哈在伊罕山负一伤，布郎阿在扎库塔负一伤，松什在哈达负一伤，各免五两的罪。被宽免人的人停止银的罪。没有宽免人的人仍旧免除银的罪”。

汗说：“贝和齐额齐克二等参将的钱粮二十二人。一千总，四人。三把总，各三人。三守堡，各二人。在汗城住的披甲人、哨探、（守）门、工匠，各二人。铁、瓦（匠），各三人。（守）台，四人。（养）猪，六人。阿莱在乌拉被砍两伤、被箭射一伤，免除八人。阿尔布哈在阿奇兰负一伤，免十一两的罪。叶克苏在乌拉被射一伤，尼喀里被扎一次，鄂汉在扎库塔被打一次，顺扎齐在乌拉负一伤，扬古里在辉发

负一伤，在扎库塔负一伤，各免七两的罪。乌齐哈在辉发死，免十一两的罪。海桑阿、尼汤阿在扎库塔负一伤，扎库齐在阿奇兰负一伤，各免五两的罪。”

汗说：“尼喀里从归附我方以来一次也不前不后，叮当一心，诱骗虎尔哈路的兵，被我达珠瑚攻破。还有编户来，不使受一点苦，诚心实意的来了，即使没有什么能力，喜爱这功，任为参将。一等游击的钱粮十六人。如果今后立功再升，即使不立功，这钱粮也照旧有。魏和德三等备御的钱粮六人。一千总，四人。三把总，各三人。三守堡，各二人。汗城住的披甲人，哨探、（守）门、工匠，各二人。铁、瓦（匠），各三人。（守）台，四人。（养）猪，六人。色尼纽克被扎一次，扎郎阿被扎一次，拉都在乌拉被扎一次，各免十一两的罪。叶鲁在乌拉死，免十一两的罪。尼堪、多雍郭在乌拉各被扎一次，各免九两的罪。鲁都里、库苏、阿里必、兴阿、察必纳、泽库诺在乌拉各负一伤，各免七两的罪。”

汗说：“哈拉代子付将三等游击钱粮十二人。阿福尼三等游击钱粮十二人。扎福尼在伊罕山负二十三处伤，有六处伤肉，还在乌拉负一伤，（给）一等备御的钱粮十人。鄂通郭在乌拉被扎二伤，被打一次，在雅兰负一伤，（给）七人的钱粮。喀木布禄在阿奇兰最先登城杀披甲人，悄悄去追杀脱逃去的三人，在乌拉马被砍，（给）五人的钱粮。法库纳管辖众人的田有益，（给）千总的钱粮，四人。一千总，四人。三把总，各三人。三守堡，各二人。法库纳在扎库塔负一伤，免五两的罪。岱珠在扎库塔负一伤，免十一两的罪。福汉在乌拉负一伤，朗色在辉发负一伤，各免九两的罪。博什在阿奇兰死，免十一两的罪。伊奇纳在扎库塔负一伤，免七两的罪。塔尔巴锡在伊罕山负一伤，免五两的罪。里岱在辉

发负一伤，免五两的罪。”

汗说：“达珠瑚独自破虎尔哈的兵，去各地没有一次被瞒怨，常常成功，任为代子付将的职，（给）一等游击的钱粮十六人。一千总，四人。三把总，各三人。三守堡，各二人。珠木布禄在瑚叶死，免十一两的罪。泽钟格在乌拉死，免十一两的罪。阿勒察在赫席赫死，免十一两的罪。瓦津阿在伊罕山负一伤，免五两的罪。和勒瑚什吞在齐哈里负一伤，在哈达负一伤，在彰负一伤，在富尔嘉哈负一伤，在乌拉披扎二次，免九两的罪。雅木什达在乌拉被扎一次，免十一两的罪。苏济在辉发负一伤，魏济在辉发负一伤，免五两的罪。翁阿岱巴克什，仅本身。”

“汗说，（给）图昧代子参将一等备御的钱粮十人。一千总，四人。三把总，各三人。三守堡，各二人。赵山巴克什，一人”。

汗说：“一千总（钱粮），四人。三把总，各三人。三守堡，各二人。阿都在乌拉被射一伤、被扎一伤，免十一两的罪。什哈达在伊罕山负一伤，在乌拉被扎一伤，免十一两的罪。东阿在乌拉被射一伤，被扎一伤，免十五两的罪。伊都里、内模浑、王格三人在乌拉各负一伤，各免七两的罪。卓木布、扬什、雅拜三人在伊罕山各负一伤，各免五两的罪。阿什纳在扎库塔负一伤，王间在辉发负一伤，各免五两的罪。”

汗说：“贝浑杀彰的额尔诺，在乌拉被扎一伤，（给）三等备御的钱粮六人，一千总，四人。三把总，各三人。三守堡，各二人。内模浑在乌拉被扎一伤，被打一伤，免七两的罪。什尔哈在辉发负一伤，米哈齐在辉发负一伤，叶成格在蒙古的道上与叶赫的人遭遇作战，各免五两的罪。色克图

在哈达负一伤【原档残缺】”

汗说：“彰阿勒济去拦截向蒙古的通路，杀叶赫的人，（给）三等备御的钱粮六人。一千总，四人。三把总，各三人。三守堡，各二人。阿里木巴在辉发负一伤，免五两的罪。塔布岱在伊罕山负一伤，免七两的罪。锡汉在乌拉被扎一伤，被砍一伤，免十七两的罪。乌尔拉在扎库塔负一伤，免五两的罪。爱巴里在瑚齐哈里负一伤，另是巴克什，（给）五人的钱粮。茂巴里在乌拉负一伤，免七两的罪。奈格在乌拉的费鄂城的战斗负二伤，免五两的罪。满达布在扎库塔负一伤，免九两的罪。阿勒岱在扎库塔负三处伤，在乌拉被打一次，被射一伤，免十一两的罪。吞珠瑚在乌拉负一伤，免七两的罪。达敏在辉发负一伤，达哈拉在辉发负一伤，免五两的罪。”

汗说：“（给）屯布噜一等备御的钱粮十人。一千总，四人。三把总，各三人。三守堡，各二人。额和德在扎库塔负一伤，在乌拉被打一次，二手指被射，免十一两的罪。达尔逊在兆嘉负二伤，在江负一伤，（给）三等备御的钱粮六人。昧纳在辉发负一伤，在乌拉负一伤，免九两的罪。阴达瑚齐章京在乌拉死，免十五两的罪。乌库里在乌拉负一伤，免七两的罪。窝和登在叶赫战斗负一伤，在柴河负一伤，（给）千总的钱粮，四人。布兰泰在哈达负一伤，免五两的罪。阿克山在乌拉手被砍，免九两的罪。多思哈在乌拉脑门（或身体前部）负一伤，免七两的罪。布善是巴克什，（给）五人的钱粮。翁阿岱在辉发负一伤，乌齐泰在伊罕山负一伤，各免五两的罪。风库是巴克什仅本身。”

汗说：“苏萨兰在伊罕山负一伤，在乌拉被打一次，（给）三等游击，一等备御的钱粮十人。一千总，四人。五把

总，各三人。三守堡，各二人。萨木哈纳在伊罕山负一伤，免五两的罪。”

汗说：“(给)伊勒慎三等游击、一等备御的钱粮十人。一千总，四人。三把总，各三人。三守堡，各二。锡雅木舒在乌拉负一伤，免五两的罪。阿尔觉在扎库塔负一伤，免五两的罪。南图在乌拉负一伤，免七两的罪。额依德格、雅尔哈纳、在乌拉各负一伤，各免七两的罪”。

汗说：“幸萨在孙扎塔城负一伤，（给）一等备御的钱粮十人。一千总，四人。三把总，各三人。三守堡，各二人。王济努是管粮的都司，（给）三等备御的钱粮六人。（给）扎齐巴一等备御的钱粮十人。叶臣在乌拉被扎一伤，邦苏在乌拉被砍二伤，各免十一两的罪。吹班萨满使用之处甚多，免十一两的罪。额济在乌拉被砍一伤，兆泰在乌拉负二伤，扬嘉在扎库塔负一伤，在乌拉负一伤，各免九两的罪，完济哈在乌拉负一伤，免九两的罪。塔海在乌拉负一伤，爱鲁在乌拉负一伤，各免七两的罪。松额里在扎库塔负一伤，阿哈旦在扎库塔负一伤，各免五两的罪。哈坤是巴克什，（给）四人的钱粮。哈什图、高拔是巴克什，仅本身。瓦什纳是巴克什，仅本身”。

汗说：“乌纳哈莱在辉发负一伤，（给）一等备御的钱粮十人。一千总，四人。三把总，各三人。三守堡，各二人。额尔和图在乌拉被砍一次，还是巴克什，（给）五人的钱粮。丹达里在乌拉被砍二伤，察奇里在乌拉被扎一伤，乌拉哈在乌拉被打二伤，各免十一两的罪。哈奈在扎库塔负一伤，免五两的罪。额勒济图在乌拉被打一次，免十一两的罪。翁阿岱在扎库塔负一伤，在乌拉负一伤，都木拜在乌拉负二伤，各免九两的罪。宁古尼、乌达哈在乌拉各负一伤，

各免七两的罪，拜珠瑚、布莱在扎库塔各负一伤，各免五两的罪。”

汗说：“扎木布鲁在扎库塔负二伤，（给）一等备御的钱粮十人。一千总，四人。三把总，各三人。三守堡，各二人。延达古鲁在扎库塔负一伤，在乌拉被砍二伤，免九两的罪。劳堆在辉发负一伤，在扎库塔负一伤，哈尔哈、勒德里、里珠瑚、硕色在乌拉各负一伤，乌岱在扎库塔，在乌拉各负一伤，各免七两的罪。库尔诺、济山在扎库塔各负一伤，宰萨在辉发负一伤，各免五两的罪。家的什拉巴在乌拉死，免十一两的罪。”

汗说：“（给）瑚什吞三等备御的钱粮六。一千总，四人。三把总，各三人。三守堡，各二人。拜什、卓勒必、曾舒尼在乌拉各负一伤，各免七两的罪。塔必善是巴克什，仅本身”。

汗说：“（给）硕色二等备御的钱粮八人。苏勒肖在乌拉眼瞎了，（给）二等备御的钱粮八人。一千总，四人。三把总，各三人。三守堡，各二人。达勒肖在乌拉被扎一伤，被射二伤，免七两的罪。当古在雅兰死，免十一两的罪。伊成格、伊苗各负一伤，各免七两的罪。叶克苏、达达在扎库塔各负一伤，各免五两的罪。”

汗说：“尼堪在乌拉被扎一伤，（给）三等备御的钱粮六人。一千总，四人。三把总，各三人。三守堡，各二人。阿什布在乌拉推举大额驸，（给）三等备御的钱粮六人，（给）德勒肯三等游击，一等备御的钱粮十人。顾尔马浑是巴克什，仅本身。完察在乌拉被扎一伤，免五两的罪。硕色在乌拉被打一伤，免十一两的罪。乌尔德在辉发负一伤，免五两的罪。尼雅汉在乌拉手指被砍，免九两的罪。察甘在伊

罕山负一伤，免十一两的罪。满塔什是巴克什，仅本身。”

汗说：“巴锡在乌拉负一伤，（给）二等备御的钱粮八人。一千总，四人。三把总，各三人。三守堡，各二人。穆哈达在扎库塔负一伤，在乌拉负一伤，免十一两的罪。哈哈纳去拦截向蒙古的通路，杀叶赫的人，免五两的罪。克彻为使者去叶赫死了，免十五两的罪。莫鲁、巴扬舒在乌拉各负一伤，各免七两的罪。巴扎里在乌拉负一伤，免二两的罪。孙扎在哈达负一伤，在英阿达负一伤，各免五两的罪。雅海是巴克什，仅本身”。

汗说：“（给）雅尔纳一等备御的钱粮十人。一千总，四人。三把总，各三人。三守堡，各二人。达舒在扎库塔负一伤，莫多在乌拉负一伤，各免五两的罪。哈流纳在乌拉负一伤，免十一两的罪。瑚雅纳在扎库塔负一伤，免五两的罪。图雅纳在虎尔哈的战斗中作战，去拦截向蒙古的通路，杀了叶赫的人，免七两的罪。”

第六十三卷

天命九年（1624）六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汗说："额亦都巴图鲁独自攻取苏勒格树林，攻取巴尔达城，打败萨克寨人进攻，在尼马兰城战斗时，在前面战斗立一等功，赏给三牛录专有。在和乌拉强部战斗中，不委派众兵，自己下马，徒步站在前面战斗，破乌拉的兵，灭强部回来了。扣色章京免十两罪，为十等。达隆阿在乌拉被砍一伤，免二十三两的罪，为六等。窝济在乌拉被扎二伤，被砍一伤，免十二两的罪，为十一等。劳扎在辉发负一伤，在乌拉负一伤，免八两的罪，为十二等。宁古里章京在乌拉负一伤，巴逊章京、萨莫三人各免九两的罪，为十三等。东山章京在乌拉负一伤，免十一两的罪，为十二等。阿海章京在伊罕山负一伤，免九两的罪，为十二等。托木多在扎库塔负一伤，阿里布在伊罕山负一伤，各免五两的罪，为十五等。额和出在扎库塔负八伤，在乌拉负一伤，为十三等，免七两五钱的罪。"

汗说："彻尔格牛录的宜尔登在乌拉被扎一次，被射一次，被打一次，为六等功，免二十三两的罪，罚一两五钱，剩二十一两五钱。图尔格在乌拉被打一次，被扎一次，免二十三两的罪，为六等。塔锡吞章京在扎库塔被扎一伤，在乌拉被扎二伤，免四两的罪，为十一等。岱木布鲁在赫济格[illegible]，为十二等，免十两的罪。翁阿岱在乌拉负二伤，苏苏布

在乌拉负三伤，哈坤在扎库塔负一伤，在乌拉负一伤，各免十一两的罪，这四人为十二等。阿济甘费扬古在二处战斗，免七两的罪。扎库秦在扎库塔负一伤，免三两罪，为十四等。博里阴、噶哈监视乌拉的人，免二人十两的罪。达拉哈在伊罕山负一伤，布朗阿在扎库塔负一伤，各免五两的罪，这三人为十五等。爱古里章京为十三等，免七两的罪。锡汉在扎库塔负一伤，免五两的罪，为十五等。松什在哈达负一伤，为十五等，免四两的罪。”

汗说：“班塔什在乌拉马被扎一次，免二十一两的罪，为七等。阿达海在乌拉被扎一次，免二十五两的罪，为五等。雅拜在乌拉负二伤，在乌拉负二伤，鄂兰章京在伊罕山负一伤，在扎库塔负一伤，莱达在乌拉被射一伤，被打一伤，这四人各免十一两的罪，为十二等。劳汉章京在扎库塔负三伤，在辉发负一伤，免十一两的罪，为十二等。免喀木布禄章京九两的罪，为十三等。拉里在安出拉库、伊罕山、隆果罗三处战斗，免七两的罪，为十四等。拜塔、浑塔在乌拉各负一伤，各免七两的罪，为十四等。彰萨里在扎库塔负一伤，泽申在萨尔浒负一伤，各免五两的罪，这三人为十五等。瑚什吞在伊罕山负一伤，免五两的罪，为十五等。吞岱在伊罕山战斗，为十五等，免四两的罪。”

汗说：“贝和齐额齐克的阿莱在攻取乌拉时，被砍二伤，被射一伤，免二十三两的罪，为六等。阿尔布哈在阿奇兰负一伤，通奇里章京在攻取乌拉时，被扎一次，各免十一两的罪，这二人为十二等。伊勒当阿章京、顺扎秦章京免九两的罪，为十三等。叶克苏取乌拉时，被射一次，尼喀尼被扎一次，鄂汉在扎库塔被打一次，顺扎齐在取乌拉时，负一伤，扬古里在辉发负一伤，在扎库塔各负一伤，各免七两的

罪，这五人为十四等。乌齐哈在辉发死，免十一两的罪，为十二等。海桑阿、尼汤阿在扎库塔各负一伤，扎库齐在阿奇兰负一伤，各免五两的罪，这三人为十五等”。

汗说：“尼堪牛录的东阿在乌拉被射一伤，被扎一伤，免十五两的罪，为十等。穆哈连章京、坤都章京、鄂色章京、阿绵章京，免九两的罪，为十三等。完济哈在乌拉负二伤，免九两的罪，为十三等。桑间图、伊都里、内模浑、王格这四人在乌拉各负一伤，免七两的罪，为十四等。卓木布、扬什、雅拜三人在伊罕山各负一伤，各免五两的罪，为十五等。锡汉在乌拉被扎一伤，被砍一伤，免十七两的罪，为九等。阿哈纳、宁古塔、巴尔泰在扎库塔负伤，各免五两的罪，为十五等”。

汗说：“王济努马法为十等，免一人十两的罪。扎齐巴为十等，免十五两的罪。叶臣在乌拉被扎一伤，邦苏在乌拉被砍二伤，免十一两的罪。吹班萨满多次被使唤、免十一两的罪，这三人为十二等。尼雅尼喀章京、莱达章京、格木布章京、富尔丹章京这四章京各免九两的罪。额济在乌拉被砍一伤，兆泰在乌拉负二伤，扬间在扎库塔负一伤，在乌拉负一伤，完济哈在乌拉负一伤，各免九两的罪，这八人为十三等。爱巴里在瑚济哈里负一伤，爱鲁在乌拉负一伤，塔海在乌拉负一伤，茂巴里在乌拉负一伤，各免七两的罪，为十四等。阿哈丹、松格里在扎库塔各负一伤，免五两的罪，为十五等”。

汗说：“屯布噜牛录的阿勒岱在扎库塔负一伤，在乌拉被扎一伤，被打一次，被射一伤，额和德在扎库塔负一伤，在乌拉被打一次，二手指被射，免十一两的罪，为十二等。满达布在扎库塔负一伤，米纳在辉发负一伤，在乌拉负一

伤，各免九两的罪，为十三等。阴达瑚齐章京在乌拉死了，为十等，免十五两的罪。鲁木布里章京有七两五钱，穆占章京、郭尼章京有八两五钱。达尔顺在赵家负二伤，在江负一伤，免八两的罪，为十三等。【原档残缺】免罪，这四章京为十三等。乌库里在乌拉负一伤，免五两的罪，为十四等。窝和登在叶赫战斗中负一伤，在柴河负一伤，免五两的罪。布兰泰为十五等。阿克山在乌拉手被砍一伤，免九两的罪。为十三等。多克硕和在乌拉脑门（或身体前部）负一伤，免七两的罪，为十四等。蒙古章京有六两”。

汗说：“达珠瑚独自破虎尔哈兵，即去各地，一次也没怨恨，常常成功，免二十五两，为五等。德勒肯免十三两的罪，为十一等。珠木布禄在瑚叶死了，免十两的罪，为十二等。泽钟格在乌拉死了，免十一两的罪，为十二等。阿勒察在赫席赫死了，免十一两的罪，为十二等。瓦津阿章京在伊罕山负一伤，完察章京在乌拉被扎一伤，硕色在乌拉被打一次，各免九两的罪，这四人为十二等。桑古章京在乌拉被打一次，尼堪在乌拉被扎一次，免八两的罪，为十二等。萨马免六两的罪，为十二等。和勒瑚什吞在瑚齐哈里负一伤，在哈达负一伤，在富尔嘉哈负一伤，在乌拉被扎一伤，苏济章京在辉发负一伤，各免九两的罪，为十三等。彰阿勒济阻断通向蒙古的通路，杀了叶赫的人，免九两的罪，为十三等。阿里木巴在辉发负一伤，免五两的罪，为十五等。乌尔古德免二两的罪。哈当阿、翁阿岱在辉发各负一伤，乌济泰在伊罕山负一伤，各免五两的罪，这四人为十五等。窝济为十五等”。

汗说：“苏噶兰在伊罕山负一伤，在乌拉被打一次，免十三两的罪，为六等。雅木什达在乌拉被扎一次，免十一两的罪，为十二。瑚纽章京、英阿里章京、伊博德章京、尼

汤阿章京各免九两的罪，为十三等。萨木哈纳在伊罕山负一伤，免五两的罪，为十五等”。

汗说：“乌拉的图昧牛录已过了四年，可以出公差了”。

汗说：“巴锡在乌拉负一伤，穆哈达在扎库塔负一伤，在乌拉负一伤，各免十一两，为十二等。哈哈纳去截断向蒙古的通路，并杀了叶赫的人，免二两五钱的罪，为十五等。完济哈章京、岳格章京、噶尔金章京、绰连章京各免四两五钱的罪，为十三等。莫鲁、巴扬舒在乌拉各负一伤，各免六两的罪，为十四等。克彻作为使者去叶赫死了，免十四两的罪，为十等。达敏在辉发负一伤，奈格在费鄂城负二伤，达哈拉在辉发负一伤，孙扎在哈达负一伤，各免五两的罪，这四人为十五等。英阿达去乌拉时，负一伤，免四两的罪，为十五等”。

汗说：“喀拉的子扎福尼在伊罕山负二十三处伤，其中有六处伤肉，在乌拉负一伤，免二十三两的罪，为六等。博什在阿奇兰之战中死了，免十一两的罪，为十二等。法库纳章京在扎库塔负一伤，岱珠在扎库塔负一伤，鄂通郭在乌拉被扎二伤，被打一次，在雅兰负一伤，免二十五两的罪，为五等。伊奇纳在扎库塔负一伤，免七两的罪，为十四等。塔尔巴锡章京在伊罕山负一伤，免十一两的罪，为十二等。里岱在辉发负一伤，免五两的罪，为十五等。拉哈章京福汉在取乌拉时，负一伤，朗色在辉发负一伤，各免九两的罪，为十三等。喀木布禄在阿奇兰最初登城杀披甲人，另悄悄地去追杀逃脱的人，在乌拉被砍了，为五等。免二十三两的罪，喀拉在扎库塔负一伤，在雅兰负一伤，在乌拉负二伤。”

汗说：“扎木布鲁和十六名章京，（扎木布鲁）在扎库塔负二伤，免十五两的罪，为九等。莽济鲁章京在扎库塔负

一伤，乌达哈章京在乌拉被扎一伤，各免七两的罪，为十四等。包衣瑚什塔在乌拉负一伤，被打一次，各免十一两的罪，为十二等。延达古鲁在扎库塔负一伤，在乌拉被砍二伤，与硕珠古章京各免九两的罪，这二人为十三等。布瑚纳林章京在孙扎塔城手负一伤，免七两五钱的罪，为十二等。劳堆在辉发负一伤，在扎库塔负一伤，宁古尼、哈尔哈、包衣的松阿尼、乌达哈、纳达里、里珠瑚、硕色，这七人在乌拉各负一伤，包衣的乌岱在扎库塔负一伤，在乌拉负一伤，各免七两的罪，这九人，为十四等。包衣的什拉巴在乌拉死了，免十一两的罪，为十二等。库尔诺、拜珠瑚、济山、布兰在扎库塔各负一伤，宰萨在辉发负一伤，各免五两的罪，为十五等”。

汗说：“瑚什吞过了十年，可以在众人中居住。雅兰章京、阿布延章京、察木布章京、邦纽章京各免九两的罪，为十三等。拜什、卓勒必、曾苏尼在乌拉各负一伤，各免七两的罪，为十五等”。

汗说：“阿什布在乌拉推举大额驸，免十一两的罪，为十二等。宰萨在孙扎塔城负一伤，免七两的罪。拜什章京各免九两的罪，为十三等。察甘在伊罕山负一伤，免十一两的罪，为十二等。推托诺在乌拉死了，免十一两的罪，为十二等。尼雅汉取乌拉时，手指被砍，占塔木章京各免七两的罪，为十三等”。

汗说：“伊勒慎他的浑托和的事过了十年，可以在众人中居住。嘉木舒章京在乌拉负一伤，免十一两的罪，为十二等。阿尔交章京在扎库塔负一伤，免十一两的罪，为十二等。阿都在乌拉负一伤，免七两的罪，为十四等。其他二章京各免九两的罪，为十三等。阿尔交在扎库塔负二伤，在孙

扎塔城负伤死了，免十一两的罪，为十二等”。

汗说：“苏赛牛录的苏勒肖在乌拉眼瞎了，免二十三两的罪，为五等。达勒肖在乌拉因负二枪伤、二箭伤，免十一两的罪，为十二等。四章京各免九两的罪，为十三等。伊成格、伊苗在乌拉各负一伤，各免七两的罪，为十四等。叶克苏、达达在扎库塔各负一伤，各免五两的罪，为十五等。当郭在雅兰死了，免十一两的罪，为十二等”。

汗说：“雅兰牛录的兄弟们，你们由于雅尔纳的善行，你们的妻、子等，在国人中没有成为俘虏，免除一切贡赋过日子。不使牛录额真抱怨，没有贡赋生活的份，只是你随意来了。如果是我们赶回带来的人，把肉放在脊骨以后，和众人同样住在硪河。达舒章京在扎库塔负一伤，莫多章京在乌拉负一伤，哈流纳在乌拉负一伤，各免十一两的罪，为十二等。爱舒章京、明安图章京各免九两的罪，为十三等。瑚雅纳在扎库塔负一伤，免四两的罪，为十五等。图雅纳在虎尔哈之战作战，给了马二匹，去拦截蒙古的通路，杀了叶赫的人，免七两的罪，为十四等”。

汗说：“丹达里在乌拉被砍二伤，察奇里在乌拉被扎一伤，乌达哈在乌拉被打二处伤，哈奈章京在扎库塔负一伤，额勒济图在乌拉被打一次，免十一两的罪，为十二等。奇拍的子额尔克图在乌拉被砍一次，翁阿岱在扎库塔负一伤，在乌拉负一伤，这四人各免九两的罪，为十三等。都木拜（免）九两，罚一两五钱，剩七两五钱。乌纳哈莱（免）十一两，罚四两，剩七两”。

第六十四卷

天命十年（1625）正月至三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乙丑年（1623）正月初二，汗率汗的福晋们、八旗的诸贝勒和福晋们、蒙古的诸贝勒和福晋们、尼堪的官员们和官员的妻子们，到太子河的冰上踢行头游戏，诸贝勒率许多家丁踢了二次行头。汗、福晋们坐在冰的中央，给两方指定地方赛跑，先到的人赏给金银游戏。第一等各二十两、第二等各十两，把银放在十八个地方，令尼堪官员的妻子们赛跑取（银）。跑在后面的十八名女子，没有得到银，各给三两。那以后，把银各二十两放在八个地方，令蒙古的小台吉的妻子们赛跑取（银）。在后面的八名女子，各给银十两。然后，把银各二十两、金一两放在二个地方，令许多姑娘、小台吉的妻子们、福晋们、蒙古的福晋们赛跑。姑娘、诸贝勒的妻、福晋们先到的取得了那金银。蒙古的福晋们跑的慢没有取得，给那十二名女子金各一两、银各五两。赛跑时，汗看到在冰上滑倒大笑。杀牛羊，在冰上摆桌，设宴。在戌刻入城。

○从前，在太平时期，诸申、尼堪贸易来往，不仅尼堪官员们的妻子，就连小人的妻子也不准许诸申看到，藐视诸申的大人们，欺侮凌辱，用拳头打，不许站在门口。尼堪的小官们，无职的人到诸申地方时，随便地进入诸贝勒、诸大臣的家，同起同坐，敬设宴席款待。占领辽东后，尼堪的廉

耻、忌讳全都失掉了。

○去朝鲜方向侦察的茂巴里、萨木什喀、吴善，扑送名叫韩润、韩义的二名朝鲜人前来。审问时，供称："韩润的父叫韩明琏，在朝鲜先王时曾任总兵官，在新王时判罪降为参将了。名叫李适的人是拥立新王的有功大臣，新王没有把他留在近前，派在外路做总兵官。李适对王怀恨，便和我父韩明琏共谋，向新王进兵，在途中破三处的兵。王听到消息，从御座败走，逃到南方。我们兵占领王城，随后去追杀王时，李适总兵官的中军大叫：'兵来了'！造成仓皇失措，把李适和我父亲都杀了。我们二人力战逃出，因为没有去的地方，投奔汗来。逃到义州属下的地方的矢匠家中，想等渡口结了冰后来。毛文龙的哨探密布，所以到今天才能来。"汗听到此事，认为投奔前来，是可怜的。任命韩润为游击，任命叔父的子弟韩义为备御。充足地给予人们日用的各种东西。

○初六，逃来的朝鲜韩润和韩义上书说："在义州有从南面来的兵千余人、当地的军民、老幼共计不足二千人。城大而兵少，不能守住，我与当地的人秘密约会说：'在金国出兵时，我乘白马，持白纛在军前呼唤你们。那时，众人一起逮扑兵的额真投降。如果不那样，夜里出来投降也可以，都是对的，立誓信守。另外，毛文龙从去年八月住在铁山，刀船都在岛上，兵不足七、八千人，聚集的都是无用的兵。很多是从内地来做生意的人，财物象山一样堆集。尽管人数多，如果攻取也是容易的。从义州一夜的行程，第二天早晨便可到毛文龙住的地方。在安州城的军民有四、五千人，都是乌合之众。如果听到义州城被攻克，将自溃散。即或守几个城，也能劝降。离王城南二十里处，从北方来的瓦尔喀有百余人。其它地方也有很多，那全都是金国人。如果命令前

来，是能办到的。毛文龙派遣的人在黄海道和王城有许多。如果说去逮扑其人，也是能办到的。先王想议和，使者来往不断。新王却依赖毛文龙不派使者来。今若先送一书信讲和，随后进兵。到平壤后对新王说：‘你自己来议和’这是能办到的。新王即位以来，人心不从，思念旧王。我父韩明琏和李适总兵官共带三千兵去，胜利进占王城。军民没有跟随新王去的。六尚书外郎们带着档子的文书，到五十里外迎接，但不幸在我们内部作乱而失败了。现今，如果听到大金汗的兵，率领朝鲜官员们前来，有谁不欣然从命呢！我自己愿意投奔前来，把汗视为天地、父母一样。如果有一点虚伪，还将怎样办呢？一时的劳苦，是为了永久安乐的日子”。

○初七，派遣博尔晋虾带兵二千，讨伐住在东海边的瓦尔喀。

汗对诸贝勒们说：“拜珠扈阿木济、祐星阿阿木济早就抱怨我，没有什么益处。乌拉的老妪、叶赫的老妪等，即使为仇抱怨，也没有什么好处。我还是以孝悌之礼，请来设宴招待”。请了拜珠扈阿木济、祐星阿阿木济、还有乌拉的老妪、叶赫的布尔杭古额驸的母亲、德勒格尔阿哥的母亲、察木布的母亲。（原注：乌拉的老妪是乌拉国的满泰汗的妻子，对汗来说是岳母亲。察木布的母是常住贝勒的妻子，对汗是格格。布尔杭古的母亲、德勒格尔的母亲是叶赫的常住贝勒、金台石贝勒的妻子，是汗的嫂子。）进入中央的房屋，请二伯父坐在西山墙边的炕。汗自己向二伯父拜年，叩头一次，接着向四老妪叩头一次，随后汗退在东山墙边的坑下，铺毛毡的屋内地上坐。福晋三人向二伯父、四老妪，以儿媳的礼叩头。抬桌给二伯父、四老妪，命大臣们捧杯，汗在自己坐的地方陪同跪饮。福晋们以儿媳的礼跪在远处，派女子

们捧杯敬酒。宴会结束离去时，汗说："今年打猎获得的兽肉多，就不杀牛羊献给你们了"。捧献二伯父、四老妪各一头兽的肉。另给伯父有补子的缎子的无扇肩朝衣各一件。汗又对诸贝勒说："仅是我们设宴吃喝不好，要带贝和齐额齐克、多弼额齐克，一起赴宴。"给贝和齐额齐克、多弼额齐克有补子的无扇肩朝衣各一件，有补子的缎子的短褂各一件。（原注：拜珠扈、祜星阿是一门的兄，多弼、贝和齐是一门的弟。）

○初十，汗去八角殿说："在我们的国内盗贼兴起。谁的牛录犯盗罪的人多？谁的牛录没有犯盗罪的人，要查看档子。"五天后查清，上报说："清查完了"。汗说："按牛录总计，赏给每一牛录的额真银二十两、二代子、四章京银三十(两)，百甲银百两。牛录额真犯一罪，罚赏他的二十两，牛录的人犯罪，每一罪罚二两，二代子、四章京各罚一两，牛录的人的百两中的十两。如果有十罪，那么给牛录额真、六章京、百甲的份都罚去。"

○十四，派莽古尔泰贝勒、阿布泰纳克出、巴笃礼率兵六千去旅顺口，攻占了城。

○十六，把汗的女儿松郭图格格，嫁给从蒙古叛逃来的古尔布什台吉。

○正月二十一，去瓦尔喀的噶尔泰送来的文书说："在十二月初九进入颗伊。逮扑和勒必、齐什纳、彻木德和三人，以后在颗伊获得男子一百。旧、新的人口数三百七十。"

○二十六，汗去八角殿，命八旗的摆牙喇人、蒙古人们习射。射完以后汗对众人教导说："现今少年们射箭都用硬弓，改成用大弓。过去的弓不是这样，是小的弓。弓大而硬时，体力不足，不能射中指定的地方，射向其它地方。如果

弓小而软，体力强壮，便能射中指定的地方。”

○正月的朔，派刘惟国、荆生津去送给毛文龙的书信说：“你派来的奸细、哨探经常被扑获，审问时，供称：‘你杀了皇帝派去的二大官，得罪了皇帝’。还有从山海关方向逃来的人也说告诉说：‘你得罪了皇帝，皇帝送文书给朝鲜王逮扑你。’今攻占旅顺口，审问张盘部下的黄友功回答也是一样。又朝鲜送给尼堪皇帝的复信说：‘这毛文龙不能前进一步，隐身潜居，把逃来的人算入兵数，向皇帝你谎报，在我这里有兵，索取钱粮，是使我朝鲜国受苦的鼠贼，我将用计逮扑送去。如若不行，就教唆毛文龙的僚友们逮扑他。’你可能在为皇帝尽力，皇帝年幼，大臣们【原档残缺】朝鲜八道财物，皇帝发下的钱粮，你象山一样堆积，谁愿意你生存呢？你们皇帝城那么多的大臣，每个人都能讨好吗？我想，你攻占朝鲜的义州城，以我作为后盾，那么朝鲜怎能侵犯你。那样你住在义州后，朝鲜如果归顺即可。如不归顺，就来我这里领兵。那样将我作为后盾，迫使朝鲜归顺为生，你的性命将是长久的。你得罪了你的皇帝不能去尼堪，如果朝鲜不准你住，我也不收留你，那么你去何处呢？你派奸细，收容逃人，恐怕要被我遣责。为各自的主尽力，焉有怀恨之理吗？你如果听从我，能不为我那样尽力吗？从前，韩信弃楚霸王从汉王皇帝，胡敬（尉迟）德弃刘武周从唐王皇帝。那样归顺而立大功，留名后世。人们说他们不忠自己皇帝，叛从其他皇帝了吗？你不知道吗？在他们那里可能有天的殃祸，没有人的忧患！”

○“我们的尼堪众官员们，送书信给毛老爷。今金国汗弃辽东地，移到别的地方。我们众官员们商议：怎么能弃出生地与父祖的坟墓离去呢？为向毛老爷找一条生路送（书信）

去。我们不得胜投降，受压迫而生活，毛老爷知道，如果垂怜，就送你亲手写的一立誓的书信和札付。那时，我们如果能办到，就夺一城在那里居住。如果不能便上千山，老爷你有何高见指教，快写书信，送给去了的人，迟误过时恐被发觉。”写书信派去。（对）派遣（的人）说：“到毛文龙那里以后，密交先前的书信。如果在途中遭遇被人逮扑，拿那后一封书信去看。

○初二，科尔沁的宰桑贝勒的女儿，被兄吴克善台吉送来嫁给英明汗的儿子四贝勒为妻。受到送妹来的礼的尊敬，送给吴克善台吉许多缎子、蟒缎、毛青布、翠兰布、金、银、人、甲胄。

○三月初三，汗向沈阳迁移，在辰刻从东京出发。给他的父祖坟墓，供杭细绸，在二衙门杀牛五头，烧了纸钱。随后向沈阳去，在虎皮驿住宿。

○初四，在河水桥台巴浑台吉与汗相遇，叩头谒见了。在沈阳的河渡口，出征瓦尔喀的塔玉、噶尔达、福喀纳向汗叩头谒见了，在未刻入城。那天，喀尔喀的囊努克台吉的使者三人，给汗送来马一匹、狗一只。

○初五，塔玉、噶尔达、福喀纳带来的虎尔哈的男子一百十二人，瓦尔喀的男子二百二十人，向汗叩头谒见。问为首的人名，汗说：“虎尔哈的人是像鸭、鹅一样生活的人，是投我来的。来了在我这里可以。瓦尔喀的人可以找自己愿意找的兄弟一起生活。”让与他的兄弟会见了。

○初七，科尔沁的奇塔尔台吉带三僚友、马二匹、貂皮五张，来向汗叩头。

○初八，科尔沁的鄂巴台吉、达尔汗台吉的使者四人，来与汗约定地点会见。

第六十五卷

天命十年（1625）四月至八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四月初二，汗迎接出征瓦尔喀的兵，并狩猎，在卯刻出沈阳城北门打猎，在三岔儿住宿。初三的早晨，出征瓦尔喀的大臣们派人来向汗报告："兵从辉发出发，是第三天。"那天打猎前进，到名叫必音的地方，有在境外很远的地方耕田，住家的人。为何那样？砍四人手脚杀掉，刺十九人的鼻耳。以后四天，狩猎前进，在穆瑚的荒地，与出征瓦尔喀的大臣们相会了。那天杀牛八头，祭纛。出征的旺善额齐克、达珠瑚、彻尔格率众兵向汗叩头谒见。汗问："在你们出征的地方，行进的顺利吗？"旺善额齐克答曰："承蒙汗的福，非常顺利。"用百头兽肉、二百瓶烧酒，为兵丁和编户的人设宴。初七返回来了。初八，留给兵丁和编户纸五千卷。

○十三，到沈阳北的平顶矮山，为从瓦尔喀带来的编户人设宴时，杀牛羊四十头，摆四百张桌，备烧酒、黄酒四百瓶，兵丁和编户的人宴会，尽量吃喝，也没用完。

○十八，送给出征的博尔晋虾的文书说："出征的大臣们，曾反复说：'你们要严密警戒而行。'去的地方远，时间长，唯恐忘记指示的话。以前的兵在有雪时去的，现今是绿色的季节，有从手边脱走而没被逮住的。妻、子们多，户（行动）迟钝的人，要松散地监禁在别的营中带来。户（行动）敏捷不能信任的人，要监禁在另外的营中带来。带

来的人不论男女、儿童，不准带小刀，要全都没收。不要使夫妻离开。也不要使我们监视的兵带小刀，要带腰刀、棍棒监视。派去掠夺时，要说：‘我知道，’能信得过，不要派在去的地方不设栅，不警戒的笨人，要派不违背派遣的大臣的指示，在去的地方设栅警戒的人。要使被派遣的人彻底领悟牢固记住，令他回答，考察确实记住后，再派遣去。如果派去掠夺，要一百人、二百人同去。先看见烟火再俏俏去，不给他喘息的功夫，攻破夺取。在海岛多时，要派这里去的工匠造船，用船攻取。在船上不要放桅杆。在放桅杆挂帆时，恐怕要去的方向不是风的方向。三次去的人要同心合力行动，在你们的人手充足后回来。在家没得一点消息。要把获得的俘虏的人、马、牛数，各种东西清楚地写在文书上送来。”派四十人随钟郭堆去。

〇赏给随同旺善额齐克、彻尔格、达珠瑚去瓦尔喀的兵，一披甲人银各五两、跟马人银各二两。

〇二十三，汗集诸贝勒设宴时说：“在书中写着：‘对父母孝，对兄长悌的人，没有悖乱的邪心。’像那样，我们的子孙万代要对父母孝，对兄长悌。在行礼的地方，不要违背孝悌之道。在闲居时，在上的人如同平常那样，不要使（在下的人）害怕，可以在一起和睦、相互依靠为生。晚辈的人恭敬长辈的人时，要正心诚意的恭敬。长辈的人爱护晚辈的人时，要正心诚意地爱护，不能虚伪。我们的国人过去分别住在各自的地方。现今诸申、蒙古、尼堪全都在一城，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即是晚辈，如果凌辱太甚，那么晚辈就没有安逸。尽管少些，也要设宴，示以我们道义。不要违背这指示。”

〇五月朔，送科尔沁的鄂巴的使者当阿莱回去，派伊沙穆、阿布尔瑚、阔贝、达岱和当阿莱一起去。带去的话：“

我们两国要和好，还想夺取他人，还想获得他人的财物，这不是想和好。他们以为本身是天子，把我们当作为马、牛一样欺凌，使之愤恨不能忍耐，所以想共议和睦为生。”（原注：所说他们是指察哈尔）。

○初二，因为报告：“银子充足，不必使钱”，命令停止铸钱。

○初三，因为报告：周围住家的人，偷盗汗房北塔的土台上的石，破坏取走。所以派大臣，搜索石头，逮扑的人各打五十板。对和尚们说：“你们为什么不看守。”使为首的和尚八人，划地为牢监禁，不给食物。令许多和尚修理完毕后，才释放了。

汗说：“在夜间来报告消息时，若是有敌方的紧急消息，就打云牌。若有逃人逃出城内的消息，要敲铜锣。如果有好消息，要打鼓。”作了规定。在汗的门安置云版、铜锣、鼓。（原注：在那时是粮荒、逃叛的人多，秩序很乱。）

○初六，汗说：“在诸贝勒、诸大臣的家，使用太监。即使使用，也不能住在女人近处。不论家院等一切方面，先要亲自安排，不要疏忽，要注意看守。不加看守，因你疏忽，犯罪决不宽宥。福晋们如果乱行，婢女要告发。重用告发的婢女，加以恩养。在夫的其他妻告发时，杀有罪的福晋。那时告发的福晋在夫那里生活。福晋们和家的婢女去厕所时，要合众一起去，不要二、三人去。如果是二、三人去，那就是你乱行。如果是泻肚，就是集合众人，在众人前泻肚也可以。如果不是那样，就是乱行。女子独自行动时，即使说无事，也不宽宥。在家院供使唤的男子，不要独自行走。发现独自行走时，即使说无事，也不宽宥。你不要改正。贝勒的福晋去厕所时，要打木槌，把灯挂在厕所上，那

以后去厕所。乱行的人不能兴起。”

〇初七，巴林的杜楞贝勒的弟古尔布什台吉带十户、牲畜逃来了。

〇十四，汗说：“近身的虾们，为首的众大臣们要称：‘父贝勒’；作为女婿的人要称：‘岳父贝勒’；国人可以称：‘汗’。”写书示知，规定称父的人。（原注：近身的虾们、大臣们称父贝勒，区别其亲爱的程度。）

〇十九，科尔沁的鄂巴贝勒前来约会的地方，汗率诸贝勒们从城出发了。

〇二十四，到了开原的日子，伊沙穆、阔贝和鄂巴的使者当阿莱一起来，报告说：“奥巴说因为他娶妻的事，他得罪，所以不来了。”随后即刻返回了。

〇二十九，太祖英明汗的弟达尔汉巴图鲁的第五子宰桑古台吉死了。年二十八岁。

〇六月初六，阿巴泰阿哥、巴布泰阿哥、尼喀里、康喀赉、满都莱、喀木达尼、阿拉穆、色纽、雅瑚、博尔晋率兵一千，去出征东方瓦尔喀路。

当阿莱带马一匹，貂皮十张，送给汗，没有收就退回了。汗说：“不收，不是心中不满，我原来谋生的准则，下诏旨时，曾说不吃他人的粮，不收他人的财物。不是因为你不按约会来，发怒不收。你不能来是可以理解的。得罪了兄弟们，没有城池，如果来了以后，恐怕国人、牲畜被带走，没来是对的。如能理解我心中思念的地方，那么你们嫩（河）的诸贝勒的父辈的世代就完结了。现今这个世代你们孔果尔、鄂巴、阿都齐为首。如果你们兄弟三人合心，大业将兴盛，那是你们三人的名声。如果兄弟不合心，内乱，就损坏大业，那也是你们三人的名声。如果你们为大业着想，

持公正之心，不隐藏本身的过失，使它暴露出来，那么从嫩河的河源到下游河口的兄弟们，不去你们那诉说，去谁那里诉说呢？兄弟们即使知道你们三人的过失，也没有说的人，你们认为谁能把我们怎样呢？如果隐藏你们本身的过失，显示正确的，执谬为生，谁能信赖你们呢？将是自己乱自己。如果不隐自己的过失，以非为非，以非为羞耻，以你们的手交出罪过，那么兄弟们怎么能拒绝你们的一句话呢？"写书信送去。

○图沙学习尼堪文，汗加以任用，并命讲述事例（史书），在汗家过夜，与汗的子的乳母私通，杀了。

○二十七，在耀州以南孙堆牛录住的户的围墙，毛文龙的兵三百夜间来了，翻越围墙，被村的三名女子看见，把车辕立在墙上。青加努的妻子拿丈夫的腰刀，最先登上，其他二女人接着登上砍杀、驱逐，三百兵从墙上跳下败走了。汗带三名女子来奖励，任命青加努的妻子为一等备御，第二个登上的女子为二等备御，第三个登上的女子为千总。按其等级赏给那三女子许多缎子、银、马、牛、阿哈，并在全国宣扬其名。青加努是村的小人，正在佩带弓、撒袋之际，妻立刻拿起腰刀驱逐敌兵，这能说不比披甲的庸懦的男人好吗？穿裙的女人败敌的事，可能是天助汗，得女人之心破敌。

○七月初七，汗率诸贝勒、福晋、三百人去上游，因为没有兽、鱼，就返回了。汗去打猎前，令浑塔为众人的额真，派往河东牧群时，说："不要在山、河狩猎。"从牧群那里回来后，汗问浑塔说："你们打猎了吗？"回答说："没有打猎。"又说："如没有打猎，你们没有吃兽汤"。给羊一只。随后汗出门，在山上打猎没有兽，在河中下网也没有鱼。问当地的人知道是打猎了。汗回来问浑塔说："你们如果打猎了，就报告说打猎了。那些马瘦了，白跑一

趟。”以此为非，降付将为备御。

○初十，派去替换戍守边境的兵的额真，看文书上写着珠瑚达、绰木诺、苏奈的名，汗说：“珠瑚达、绰木诺是新人，故意加以爱护任为官员。使用在这样的地方不适当。苏奈为兵的额真能管辖谁呢？带兵去，或戍守、或处理事情、或故意挑选加以爱护授与官职、或为闲散人把这种种分条写上，使我不忘其事。为何引见不适当的人呢？”集合诸贝勒说：“你们把各种各样吃的东西给我送来，在我心中想你们送来吃的东西，不如英明地处理承担的国事，我以为这个最好。所有的人如果对国有益处，有高明的见解，要报告那种见解，布告于国人。如果没有高明见解，就不要违背我指示的原则处理。为何写不适应的人而引见呢？”要重新处理，废七条，为三条。

○八月，宁远、山海关的兵，来攻河东的耀州城，大破他们的兵，有的淹死。有的杀死。那时，耀州城不坚固，重新修筑，才有人身那样高。尼堪兵在娘娘宫的渡口渡过，夜间来攻，没能攻下，天快明时败走了，诸申兵尾追，跳入水中杀了。博尔晋虾去征讨住东海边的国人，带五百户回来了。汗在河岸迎接，为新来的人，杀牛羊设宴。

○初八，在耀州戍守的大臣们大破尼堪兵，送来获得的马六百七十匹、甲胄、各种战利品时，汗迎接到堂子叩头，在离十里处杀牛、祭纛。问大破（尼堪）兵的大臣们攻破情况，按他们的官职赏给获得的马，给银牌各一个。其余的马分给兵。

○初九，科尔沁的鄂巴台吉送的书信说：“曾对天杀白马，对地杀黑牛，撒血立誓：两国想成为一国。并说我们将所有的战争中互相出兵援助。洪巴图鲁派温济泽克依、扎尔

固齐为使者来说：‘听说，察哈尔的兵下月的十五出发指向你们。阿鲁的察哈尔到南面的察哈尔来，并说在结冰、草枯以前，将夹击科尔沁’。去年听到真实消息后，要派使者时，汗先听到了消息，曾急速派遣伊沙穆带十匹马来。现今这消息真实。汗知道援兵多少，要带放千门炮的人来，不知道其他喀尔喀（原注：喀尔喀是部名）。洪巴图鲁急速收割田地，说想与我们会合。我们信赖洪巴图鲁、巴林二人。听说，宰萨、巴哈达尔汉二人和察哈尔有一起来攻的样子。如果察哈尔、喀尔喀来攻我们，那么从那背后去他的家，以汗的英明一定会知道。”

○初九，雅瑚、喀木达尼带卦勒察户来，汗在十里处迎接，对天叩头三次，随后杀牛，祭纛。摆桌二百张，杀牛羊，演尼堪各种顽艺，设大宴。带来的人口数一千九百，男子五百四十人。

○初十，派遣阿尔津、辛达什、巴奔、尼奇四人为使者去科尔沁，带尼堪炮手八人去了。

○送鄂巴台吉的文书说：“你们说要派兵来，如果说多派来，就多派。如果说少派来，就少派。你们不要太担心，不在兵的多少，而在天意。都是天立的国。如果恃多杀少，天能允许吗？如果你们整固城池，守城迎战，那么察哈尔将不能攻取而退去。如果不那样，就将败走而坏大业。不败走，只得后退，考虑及此也不能征服你们。在那时你们也可能安心。从前扎萨克图汗没有战胜辉发的五百兵、五十甲退去了，再也没有侵犯辉发。在旷野会战，就像是抛背式骨、或俯、或仰地落下！说在旷野作战的人是庸懦的人。不要听信他们的话。说在城迎战的人是勇敢的人。守城作战，如果（敌）不胜退去，那时出战将取胜。那才是所说真正勇敢的

人。今和察哈尔和睦已经不可能了。从过去图门汗以来到今天，察哈尔、喀尔喀常来袭击掠夺你们，你们有何罪吗？几次破坏和平，都是他们寻机攻杀，会因你们没有罪就停止了吗？尼堪、朝鲜、辉发、叶赫、哈达、我们满州若没有城池，你们蒙古人将连一碗饭也不能使我们吃。我们庸懦依赖城池为生。”

○察哈尔的扎尔布台吉、色楞台吉是初次来向英明汗叩头行礼。在归去时，赏给许多蟒缎的无扇肩朝衣、貂皮和猞猁狲皮的皮端罩、缎子、财物、甲胄，送走了。（原注：扎尔布，色楞都是察哈尔汗的孙子。在他们中间争夺汗位内乱，逃到了科尔沁。从科尔沁来向汗叩头。）

○在海州地方的甘泉铺以南叶克书堡，毛文龙的兵三百人，在夜间来攻时，堡中没有披甲的人参战，杀了四人，敌人又那样退去。听到作战的炮声，戍守在海州边境的宰萨和乌勒坤追击，杀了一百七十人。在那堡中有尼堪男子一百余人，派人去毛文龙那里想要逃出，才迎接来了。于是将那村的尼堪全部杀死。

○十四，阿布泰纳克出、扬古里、巴笃礼、彻尔格带来卦勒察等的编户，汗去五里处迎接，杀牛羊，带黄酒、烧酒去设宴。

○十六，给新带来的卦勒察分编为三等，凑集衣服、蟒缎的无扇肩朝衣、豹皮的皮端罩、缎子的袍、毛青布的袍、衬衣、裤、暖帽、靴、腰带、被、褥、弓、撒袋、鞍、辔、阿哈、牛、柜、立柜、住屋、器皿等东西，按等级全都平均给男女。

第六十六卷

天命十年（1625）八月至十一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八月十七，汗说：“从古到今，听说过饮烧酒、黄酒的人，‘饮酒就能获得那样的东西，那样的才德’的话吗？却听说过：‘饮酒后与人打架，用刀刺人、砍人。他得报应被杀，从马上掉下来，手足跌断，脖子跌断死去，被妖怪抓住死去，呼息不通，得了噎病，和父母兄弟交恶，喝醉毁坏器皿，家业破产，降职衰败’。在饿时酒不能饱肚子。而要作小水饹子、饸饹吃，煮汤喝。另作麻花吃，煮饺子吃，准备各种饸饹和黄米饭吃。酿酒、作饸饹都同样是用小黄米。酒可亡身，饸饹可饱肚子。不吃饱肚子的东西，为何饮亡身之物呢？没有本事的人饮酒，将丧命。有才能的好的人饮酒，将失才。汗、诸贝勒以为非。如果夫饮，妻嫌怨。妻饮，夫以为非。包衣阿哈不能忍受将逃走。饮烧酒、黄酒有什么好处呢？从前的贤人说：‘良药苦口利于病。美酒可口害其身。悦耳之言无济于事，忠言逆耳利于行。’要禁止过度饮酒。”

○乙丑年八月二十三，派达敏送去的文书说：“你们阿拜、巴布泰出征的兵，到宁古塔后，护送带回来的人。你们本人带相当的兵来。随后把剩下的兵都委派给八旗的大臣们留在宁古塔。要造刀船。造刀船的事，不让村上的人知道。暗地里造，刀船造完后，就渡过到那边去，在那里报诺敏之仇。用计去杀，用力获得也杀。不留男子。”

○十月初三，喀尔喀的诸贝勒无故搭话，又说杀了昂阿的事，使者来说些零碎的事，所以不派使者回报，送去的书信说："说杀了昂阿的事，昂阿是我的兄弟吗？常截杀我的使者，我把昂阿作为敌人杀了。你们兄弟杀了劳萨的儿子们，是仇敌吗？为别处的汤古特部的喇嘛，你们杀了自己的兄弟，你们杀了兄弟，（我）杀了是敌人的昂阿，你们还有什么说的？你们说就能释放昂阿的子弟了吗？恩格德尔、莽果尔代不是诸申，因为父亲收养的不好来了。现今因为报我收养之恩，要说要回到父亲那里去，我能制止吗？不去的人，我能逮扑送出吗？你们为何参与这事？要是说宰赛儿子们的事，宰赛说过他自己把我作为父亲往来。违背其言而不往来，所以我不让儿子们去，正是这样加以扣留。你们说就能释放了宰赛吗？为何参与这事呢？如果说，就我们父子间谈。巴克遵守约会不断往来，把巴克本人、他的儿子们全都释放回去了。你们说就能释放其人吗？如果说这样的事，你们不要来。今后，如果说国家大事，要听信巴克、巴浑的话。不要听信其他人的话。不要说尼堪欲与我和睦。如果你们和我合伙，那么把你作为中立者可能听你们的话。若与尼塔结伙，那么谁听你们的话呢？不要说僭越的话。恐致羞耻。"（原注：这是送给巴浑的书信。巴浑是蒙古的巴约特部的贝勒，言行都好。）

○那天，奇马纳、苏纳哈在初四来报告说："塔拜阿哥获得男子四百、九百口。阿巴泰阿哥、巴布泰阿哥获得男子二百、六百口。"（原注：说获得了男子、人口的事，是指去带东海地方的国人来的事。）

汗说："我们常常收养尼堪，他们尼堪并不停止准备棍棒。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要去各自的村。去后要鉴别村

的尼堪。听说：‘豹的色在外面，人的色在心中’。恐怕你们听信奸诈的人的话，所以要以公正之心详加鉴别。不是我们赞许任用的官员，是尼堪的旧官，现今被革职人、秀才们、大人们，接受从对方派遣的奸细带来的话，煽动这村的人，都是这些人。要鉴别那些人，加以处分。（原注：说处分的事，就是杀了。）为我们筑城郭，纳贡赋的人，要加以收养，并令编庄。还有没有妻子的单身汉，该收养的就收养，给妻、衣服、牛、驴、粮编庄。不能收养的单身汉、不服从的人也处分。另外从八贝勒家的庄（拖克索）的尼堪开始，把诸申家的尼堪，全都逮扑，按鉴别之例加以鉴别。诸申的奇怪的人，讨厌的人，顽固的人们，说：‘在我家没有了，不知道了’，隐匿不交时定罪。不是尼堪时的千总，我们现今任用为千总的人，最初住在沈阳并把父母、户口全带来的人，加以赦免。住在沈阳，不带父母，也不带爱妻来，伪称住家，仅是不亲爱的妻和自己来住的人，不准住。不是原来住的家，从九月以来因耀州、海州的消息受惊而来沈阳的人，不准住。要按鉴别之例加以鉴别。在鉴别时，恐怕像钟魁那样取银赦免。沈阳、抚西、开原、铁岭属下的当地人，要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加宽大的鉴别。从广宁移来的人，次于抚西、沈阳的人宽大鉴别。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成一庄。把庄头的兄弟要算入那十三男子的数中，庄头自己来沈阳住在牛录额真家的邻近。要使二庄头住在一个地方。如果有什么役使，那二庄头可以轮流前往督催。诸申不要参与。把庄头的名，庄的十二男子的名，牛、驴的毛色都写上交给村的章京，去的大臣书写带来。”

○杀尼堪时，指出他们的乱行罪恶说：“我占领辽东后，没有杀害你们，没动住的房，耕的田，没有侵占家的任

何东西，加以收养。就是那样收养也不顺从，古河的人杀我派去的人，叛变了。马家寨的人杀我派去的使者叛变了。镇江的人逮扑我任命的佟游击，送给尼堪叛变了。长岛的人逮扑我派去的人，送到广宁。双山的人定约，带那边的兵来，杀了我方的人。魏秀才告发岫岩的人叛去了。复州的人叛变，定约带尼堪的船来了。平顶山麓的人杀了我方的四十人，叛变了。不念我收养之恩，仍与尼堪一方合伙，所以杀了有罪恶的人。没有罪恶的人照旧居住。因为不停止骚乱，才迁移到北方来，全都给房、田、粮食、加以收养。就是那样收养，还是引入奸细，接受札付，逃叛的人并不断绝。今年船城的人、耀州的人派人去尼堪，定约接应逃去的户，带来了兵。在尼堪兵来时，彰义站的人要用棍棒打诸申，准备了棒子。另外鞍山、海州、金船、首山及其周围堡的人，都引进奸细，定约带来兵，以便叛逃。你们在我们不防备时，那样杀诸申而去的人、准备棍棒的人，在我们狩猎、出兵后，你们能安静吗？开始引入尼堪派的奸细，接收札付、准备棍棒等各种坏事，都是你们在外面住的秀才、官员的亲戚、早先以大人身份生活的人。在沈阳住的官员，修筑城郭、纳贡赋的人知道什么呢？是受你们的罪行牵连被杀。尽管收养，你们都不念收养之恩，仍思念尼堪方面，正是为此杀你们外面的为首的人。小人筑城，不收留来的奸细，如果逃去，也仅是他一身逃去，正是如此将要收养小人。若收养的人放在公中，那么也会被诸申侵害，全都编入汗、诸贝勒的庄中。一庄男子十三人、牛七头、田百日。其中二十日为贡赋的东西，八十日是你们自己吃的东西。”

○诸贝勒说：“你们尼堪官员要收取各自的近亲，远亲不要收取。若贪财任意收取，恐怕你们脸面无光”。八旗的

大臣们分派到各路，去到每个村堡，或留或杀后，鉴别收养的男子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一备御各编一庄。在那次杀了有地位的人、秀才们以后，到淑勒昆都仑汗(应为天聪汗)即位时，惋惜之至，调查剩下的秀才们的优劣，重新按尼堪制度考试选拔三百余名秀才，各免二丁的贡赋。

○十九，去鄂巴的阿拉赛带来的书信说："绰尔济喇嘛为科尔沁、察哈尔两部讲和来了。说二部要和好就讲和，要决裂就说决裂。汗对津泰说：'你们兄弟心中有事，还未筑城。存心欺骗，希望明言.'对这个如何回答？汗是知道的。自从阿拉赛来后，有三、四次消息，说（敌）兵来是真实的。真是兵出发的消息，就急速派遣使者。援兵的事，以后将派遣使者通知"。

○二十八，鄂巴送的书信说："洪巴图鲁派使者来报告：'这边的察哈尔，在本月十一会合，十五出发'。我们对察哈尔没犯大罪，在安静地生活时，察哈尔无故杀达莱台吉去了。今又想杀要到这里来。达尔汉台吉弃扎来特、锡伯、萨哈尔察去东方。仅有我们为首的三人住在城中，并且说：'若死，就是一命，若乾就是尘埃'。魏征和我们两人先得消息就急速来了。汗说过：'如果诸贝勒来，就派万兵。大人们来就派千兵'。并说：'可以派诸贝勒的儿子们去'。最近听到消息，急派这大人去。派多少兵，汗的英明是知道的"。

○十一月初二，科尔沁的色楞台吉、古木布台吉带马四匹，来向汗叩头。

○初五，科尔沁的鄂巴台吉的使者班地一人和四人同来，报告说："察哈尔的兵来是真实的。看见那势派"。因

此，派遣八旗的二十人，随同孟格图，在初六去了。

○初六，“喇嘛来投弃汗说：‘蒙古的诸贝勒养活不好，汗养活的好’。喇嘛萨哈尔察等抛弃出生地和喝的水，随从喇嘛来了，还有什么比那个更可怜？由于这来的功，随从来的萨哈尔察等子孙万代免纳贡赋。犯了罪，另作处理，犯了罚财物罪，也免罚。永沐慈爱之道”。记录下来，给了一百三十二人敕书。（原注：喇嘛是汤古特部的人，投奔蒙古科尔沁地方的诸贝勒，获悉英明汗虔诚，投奔到辽东来了。）

○察哈尔的兵来围科尔沁。在初十，汗率诸贝勒、诸大臣出兵援助科尔沁。到开原城以北的镇北堡，汗返回，派莽古尔泰贝勒、四贝勒、阿布泰台吉、济尔哈朗台吉、阿济格台吉、硕托台吉、萨哈连台吉率挑选的精兵五千人前进。汗率诸贝勒、诸大臣、众兵返回了。那天晚上，在亥刻派二人去，送给出征诸贝勒的指示说：“去阿拉改、喀勒珠时，有放炮的，不要去那里了。从农安塔这边，如果得到从那边来的消息，有能送到那边的消息，就停在农安，要把从那边来的蒙古使者派向那边。对派遣的使者说：‘我们只等待，去一昼夜，来一昼夜，过时不候，’派遣回去。若全然得不到那边来的消息，那么要等待派去哨探搜索的兵，然后回来”。出征的诸贝勒到浓安了。察哈尔的兵正要攻占科尔沁，听说金兵到来，连夜离去了。随后诸贝勒回来了。（原注：阿拉改、喀勒珠、农安是地名）。

○十八，喀尔喀的巴浑的使者三人来了，“上书给英明汗、八贝勒：希望五部的使者去是当然的。因为听说，宰赛、色奔二人和察哈尔的汗一起出兵，洪巴图鲁发怒，便派遣博木博泰去宰赛那里，派囊努克去巴哈达尔汉那里，要求停止。那诸贝勒拒不听从，所以喀尔喀的一半和察哈尔的汗

一起出兵。考虑到英明汗可能说，怎样与我一起遵道行事，所以没派使者。即使不准去，也没听去了。这是想推托这两件事。说了在秋天想派的使者，说了在前月想来的使者，这书信的话，全是用洪巴图鲁的话说的。如果五部的使者不来，如果洪巴图鲁奸诈违背约会，那么和好将破坏。你们要报告的话，派使者报告给汗，但不知全部报告没有？如果尽能力在二者中间都很好地回答，那么考虑汗和诸贝勒可能倍加爱护。惟恐说我虚假，所以说明告知”。

第六十七卷

天命十年（1625）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从“奉天承运的皇帝说”直到“不要怠慢”的训言，总兵官以下，直到备御，要写在所有敕书的开头，继“不要怠慢”后要写各等级的诸大臣的名、功绩、死罪、罚罪。

○一圈以下的文书是一敕书。

○镶【原档残缺】

“奉天承运的皇帝说，观古代圣君治天下，以武威定黎民，没有仅用文治，不治武备的。我仿效过去设立武官。领受敕书的人，要以公正之心要求自己，以仁慈之心抚养众人，以明智之心详察细处，知邪、止暴。不图自身安闲。如此行事，恩及父祖，福遣子孙，身家永远尊贵。谨慎不要怠慢”。

○康古里是那木都鲁路的大人，抛弃故土来投的功，还勤勉政治，能管辖兵，为三等总官，免二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喀克笃礼是那木都鲁大人，抛弃故土来投的功，还能勤勉政治，能管辖兵，为三等总兵官，免三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武讷格勤勉治政，能管辖兵，为三等总兵官，免三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阿山勤勉政治，能管辖兵，为一等参将，免一次死

罪。”

○“吉巴克达是风间路的大人，抛弃故土来投的功，弟兑勒慎继为一等参将，免二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克彻尼是绥芬路的大人，抛弃故土来投的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参将，免二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瑚瓦山由于父的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参将，免一次死罪”。

○“季思哈从乌拉来投的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参将，免一次死罪”。

○“济尔海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索海由于父的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三次死罪。

○雅什塔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一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吴达海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二等游击”。

○“锡拉纳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李山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博博图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巴兰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汉泰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茂达色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单谭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塔海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方吉纳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喀萨里为备御”。

○“都木拜为备御”。

○“阿萨里为备御”。

○“东山为备御”。

○“乌山泰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马克图由于父的功为备御，免一次死罪，子孙永沐仁爱之道”。

○“巴锡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乌西泰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赵德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福拉塔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扎努颗尔坤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汤角是奇仑路的人，抛弃故土来投的功，为备御。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绰木诺马兰是拉林的人，抛弃故土来投的功，为半备御，免二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瑚什里是海兰路的大人，抛弃故土来的投的功，免

一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噶布拉是萨齐库路的大人，抛弃故土来投的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免二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珠瑚达是兴喀路的大人，抛弃故土来投的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免一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萨克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松郭图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硕博锡是斐优城的人，父彻木特和抛弃故土来投的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免二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伊拜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皮雅达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萨木哈图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楞额礼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正黄旗。

○“尤德赫是雅兰路的大人，抛弃故土来投的功，弟和勒多继为二等参将。免一次死罪”。

○“荆古尔达是扎库塔路的大人，抛弃故土跟随来的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参将，免二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阿什达尔汉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一

等参将，免一次死罪”。

○“英俄勒岱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为三等参将，免一次死罪”。

○“苏纳从叶赫来投的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一等参将，免一次死罪”。

○“拜出喀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二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喀木塔尼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尼恩珠是额赫库伦路的大人，抛弃故土来投的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二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辛泰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二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巴达是扎库塔路的人，抛弃故土来投的功，为三等游击，免二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阿济格尼堪由于父功，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托克托辉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宜尔登由于父的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副将，免一次死罪”。

○“泽克都里是额赫库伦路的人，抛弃故土来投的功，为备御，免一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喀囊噶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绰哈尔由于父的功，为备御”。

○“巴当阿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尊塔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苏桥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毕鲁海抛弃尼堪的故土来投的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免一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库尼雅克塔是恒郭路的人，抛弃故土来投的功，为备御，免二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苏瓦延伊拉泰，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塔木拜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马勒图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免一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达岱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哈尔松阿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浑塔由于父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额参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布延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特登额是萨齐库的人，乌拉人要驱赶带去，不随从，抛弃兄弟来投的功，子为备御，免二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马拉噶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绥占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阿玉什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

御”。

○“鄂勒标是扎库塔路的人，抛弃故土来投的功，为备御，免一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图勒伸马法是扎库塔的人，抛弃故土来投的功，免二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诺木图从乌拉来投的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免一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僧格是宁古塔路的大人，抛弃故土来投的功，子尼雅纽克为备御，免一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色纽克由于父僧格抛弃故土来投的功，免一次死罪”。

○“纳木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颗郭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布延图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蒙古的巴笃礼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锡伯部的巴达纳，抛弃父祖故乡的出生地，带男三十人来投的功，升为备御官员，因巴达纳死了，使弟和罗辉继为备御，不使从锡伯带来的人交纳贡赋，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丙寅年五月二十六给了。

第六十八卷

天命十年（1625）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正红旗的档子

○“和硕图由于父的功，能勤勉政治，能管辖兵，为一等总兵官，免三次死罪”。

○“叶克书是尼马察路的大人，抛弃故土来的功，能勤勉政治，能管辖兵，为三等副将，免二次死罪”。

○“奇汤古尔来投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参将，免二次死罪”。

○“叶古德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二等参将，免一次死罪”。

○“察哈拉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参将，免一次死罪”。

○“洪尼雅喀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芬萨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达扬阿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乌勒坤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纳米达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一等游

击，免一次死罪”。

○“穆尔泰由于父的功，为备御”。

○“图莱由于父的功，为备御”。

○“锡汉费扬古由于父的功，为备御”。

○“光实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茂巴里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宰萨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罗屯马法是多尔济河路的大人，抛弃故土来投的功，孙发谭为备御”。

○“纳汉泰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归满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硕占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荆达尔汉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托克推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都木拜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免一次罚（银）罪。

○“荆生额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哈克萨哈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吴巴海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恩格图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福喀纳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色纽是瑚尔哈路的大人。由于来报告瑚尔哈的人扑杀去的使者的消息的功，又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免一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图黑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通贵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锡特海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爱兴阿抛弃斐优城故土来投的功，又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瑚勒瑚里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喀克达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免一次罚（银）罪。”

○“喀尔达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免一次罚（银）的罪。”

○“库尔昧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免一次罚（银）的罪。”

○“绰罗克依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免一次罚（银）的罪。”

○“叶赫的劳萨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济木库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镶红旗的档子

○“多弼额齐克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参将。”

○“哈哈纳是那木都鲁路大人，抛弃故土来投的功，能

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噶鲁由于父的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参将，免一次死罪。”

○“绰和诺是那木都鲁路的大人，抛弃故土来投的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阿兰柱由于父的功，公正勤勉，尽力死了，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荪嘉秦巴延由于战死的功，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郎格由于战死的功，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郎色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彰什巴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旺善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

○“克里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

○“鄂巴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苏山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哈拉库济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桑古里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觉善由于父的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瓦尔喀额齐克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阿山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为备御。”

○“博格依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伊拉秦巴颜由于战死的功，为备御。”

○“叶臣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谭泰珠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单谭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安冲哈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伊尔格尼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伊勒穆由于父的功，又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什汤阿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恒郭的子博尔堆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完珠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库尔禅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库拜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为备御。”

○“彰济泰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扬古里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王格由于战死功，为备御。”

○“发都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东郭罗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叶赫的劳萨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为备御。”

○“噶尔图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达瑚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爱图完由于登上十三山山顶占领了的功，为备御。”

○“尼堪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图勒坤派为戍守兵时，能信任，贡献多，死身的功，为备御。

○“绰纳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吴巴海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岱达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喀勒冲济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巴延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托和齐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阿珠瑚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为备御。”

○“里叶里叶浑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

御。”

○“马兴阿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海色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吴善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尼约勒茂诺【原档残缺】额依门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第六十九卷

天命十年（1625）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镶兰（旗）

○“莽谭能勤勉政治，能管辖兵，为三等付将，免二次死罪。”

○“苏赛能勤勉政治，能管辖兵，为三等付将，免二次死罪。”

○“顾三台能勤勉政治，能管辖兵，为三等付将，免二次死罪。”

○“康喀赉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参将，免一次死罪。”

○“郎色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为二等参将，免一次死罪。”

○“郎济达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额伸特依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参将，免二次死罪。”

○“雅母布立最初是瓦尔喀路的大人，抛弃故土来投的功，战死的功，为参将，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胡什布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二等参将，免一次死罪。”

○“苏巴海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二等参

将，免一次死罪。”

○“诺木和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二次死罪。”

○“罗奇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孙堆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瑚瓦萨哈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多布依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额莽格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嘉素兰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瑚锡吞由于兄的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雅希禅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莽古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为备御，免一次死罪。”

○“莫多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东阿米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叶克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尼喀达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达布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赛木喀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阿尔泰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凡都里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劳山泰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雅布喀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什特库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尼汤阿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免一次死罪。”

○“延珠瑚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塔哈布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岱苏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免一次死罪。”

○“托敏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免一次死罪。”

○“温泰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免一次死罪。”

○“里木布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免一次死罪。”

○“尼努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兴嘉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正兰旗

○“托博辉能勤治于政，能管辖兵，为三等付将。”

○“伊勒伸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参将，免一次死罪。”

○“贝和齐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

○“色勒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

○“瑚锡吞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瑚瓦克塔喀是虎尔哈路的人，由于带自己兄弟来投的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延布禄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阿福尼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拜瑚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巴布瑚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二等游击，免二次死罪。”

○“苏萨兰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二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邦苏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苏勒肖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为备御。”

○“岱莽阿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瑚纽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尼堪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都昧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鄂德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穆哈连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博类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拜恩岱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多克硕和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莽颗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贝衮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嘉木舒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爱巴里由于父的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阿莱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扎齐巴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吞塔什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布善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扬古里由于在所有战斗中亲自冲锋在前的功，任为继八贝勒之下左翼兵的额真，一等总兵官，免三次死罪，免

一千二百五两的罪。把这谕旨写在文书上，八贝勒以下，诸备御以上挂在脖上。

○正白旗。

○“楞额礼勤勉政治，能管辖兵，为一等总兵官，免二次死罪。”

○“拜恩图勤勉政治，能管辖兵，为一等付将。”

○“哈山勤勉政治，能管辖兵，为三等付将，免二次死罪。”

○“雅希禅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一等参将，免一次死罪。”

○“霸奇兰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一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雅瑚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满达尔汉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拜山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

○“汤阿里的儿子喀喀木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博尔晋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阿岱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鄂奔堆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彰山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塔纳喀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巴锡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苏勒东阿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和罗辉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瑚什布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纳木泰乌济和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王津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钟郭堆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喀尔喀马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爱通阿起初是斐优城的一大人，由于来投汗的功，任命弟鄂木硕颗为备御，免一次死罪。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

○“特木鲁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顺扎秦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图鲁什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达济汉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巴思哈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汉都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托和齐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马福塔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雅尔布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巴布海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阿什克【原档残缺】”

○“巴雅尔图的儿子阿宰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喀尔交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达尔汉额驸勤勉政治，能管辖兵，为三等付将，免二次死罪。”

○“达珠瑚勤勉政治，能管辖兵，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尼喀里是宁古塔路的大人，抛弃故土来投的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二等参将，免一次死罪。”

○“雅尔纳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为三等参将，免一次死罪。”

○“阿勒哈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多内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第七十卷

天命十年（1625）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鄂内是扎库塔路的大人，抛弃故土来投的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泽尔济诺是扎库塔路的人，抛弃故土来投的功，能完成弟喀珠的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二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吴巴海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福克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努山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窝和德来投的功，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阿桥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额勒奇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的原则，为备御。”

○“珠克苏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为备御。”

○“哈宁阿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齐尔格伸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库瓦泰珠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为备御。”

○“阿布泰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冲济喀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彻彻克依的儿子鄂米纳，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萨木占巴颜因战死，为备御。”

○“囊金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青善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纳齐布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硕勒和马法的功，济逊为备御。”

○“扬善为备御。”

○“魏齐为备御。”

○“诺约多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瑚勒迈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布岱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这原则，为备御。”

○“诺敏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原则，为备御。”

○以下是八旗新（附的）卦勒察的敕书的档子。

汗说：“萨布图是卦勒察路的大人，抛弃父祖坟墓、出生地、喝的水，翻山涉水走一月路程来，还有比那个更可怜的吗？这来投的功，从那里跟随来的人子孙万代都免纳贡赋。若误犯死罪，免死。若犯罚财物的罪，免罚。永沐仁爱之道。”第一等萨布图，第二等翁阿岱、鄂尼，第三等桑什纳、杭瑚、伊济库瓦、古里木布鲁、恩都伦、伊勒噶纳、乌尔瑚马克，第四等哈劳、莫鲁格、库什肯、鄂诺珠、噶尔图、硕勒必纳、巴达布鲁、诺奇、萨木达里、库瓦拉喀马法、魁坤马法。不披甲，持弓的人阿济根塔什衮、多里木布僧格德、特什伦、库瓦拉喀、特木尔图、阿哈达。

汗说：“真柱肯是卦勒察路的人，抛弃父祖坟墓、出生

地、喝的水，翻山涉水走一月路程来，还有比那个更可怜的吗？任为备御，免一次死罪。这来投的功，从那里跟随来的人子孙万代都免纳贡赋。若误犯死罪，免死。若犯罚财物的罪，免罚。子孙万代永沐仁爱之道。”第一鄂勒巴噶、锡特海、英格依、图什图、莽郭春、布和勒济、马里、彻彻布，第四等莽济珠、达尔汉、茂纽、博勒格、乌诺布。不披甲，持弓的人托岱、乌泽依、察尔济、塔拉克纳、尊堆、伊什尔汉、古纳塔。

汗说：“阿尔奇纳、彻齐克墨尔根、巴木布里、色勒交是虎尔哈路的大人，住在东海的岛上，与鱼、鸟共同生活。抛弃父祖的坟墓、出生地、喝的水，翻山涉水走一个月的路程来，还有比那个更可怜的吗？这来投的功，从那里跟随来的人子孙万代都免纳贡赋。若误犯死罪，免死。若犯罚财物的罪，免罚。永沐仁爱之道。”萨瓦勒济、绰诺和、额勒桥、喀尔图、达米善、伊良伦、奇木里克、瑚纽兰、萨哈连、宁汤济、伊尔扣、什郎阿、桑济纳、都伊齐、偏偏、阿布达、莽阿珠、扎布照、莫勒特格、伊里纳、福勒都、苏和臣、推喀、赛郎郭、穆郎噶、郭勒珠、尼木拉、古勒瑚、阿木瑚、济松阿、赛毛、德锡诺、都流、济苏勒、纳陶、济木舒、博济纳、魏楞额、什哈纳、卓博图、隆尼雅哈、萨陶、扎勒噶纳、博钟济、硕桑阿、阿纽、卓里哈。

○“噶勒珠、硕色、马兰从拉林来投的功，子孙万代免纳贡赋。若误犯死罪，免死。若犯罚财物的罪，免罚。”第二等纳木泰马法，第三等硕什塔、瑚雅木苏、爱图，第四等拉巴、塔凌阿、哈岱。不披甲，持弓的人巴木布达、达莱、硕浑、浑岱、什济喀、伊哈达噶勒珠、苏赛。把这功写在彻内的敕书中。

汗说：“绥顺是卦勒察路的大人。抛弃父祖的坟墓、出

生地、喝的水，翻山涉水走一月路程来，还有比那个更可怜的吗？这来投的功，从那里跟随来的人子孙万代都免纳贡赋。若误犯死罪，免死。若犯罚财物的罪，免罚。永沐仁爱之道。“第一等绥顺，第二等图勒瑚、萨哈连、达尔汉，第三等鄂勒博、罗堆、托奈、珠兰泰、隆颗、泰古完、布勒塔纳、阿哈泰，第四等彰古达、纳尔布、克依顺、诺木和。不披甲，持弓的人彰塔布、达都、多弼、钟辉、扬改、库瓦塔、纳和布、泽勒古窝、阴德什。不披甲的老翁汤苏马法、塔努马法、拜瑚马法、颗升里马法。

汗说：“鄂勒标是卦勒察路的大人，抛弃父祖的坟墓、出生地、喝的水，翻山涉水走一月路程来，还有比那个更可怜的吗？这来的功，从那里跟随来的人子孙万代都免纳贡赋。若误犯死罪，免死。若犯罚财物的罪，免罚。永沐仁爱之道。”第一等鄂勒标，第二等图勒瑚，第三等纳赛，第四等库瓦塔、奇木喀拉、汤吉纳。不披甲，持弓的人鄂尼喀、达尔汉、乌勒喀马法、方喀拉、阿纳泰。

○“喀木塔尼牛录的乌拉禅、尼堪带男子十五人，从乌拉逃来的功，达肖带男子八人从蒙古逃来的功，子孙万代都免纳贡赋。若误犯死罪，免死。若犯罚财物的罪，免罚。”把乌拉禅、尼堪的这功，写在喀木塔尼的敕书中。

○“诺木图牛录的浑岱、巴珠、格布库从锡伯带子女们逃来的功，子孙万代都免纳贡赋。若误犯死罪，免死。若犯罚财物的罪，免罚。”把浑岱、巴珠这功写在诺木图的敕书中。

汗说：“伊诺克是卦勒察路的大人，抛弃父祖坟墓、出生地、喝的水，翻山涉水走一月路程来，还有比那个更可怜的吗？这来的功，从那里跟随来的人子孙万代都免纳贡赋，

若误犯死罪，免死。若犯罚财罪，免罚。永沐仁爱之道。”伊诺克第一等，萨木图里、推布纳、泽克德诺三人第二等，刘哈、扎达布、窝流、真都肯、特木德和、茂和塔、阿拉哈、宜尔登、阿布萨兰、高和德、额尔古德、扎木喀、古纳喀、拜塔堪、青济布十五人第三等。莽郭、浑岱、奇拉标、乌达布、巴古拉、库勒克特、巴什塔、阿鲁喀、图英格、额津格、克勒、衮济、多多瑚、阿鲁、门那、根特依、布哈图巴克什、青济努、旺德这二十人第四等，不披甲，持弓的人格莫德、多内、勒克尼、多里善、哈里瑚、阿哈纳、瓦马地、旺阿达、苏班达、劳达哈马法。

汗说：“颗齐虾是卦勒察路的大人，抛弃父祖坟墓、出生地、喝的水，翻山涉水走一月路程来，还有比那个更可怜的吗？这来投的功，从那里跟随来的人子孙万代都免纳贡赋，若误犯死罪，免死。若犯罚财物的罪，免罚。永沐仁爱之道。”第一等颗齐虾、布岱、卓尔郭岱、噶珠、达哈泰、萨努墨尔根、卓多福这七人，第二等阿木奇拉、噶纳哈、布尔哈善、贝托和、肖库诺这五人，第三等恩格德、布库里、莽古、都谭、什拉巴、卓博勒图、迈色、钟济纳、和托、都勒巴噶、苟德诺、哈木图尼、乌古伦、卓奇拉、乌达、岱恩达里这十六人，第四等不披甲，持弓的人浑齐、额克诺、郭必勒图、雅奇、博尔和、特苏布、扎木、阿奈、珠库、约尔多、布拉克、扎色豪马法、布尔哈图马法。

○锡兰（旗）

汗说：“松苏、布叶里是卦勒察的大人，抛弃父祖坟墓、出生地、喝的水，翻山涉水走一月路程来，还有比那个更可怜的吗？这来投的功，从那里跟随来的人子孙万代都免纳贡赋。若误犯死罪，免死。若犯罚财物的罪，免罚。永沐

仁爱之道。”松荪、布叶里第一等，瓦济纳、扎本海、英格依这三人第二等。第三等明改、阿布勒泰、费扬济纳、彰颗达、恩格布、巴兰、扎努、布木拜，第四等克出、博克梯、塔噶泰、鄂木硕诺、吞泰、赛木布鲁、敏达里、阴德黑、布塔哈、阴德布、齐勒巴纳、扎塔布、卓尔辉、巴什图、伊巴旦、额嫩、颗纳塔、阿哈尼、珠尔噶、和尔布、珠德布、雅木什纳。不披甲，持弓的人布宰、堪济布、噶里、岱禅、克勒、布格德、福勒、和济里、巴瑚、尼什哈、阴德布、伊鲁哈、巴哈达、萨哈济、托依、纽和马法、阿尔占马法、顿都瑚马法、托莫罗马法。

○正兰

汗说：“郭里虾是卦勒察路的大人，抛弃父祖的坟墓、出生地、喝的水，翻山涉水走一个月路程来，还有比那个更可怜的吗？这来投的功，从那里跟随来的人子孙万代都免纳贡赋。若误犯死罪，免死。若犯罚财物的罪，免罚。永沐仁爱之道。”郭里虾第一等，尼堪、肖瑚达、博尔奇达这三人第二等。萨纳布、什兰泰、孙托布、伊托堪、额布特依这五人第三等，克勒、巴古拉、马拉瑚、古纳塔、福道、塔木拜、莽郭、阿木拜、喀木标、伊努、莽古、什拉布、托塔尼、布勒塔纳、达桑阿这十五人第四等。不披甲，持弓的人阿勒瑚达马法、鄂隆郭马法、泰博和马法、额特和萨满、纳里布马法、魏塔纳马法、克泰马法、卓纳哈马法、功济纳马法、米汉马法、萨哈连马法。

汗说：“和托巴颜是卦勒察路的大人，抛弃父祖的坟墓、出生地、喝的水，翻山涉水走一个月路程来，还有比那个更可怜的吗？这来投的功，从那里跟随来的人子孙万代都免纳贡赋。若误犯死罪，免死。若犯罚财物的罪，免罚，永沐仁爱之道。”和托巴颜第一等，扎木哈尼、阿木布、克克济

马法这三人第二等，马塔拉马法、汤珠、塔尼喀、图囊阿、恩济福、库色诺、和流、奇流、扎勒图、阿纽、巴尔布、鄂木拜、莽嘉、巴勒珠、囊纳里这十五人第三等。托奇纳、泽尔什、额图、克依克德、塔泰、福达里、布里堪、巴图汉、都瑚禅、勒克钟格、克依克德、额克马法、叶古德、尼堪马法、尼克苏这十五人第四等，不披甲，持弓的人鄂勒噶里、乌里堪、额伊松格、多哈、乌堪珠、拜恩达、占多福、图鲁、巴萨布鲁、阿里郭完马法、善图、蔡瑚马法、瓦尔喀、隆颗、纳努图、雅珠、罗必达、强钱、额布奇马法、硕珠。不持弓，不披甲的无职的人达哈木、巴苏图马法、哄托里、布尔噶善、托特图、喀木珠、马里堪。

汗说："伊尔海、瓦尔喀是卦勒察路的大人，抛弃父祖坟墓、出生地、喝的水，翻山涉水走一个月的路程来，还有比那个更可怜的吗？这来的功，从那里跟随来的人子孙万代都免纳贡赋。若误犯死罪，免死。若犯罚财物的罪，免罚。永沐仁爱之道。"伊尔海、瓦尔喀第一等，布尔海、特尔古真、和托、伊扎克马法、堆纳马法这五人第二等，颗济纳、法塔哈、萨哈连、丁肖、鄂勒济莫、托克推、鄂迈、什塔噶、和齐坤、库里、乌达里、叶和臣、都尔顺、鄂塔、浑岱、马勒达、卓济尼、萨勒古里、巴达木、济珠、阿木布里、卓罗莫、图莱、约尔多、图昧、桃喀、鄂莫克推这二十七人第三等，满都瑚、奇奈、塔勒济布、诺贵图、巴达奈、通奇、岱木布鲁、尼喀纳、克木诺、阿尔珠达、泰木喀这十一人第四等。不披甲，持弓的人拜瑚、乌兰泰、窝肖、拜和罗、瓦尔喀、乌泽依、克梯里、旦达、库图克图、塔布塔、茂多塔、占岱、泰噶、克济布、阿奈、额和图、伊马图。

第七十一卷

天命十一年（1626）三月至六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丙寅年三月十九，刘学成上书说："事始于人，事成于天。汗出生在东方一隅的地方，自幼征伐，千种计，万种策，神出鬼没一样，不被人知，不被拿获，像鼠不能敌狐，犬不能敌虎那样，天使汗先统一建州附近地方。汗知道获得那些（地方）吗？那时在汗心中仅有建州就行了。还想获得乌拉、哈达、辉发、东海的国人吗？天使汗获得那些国人，增加兵力。汗也知道获得那些（地方）吗？叶赫嫁给女子，又变了心不给。尼堪偏袒援助，汗进行报复，攻破抚西。在汗心中考虑一定要杀张总兵官、四路的兵，占领辽东，平定叶赫吗？都是天在暗中引导，汗并不知道。汗是天子，行动合乎天意便是孝子。民是汗子，行动合乎民心便是慈父。汗最初占领辽东后，南到旅顺口，东到镇江，仍照原来那样养民。那以后，愚昧的民违背汗的收养之恩，每年都有逃叛的。如果子不孝，那么父还能慈吗？由于他们的罪行，迁移、屠杀的时候到了。这都是过去的事，却都是天引导的事。另外，汗不到半天就攻占沈阳，一天攻占了辽东，其他的城无数，今为何两天还没攻占宁远呢？不是辽东、沈阳的人比宁远的人少，或是庸懦的缘故，也不是枪炮少，钝劣的缘故。汗占领辽东以来，步兵骑兵三年没有作战了，兵的额真怠惰，兵无斗志，车、梯、籐牌不良，武器已不锐利。因

为汗轻视宁远，所以天使汗劳苦。汗【原档残缺】在海造无用的住处，因此不是耽误了有用的时间了吗？汗要思虑，现今汗、诸大臣、父子一心，上合天意，下合人心，那么还能有不成功的事吗？我没有报恩的地方，所以上奏所想四项建议：不惜千金赏有功的人，没有功的人即使是亲戚也不免（罪），赏罚分明，那么将成大事，这个是一。自古有言，使用有功的人，不如使用有罪的人。辽东的人要逃叛，是有罪的人。都杀了怎么能行，若带去作战，尼堪攻尼堪，对于诸申是有益的，这个是二。占领土地后，仍旧维持原样，与破坏相比是上策。获得宁远后，在那里照旧驻兵，如同要攻山海关那样诱敌，大兵则从一片石进攻，在他没料到时，即刻开到皇帝城，攻其无备。如果那样，集中在通州城的粮、民户、天启帝的财宝将全部获得。若不如此，攻山海关数日，从山海关向那边直到皇帝城放火，象锦州、杏山、塔山、连山、松山那样尽成灰烬，即使获得尚有何益处呢？这个是三。蒙古人的马肥了以后，我们出去，如果发生什么事时，从千里外回来是困难的。在蒙古人的马肥以前，留守城的兵便可去了，这个是四”。书上，汗嘉奖之。

○那年五月二十，送给毛文龙的书信：“古来各国的兴亡，都是天道循环。到灭亡时，天示怪异和祥瑞，各处爆发战争，以致灭亡。到兴起时，天将默助，动则兴旺。那样的事例，你能不知道吗？过去伊尹知道桀王的命运将终，去成汤那里为僚友；姜太公知道纣王的命运将终，去武王那里为僚友。毛将军，听说你指责我为何杀人呢？如果不杀人，那么有谁会不投降呢？辽东、广宁的人最初是朱家皇帝的民。天给我，我增加了国人，增加了兵、增加了钱粮而喜。从旅顺口向北到开原，从镇江向西到广宁全都收养。不受收养，

杀我任用的官员，杀我派遣的使者，奸细往来，逃叛去的人，能不杀白白放去吗？我杀是合乎道义的。从我方逃出到你那里的人，你不收下养活，征用不适当的人为兵，派回去进攻。在各处被杀，你杀是违背（道义）的。因为我收养国人贤明，从东海到这里所有的国人，都自愿投降来了。另外，哈达、叶赫、乌拉、辉发的人，在战时射杀作战，也不出来（投降），战败逮扑集中收养。今出征蒙古，他们自愿投降的比我（阵）获的多，到今还陆续来降。这都是由于我收养的名声而来的。如果杀戮，还为什么来呢？我想你毛文龙是明智的，你是不识天时的愚昧人吗？尼堪国的命运已终，劫数未完，所以在何处有天不杀尼堪的呢？安邦彦、山阴、安南、贵州、四川、广西、云南、曹县、滕县那各处杀的少吗？是尼堪国灭亡的时候，天灭（尼堪）你能恢复吗？从前周国（朝）的命运已终，末世国乱，圣人孔夫子、孟子想要恢复，也没能事到，还是亡了。你能不知道那事是吗？良鸟选择树木栖止，好人选主为僚友。韩信弃霸王，去汉高祖那里，刘整弃宋国，投降了蒙古的忽必烈汗，这都是观天时选主而为僚友，好名留于后世，谁说他们不好呢？承天命而生的所有的帝王，不念仇敌，计功、量才收养。从前桓公收养了射了自己的管仲而成霸业，唐太宗收养战敌胡（尉迟）敬德，得到益处。毛将军，你怎样为皇帝勤劳，你的国灭亡的时刻已到，皇帝、诸大臣昏庸，在你那里忧患，有何益处呢？尼堪的国运已终，各处战争纷起，在丙辰年大风将皇帝城内所有衙门里种的树都连根拔掉了，牌楼的石柱也折断了；戊午、己未两年皇帝城内的河流了血，这不是显示天要灭亡的吗？你毛将军不知道从前天时的事例吗？你要考虑，失去时机以后，后悔还来得及吗？佟驸马、刘副将各自单身逃来，李驸

马、广宁的官员们是战场上俘获的。他们全都被升用收养，不知道吗？你如果真是倾向我方，与他们有何瓜葛？”

○丙寅年六月初六，与科尔沁的奥巴台吉缔结（友好之）道，对天杀白马，对地杀黑牛，立的誓词：“金国的汗【原档残缺】※对天地立誓。尼堪、察哈尔、喀尔喀欺凌公正为生的我方人，使之伤心，我不能忍耐，诉告于天，天以我为是。另外察哈尔、喀尔喀联合起来要夺杀科尔沁的鄂巴皇台吉，进攻来了，天以鄂巴皇台吉为是。鄂巴皇台吉愤恨察哈尔、喀尔喀，来会我商谈（友好之）道。我们两国蒙受痛苦，这可能是天使之合作的。念天命而合作，相互不欺，友好相处，天必嘉佑。若不念天命合作的事，欺蒙相处，天以为非，将遭苦难。如果后世子孙破坏我们两人结成的（友好之）道，天将以破坏的人为非，使受苦难。如果仍旧尽心（和睦）相处，那么天佑后代子孙”。

○鄂巴皇台吉立的誓词：“上有长寿的天命，在天下大地，从高贵的善根生出的，无与伦比的汗结成亲戚。与平等待人的英明汗无隔阂地相会的鄂巴皇台吉，两人敬告上天说：从扎萨克图汗以来，我科尔沁的诸贝勒诚心对待察哈尔、喀尔喀，毫无过错，我们想友好相处，也不听从。不停地杀掠，我们博罗科尔沁完了。那以后，就是无罪，也还是杀了达莱台吉。随后宰赛来又杀了六贝勒。想要和平友好地相处，也不听从，因为无故杀掠，我们进行抵抗。察哈尔、喀尔喀说，你们为什么抵抗呢？就出兵前来杀掠。在这里天父保佑救援，满洲的汗也爱护帮助，不忘天佑而兴的满洲汗的

※原档此处用黄笺贴上。

爱护，怀感激之情，想友好相处前来会见满洲的汗，为（友好之）道以忠诚的语言对天地立誓。如果违背对天誓言，忘记满洲的汗的爱护，与察哈尔、喀尔喀和好，就对鄂巴皇台吉恨上加恨，使他苦上加苦。若遵对天立的誓言行事，不忘满洲的汗的爱护友好往来，天将爱上加爱，恩上加恩。如果后世子孙破坏这誓言，天将以破坏的人为非，恨上加恨，苦上加苦。如果不破坏这誓言仍旧友好往来，将恩上加恩，爱上加爱”。立誓时，在南面河的岸的坛，杀白马黑牛，烧香，供献所有的肉，汗率鄂巴皇台吉三跪九叩。叩头完毕，宣读二誓词，使众人听了，然后烧掉。

第七十二卷

天命十一年（1626）六月至八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初七，八旗摆八十桌，杀羊八只设宴，对科尔沁的鄂巴皇台吉宣读赐给名号的文书，说："罪恶过错，天以为非，国必衰亡。正直公道，天加爱护，国必兴旺，而为汗。总之这是天意。察哈尔的汗想杀鄂巴皇台吉前来征伐，天佑鄂巴皇台吉，天佑的人为汗，我遵从天理，将土谢图汗的名号赐给鄂巴皇台吉。将岱达尔汉的名号赐给图昧，将扎克图都楞的名号赐给布塔齐，将青卓礼克图的名号赐给和尔和推"。他们都是土谢图汗的兄弟。

○土谢图汗十四（日）离去了。

○十七，追土谢图汗送去英明汗的书信说："你对我说：'筑城后，不让大人住，令小人住'。这不合我意，当面没能说，随后送（信）来说。令小人住在城里，你们诸贝勒、大人们不建自己的住房，在外面（修建），发生什么事后，进城来，小人的房屋、小人的谷草能有多少，他们那一点东西用尽，小民还怎样生活呢？正为担心此事而说。今年在你们之上，岱达尔汉、青卓礼克图增添进来，你们（的谷草）将如同冰融化那样完了。在筑城时，诸贝勒大人们，要建房屋，收集谷草贮存，自己仍旧去游牧，一、二月后谨慎入城，若立即来，各自的住房、谷草怎么办？如果诸申的大人们住在城中，感到畏惧，那么也率领共同去游牧如何？对我

方还有什么不能信赖，感到畏惧的地方呢？如果不能信赖，我们就对天立誓给人听。欺天凌人的人，无论谁什么也得不到。不是由于我正直公道承天眷顾而生活吗？依赖你们生活吗？我是为你们说的。从古到今，女人、诸申大人的话不能信赖。女人对夫有何劳苦、诸申对额真有何劳苦，不要误信他人之言。宾图与你们二人共同考虑，我这话合适，还是不合适，要送回信来”。

○从土谢图汗的地方给的回信，二十一，宜尔登拿来了。“英明汗的训言全都是正确的，我们的众人商议筑城的事，在这样的地方造城，要派人到达尔汉台吉那里去，说诸贝勒大人们要在城修建住宅是正确的。我们也商议要修建。我们为什么不信赖汗呢？如果不信赖，能来会见汗的英明吗？没有理由说不跟随在汗的后面。上天鉴之”。

○丙寅年闰六月十九，出征喀尔喀，阿济格阿哥贝勒六人站在前面与囊努克贝勒对射作战时，明安贝勒的子昂坤台吉到了，牵住阿济格阿哥贝勒的马的偏缰说：“贝勒，你为什么站在前头作战呢？不是有你的父汗聚集的各兵吗？”阿济格说：“你来劝我，你为什么不前进呢？”昂坤台吉立刻带头前进，随后射中了囊努克贝勒的达菜塔布囊。诸贝勒向汗报告那前进的事，汗说：“我们不收养各国的人，有谁能报答这样的收养之恩呢？”特加赞扬。赐给达尔汉和硕齐的名号。可以作为僚友行走。八旗的贝勒各赏给披甲的男丁一户、拿东西的跟马人男丁一户，共计十六户。诸贝勒以下，小人以上叫昂坤台吉的原名时，将剥取穿的衣服。在闰六月十九赐给了名号。

○丙寅年闰六月二十，毛文龙派二人来欲议和，送给的复信说：“这个战争是我开始的吗？是你尼堪万历帝开始

的。今承认尼堪皇帝开始战争是不对的，意欲和好，就派遣大官，带盖有皇帝印的文书来，若从山海关来，将要通知那里。你为何对看守逃人的人说？”

○丙寅年闰六月二十二，送给扎鲁特的兀勒泽伊图代青的书信说：“英明汗说，如果你们蒙古人诚实，我们两国共议讨伐尼堪，攻取城郭，分征贡赋过活。若不那样，就带到我们的地方来，织缎子、蟒缎、毛青布、翠兰布过活也行。你们不考虑这些，反倒帮助天以为非的敌对的尼堪，与我为敌，这正是你们的昏庸之处。天以我为是，把东海以西，从山海关到这边，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广宁、辽东各地一个一个的赏给。你们眼没看见，耳没听到那些吗？从今我们两国共议讨敌，夺取敌国的财物过活怎样？如果不考虑这些，我们内部进行战争，能有一方不倒的道理吗？帮助他人，把敌人留给子孙，这正是我们的昏庸之处”。

○丙寅年七月二十三，汗因病去清河温泉。八月朔日派阿敏贝勒送去的祝文说：“‘父，你的子汗病了，所以置父你的像祭祀，使子我的病速愈，无论做什么都要求扶助。子我愈后，每月朔日将仍旧不断地祭祀。如果不愈，我将怎么样呢？’杀三头牛，烧纸钱，按以前规定仪式祭父。还供献其他的祖父，叩头说：‘要扶助，使迅速康复’。在祭祀时，瓦尔喀额齐克、旺善额齐克、萨哈尔察额齐克【原档残缺】”

○朔日，“诸贝勒说，子女们都要去锄地的庄稼，快培土。如果有病，牛录的众人要帮助”。

○去到【原档残缺】（八）角殿，杀牛四头，摆桌四十张，诸申、尼堪、蒙古人的总兵官以下，千总以上【原档残缺】设大宴。

○初二，汗向我们的诸贝勒、蒙古的诸贝勒等众人询问

说："敬谨的晚辈，要更加敬谨，制定过重的丧礼，丁忧是艰难的。这礼与原来一样好吗？对活着的人定简便的礼怎么样？你们考虑定这二个礼的结果上报"。于是诸贝勒上报说："都好"。汗定下的文书说："晚辈敬谨之礼，对要尊敬的长辈，在途中忽然相遇时，如果骑马，要下马跪下叩头，让路通过。如果在坐着时，跪下【原档残缺】如果在设宴时，跪下叩头【原档残缺】在途中相遇时，如骑马，要下马，让路通过。在坐着的，要避开让通过。在设宴时，要从坐着的地方站起叩头。对服丧的礼过于悲痛，我们能永生吗？为何使活着的人受苦呢？是天给的寿命。如果对反复生、死的身，仍照原来那样服丧悲伤，那么还有什么安乐的时候呢？诸贝勒、大臣们亲戚住在一个地方，死后服丧悲伤，在活时敬谨的礼，如果全部废除，将是好的"。

○同一天，汗送给额克星额的文书说："今下令去，但暂时不去，过本月十（日）后，再去令去的地方"。

○初三，规定诸贝勒收税的指示："对人、马、牛、骡、驴、羊、山羊这七种，每一两收税一钱，分为三份，依法取二份，卖的人的牛录额真、章京、代子分取一份。如果尼堪属下的人卖，游击、千总分取。仅这七种，其他的东西都停止收税"。

○初三，库拜去析木城方面戍守，杀了毛文龙派遣的奸细五人中的四人，扑送一人到东京来。审问其人供称："毛文龙在铁山，步兵、骑兵共七万。没有说向这里来攻，害怕我们去攻他们，在江的沿岸驻兵"。

○初四，在衙门审案的通事八人，授予千总职，敦多辉、松古图来报告，写在档子上了。

○同一天，大贝勒的吴备御来说："驻在边境的路，听

说尼堪一千余人逃去，我会合阿敏贝勒的金千总，率领三十五人，到额赫谷方面的河去追杀。在那里逮住岳托阿哥的孙备御，又释放了。获得妇女三十七人、马、骡、驴四十头。夯奇章京知道。随后又派人去汗属下的蓝备御那里、豪格父贝勒属下的马木屏阿章京那里、刘备御那里、里方阿马法那里。随后我追到聂埒库，又杀一次。和我在一起有马木屏阿，他都知道。第二天派到各处的兵到了，我们去追到扎喀关全都杀了。获得妇女三百九十人，马、牛、骡、驴二百四十头。先是我自己追杀时，我属下的十人战死，二十人负伤，我的马负一伤，弟负二伤。另外，我和王备御共同追杀从穆里库逃去的一千人。因此，升王备御为游击职，我却没有升，没有赏。由于我独自追杀逃去的名叫张士高的人的功，给我备御职。第三回，追杀逃人给了银四十两。第四回，追杀逃人，给马一匹、人一个、衣服十件。我和王游击共同逮扑奸细三人。因为扑获奸细，王游击升为参将了，但我却没得升，没得一点赏。共五回追杀逃人”。升备御职为三等参将，写在诸申的档子中。

○镶兰旗的尼堪游击朱吉文上书叙自己效力（事），升游击为参将。上书说：“占领辽东后，硬河的人离散，朱吉文去收容入城。在凤凰、镇江、汤山、长甸、镇东的五城，空着没有人，朱吉文查催返回各自的城住。镇江的罗秀才渡江带去的五百人，（我）追回来了。王备御知道。获得毛文龙的船一艘，送来一人，其余全杀了。张游击知道。去黄骨岛驻防，获得船一只，送来一人，其余全杀了。宰萨知道。驻在盖州查获奸细二人。雅尔必锡、爱塔知道。在盖州又逮扑奸细二人送回来。硕硕里知道。攻杀登山叛变的人，送来妇女三十人，银三十两。杀了登山寨的男人，送来的妇女二

十人。达珠瑚知道。查没有主的粮食，获得三百斛入仓了。监督建筑新城。没有过错。查出逃人，为堵住台的人的嘴，而给银八十两逃去的事，送来台的人，杀了”。在初四上书。

第七十三卷

天命时的十三件事，记月日，没记年（当是天聪四年三月至四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〇三月十五日，哈克萨哈、恩克依送来的文书："你库尔禅接受送来的银，委托给高副将，买有用的好缎子。银数是五百两，用二十两买颜料，买的颜料是朱、黄丹、金粉、石青、铜绿、滕黄、石黄、大绿。要勤勉地购买这种颜料"。

〇诸贝勒送给高、郎的文书："说给粮是好事。是好事，如去你们那里取粮是在近处取得，而且你们那里还有存粮。在我们这里兵和马都没有吃的，收集在库的粮草，日后诸贝勒去时粮草全没有了，那就不够吃了。在开始给时，尼堪贪得，诈伪百出，怎么能够给呢？无论在那里，在这里，希望都停止给。"

〇滦州的张知州以前逃走一次，高副将、库尔禅追回来了。第二次逃走，和硕图额驸、库尔禅追回来了。赏给来报告他逃走的项卫善银十两、骡一头，升快手为吏目官。第三次夜间越城逃走了，没有追上。把他的人户及所有东西全送到永平，杀了常在一起的魏书办。

〇三月二十九，阿敏贝勒率每牛录的各二十甲、每扎兰的各五名大臣，向西方出征了。

〇四月初三的夜亥刻，兵从乐亭、抚宁方向来，来攻滦州城南门一次，西北角一次，然后返回了。天亮前兵又那样

返回渡口了。天明后，阿巴泰贝勒、萨哈连贝勒从永平率三旗兵，在辰刻到了。在滦河岸设立兵营，说："有什么遗憾的事，来的（敌）兵又少，如果久等我们当然好。在天恩之下，待机而动。"下马坐在树阴下了。杀牛二头，请二贝勒吃，随从兵又那样返回永平去了。

○初六，送给开平方面的阿敏贝勒的指示："贝勒派遣的三人，在初六的午饭时到了滦州，又从滦州到永平了。永平的诸贝勒说：'我们不去取草，不要等待我们。'还有派尼堪送来在乐亭方面探到的清息：'祖总兵官的兵二万，初五到乐亭，没有入城住在外面。要去攻滦州。诸申的兵三百。'唯恐诸贝勒派兵去取乐享方面的草。"

○四月初七，去西方掠夺的兵回来了。掠夺八天回还，获得俘虏、牲畜很少。榛子镇投降，一半编成户，一半为俘虏。

○十二，阿巴泰贝勒、济尔哈朗贝勒、萨哈连贝勒率先来的兵，向家的方向出发了。那时把俘虏的人畜、财物、好的器具等所有的东西全都带走，容不下就赶着回去。

○十二，阿敏贝勒的送给滦州的大臣汤古岱、纳木泰、图尔格的文书："看守马时，每牛录章京各一人，每扎兰有一额真率领去看守。若侵犯降民什么东西，践踏耕田，放马吃小麦，那样乱行，率领去的扎兰额真和章京有罪。另外诸申和尼堪分开住在各自的街上。不要去尼堪的街。知道诸申去的尼堪时要逮扑。固山额真早晚不能清楚地报告各自旗的人，有罪。如果清楚地说怎能犯罪呢？你们的兵在敌人的地方戍守，受苦怨恨，违法犯罪，用刑责打好吗？

○五月初三，贝勒从永平送来的文书："命送小麦三百斛到库尔禅，恐怕任意在尼堪那里征收。要送库的小麦，要

把粮食给兵丁人口时，新获得的尼堪俘虏不算入数内，从家来的人口计数给粮。把这文书给库尔禅巴克什。”

○初六，贝勒送去的文书：“汗说：‘要派贝勒派留守城的兵，集中其他的兵，如果能出去就出去。’我回答说：‘我去那里考虑一下。’今我认为看见来的兵的样子，应该集中。那里的大臣们，你们怎样考虑呢？回答你们考虑的事，派人送来。要很好地看护在楼里的火药，另派别的人保管。在战斗的那一面要好好地筑石。恐怕炮弹进入炮的火药中燃烧，要牢固地拴门。（敌兵来）堵住门时，另派突击兵从别处出击。固山额真你们不要去战斗的地方，你们负伤时，兵的士气要衰落。”

○名叫高家驷的人，把没主的财物送来，是件好事，赏银十两。高快手送来了财物，赏银十两。给石卫济、李耀先这二秀才银各三十两，给书办孟阳增银二十两，给快手刘济长、程洪玉、王父炳、尤惟兴这四人各十五两。

○【原档残缺】随文书送来海参百包时，驻在岛的黄总兵官拦住来的船。于是给汗送来的东西、二十六人全被俘去了。参将本人和一千总急忙脱逃到盖州，与副将石国柱相遇，被送回来，在二十到了。

第七十四卷

天命时的十二件事，没记一个年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马法，你说：‘在我来之前，我们的尼堪都逃到你那去了。’能收容逃来的一、二光棍人吗？畏惧高太监的贡赋，六万人来境上，派人来说：‘你如果收容，我们出境去你那里。’我说：‘你们光棍有什么福呢？我若收容你们，皇帝难堪。’没有收容。连那六万人都没有收容的人，我怎么能收容那逃来的一、二光棍呢？还说：‘盗边境附近的牛马而去。’我亲自立誓【原档残缺】哪有明知为盗的道理呢？这样逃来的人的额真，因为没有阿哈，额真田【原档残缺】不能耕，所以额真说：‘你立誓说好事在那里？退还我的阿哈在那里？’那阿哈正好抱怨贫穷，若带回来那是可能的。关于此事，我没有什么话，那个话是对的。我一点事都没有，无故践踏边境草，若是明知而盗，这正是我立过誓的。有盗贼之心的人怎么能获得什么呢？我心公正，承天、皇帝眷顾之身，我怎能接近那样的盗贼呢？还说：‘有杀人的事例。’尼堪越境，在境外采参、磨姑、木耳的诸申，被尼堪夺去，诸申抵抗，尼堪人也可能死去。尼堪夺取诸申采的人参、磨姑、木耳、杀人，那么诸申就空手躺着被杀吗？还说：‘我到这里以来，新城、东州诸处的堡的人，仍旧来报告说，杀背东西去的人、赶牛车去的人，夺取财物带去。’从树碑、立誓以来，我以两国为一国，两家为一家那样地相

处。那样杀人夺取财物的罪，我不知道。我亲自立誓难道不怕天吗？这样杀人夺取财物的事，比我身更重要吗？为何听信小人的诬言呢？还说：‘在你处有尼堪一村。’这都是逃人欲使他们本身被收容，而捏造的谣言。还说：‘我们属下的尼堪盗贼盗牛马，要送给你，’尼堪的盗贼尼堪查，诸申的盗贼诸申查，我能查你们属下的尼堪盗贼吗？万历三十六年，尼堪的二盗贼将牲畜五头，送给我们诸申来了，我们听到后，查扑那二人，绑上，派遣纲古里把盗贼送来的牲畜五头，都送给抚西的王备御。除此之外，尼堪的盗贼，我怎么知道呢？我若知道，将那样逮送给你们。还说：‘这个全是明摆着的新债。我派遣通事，送文书要你清查送来，可却装作不知，一人、一牲畜也不送回来，你不调查你的诸申杀了的盗贼。’若有盗贼将查扑送去，没有盗贼我扑谁送去呢？万历三十九年，我们领受的五百敕书，你们削去一道。那被削的敕书是巴哈多堆鄂莫罗的敕书。那被削的敕书的额真巴哈多堆鄂莫罗去抚西，夜间杀一尼堪男子，带一匹马来了，尼堪不知道，没有追查。我所到此事，自愿逮扑绑上。说：‘大国的人若违背立誓的话，就违背吧，为何破坏我立的誓言？你为什么杀人带马来呢？带那人去抚西的教场，我们的人杀掉，把马送到抚西，你们尼堪不查这杀人的罪，我们查出处理，我把我的诸申带到教场杀了，那被杀的人的父说：‘痛恨削去数代领受的敕书，没有人看见我，乘黑夜偷偷地杀了尼堪人。那杀了的人，尼堪不知也不查，却削了我的敕书后，又杀了我儿子。’怨恨此事，五人带马五匹逃去，我们诸申去追，在边境追上要逮扑时，清河地方的尼堪出来，相遇，逃的五人和五马进入尼堪的村，尼堪出来等待去追的诸申射箭作战，尼堪、诸申都负伤。这样眼看着追赶，被带去

的逃人，如不还给，我怎么能信赖呢？今年五月我们的六人，带马八匹逃去，眼看着入抚西的河口台了，却说不知道，要不还给人马，今我信赖谁呢？象看太阳何时透过乌云而出那样，边境的人，我为什么像盼太阳那样，看待你这本地额真的马法，什么事可以信赖你马法？现今不是我信赖的人。把住在境上的我边境上的人全收容（在里面）住。像阿哈一样，我有公正的心，获天眷顾，我也想敬爱是大国的人的你们。开原的人以种种滥言诬我，我考虑，我的地方的额真，马法你何时能到来呢？我信赖你，若以开原人的诬言为是，永远不给我，这样不把我的逃人送回来，我还信赖谁呢？在我这里没有践踏边境上草木的恶意。友好的人，你们若无故交恶，邪恶的人是可能被杀的，能杀公正的人吗？能说皇帝的金光大道不好吗？不怕对天立的誓言吗？我若不想皇帝的金光大道，也不想自己的安乐，心怀恶意，那污秽的逃走的阿哈能听吗？逃人捏造，使他本身可以被收容的谎言，为何信赖呢？马法，你们如果有恶意，能使小官听从吗？那逃人知道什么？马法，你如果慈悲，希望还给这逃亡的人马，纲古里、方吉纳在抚西等待，逃亡的人马的额真常书、扬书在院门外等待。”

○万历四十二年【原档残缺】（甲）寅年，六月十七日，送赏赐的谕旨，回复的话正是这个。

○【原档残缺】月朔日，下达给戍守在南方的兵的大臣们：“汗听到保护诸申、尼堪去运粮事，感到担忧。运粮的诸申、尼堪，到那里可以随便去找去拿，兵要跟随，回来时断后收容带来。你济尔海把这文书送到左翼的四旗。你纲古里额驸送到右翼的四旗。若不送到你们有罪。”

○四贝勒、阿巴泰贝勒、济尔哈朗贝勒、硕托贝勒、萨哈连哈 阿哥 去召 回建筑城和台的人回来了。回来后向汗报

告："从铁岭向那边，从洞到这里，我们迁移的国人，种的庄稼矮，除草迟。粮食不足也没有盐。在沈阳的渡口独木船少。"【原档残缺】

○十五，在沈阳南的浑河岸住宿。那天科尔沁的明安法的儿子桑噶尔寨纳克出送他的女儿来，带马一匹。去谒见汗时，一起来的兀鲁特的伊里马贝勒先跪叩头，抱汗膝谒见了。接着【原档残缺】

○送来的科尔沁的桑噶尔寨贝勒的女儿，嫁给汗的儿子多尔衮阿哥。二十八，杀牲畜九头，摆桌四十张，汗、福晋、诸贝勒、大臣们去八角殿，演种种顽艺，举行婚礼。

汗说："顾三台、吴巴海、郎济达、胡什布章京，你们管辖的牛录各出摆牙喇一人、诸申五人，派到扬古里额驸那里去。"

○另从沙河铺送去的指示："把去娘娘宫修筑拦栅的人，都放回去。可以耕田。要很好地督促派出耕田的人筑城。德格类阿哥、硕托阿哥要到城里住。除娘娘宫旧戍守的兵外，一副将率各牛录的各一人，沿栅分段驻守，你副将本人住在栅的中间。"送了文书。还写这样式的文书说："济尔哈朗阿哥、多铎阿哥要来见汗。"派人送去。

○二十八，汗说："依照费阿拉规定的上朝礼节朝见。诸申、尼堪、蒙古所有牛录的人，在早晨天还未亮时，要集合在牛录额真备御的衙门，牛录额真备御要查点有无(缺席)。随后在天亮时，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都要集合在旗的贝勒的衙门。集合后要查点官员们来没来。而后日出时，旗的贝勒率领在八角殿集合。那集合时，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带着各自的地方挂的小旗来，要插在宫殿前各自应插的地方。看那小旗，查没来的官员。去戍守的官员们，有事派遣的官员们，子弟要代替朝见。在白天众官员们要有

一次到各自旗的贝勒的衙门去听消息。还有牛录的人，每晚在牛录额真的衙们集合一次。要严查有无（缺席）。若要违背这样朝见的时刻，那么诸贝勒罚羊，总兵官罚银四两，副将罚银三两，参将、游击罚二两，备御罚一两，千总罚五钱。无职的人鞭打五下。在外城堡村也是这【原档残缺】”

○【原档残缺】率领兵通过富尔哈城来，步行接受。淑勒昆都仑汗的兵前进，在离百步敌兵射箭到达处下马，在向前攻进时，淑勒昆都仑汗看见两大军相互射箭，看见如同天降雪时，风吹卷【原档残缺】花开一样，淑勒昆都仑汗亲自在前【原档残缺】

○【原档残缺】考虑恐怕倒。不是我本身惧怕说的，是爱惜大业说的。承天恩，我本身从幼小就独自冲入千百兵中混战，乃射杀战斗之身。”发怒说。又说：“若战就战，前进，拿甲来。”拿来了甲，就披上挺立，兵的诸贝勒、大臣们、众兵皆喜，震天动地一样，乘马去袭击，随后兵【原档残缺】如去，布占泰汗那三万【原档残缺】到来。到后那乌拉的兵看见，所以淑勒昆都仑汗的二子策马怒吼：“听说，从前蒙古的汗，任命叫夯古拜的大人，征讨各国，迫使投降，回家时，汗听信弟的诬言，杀了夯古拜。听到此事，投降的敌国又叛变了，征讨蒙古的汗时，【原档残缺】听说，夯古拜生的二子哈拉、察甘二人破敌，又迫使投降了。征伐我们诸申国的敌国，迫使投降的父汗又可能在家居住，父汗生的我们二子来。我们的兵，你们不要担心，因为这布占泰对我们来作战，我们逮扑后将在脖上系铁锁【原档残缺】

“父汗仍旧爱护，若不为这样恩养的父尽力，那还有谁为父尽力呢？依汗的法度，公正地管辖我管辖的一旗的兵。对于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恶就向汗报恶，善就向汗报善。这样公正【原档残缺】”

第七十五卷

众大臣立誓的文书无年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汗委任的事务，今后我卓礼克图要公正勤勉地尽力去办。如果在军队中，就要号令严明。在村中过活，不做贼盗，公正为生。”

“汗委任的事务，我苏巴海尽可能以公正的心，尽力去办。”

“受汗的爱养，我武尔古岱虽不胜任委任给的工作，也要公正勤勉地尽力去办。在军队中不怠惰，尽可能号令严明。知道在上的人过错时，不考虑对自己不利而报告，知道在下的人的过错时，不加隐瞒地上报。”

“思念汗的任用爱养之恩，喀克笃礼尽可能去办好担当的工作。不起贼盗邪恶奸宄之心，公正地生活。”

○“巴笃礼以副将的职，担任审断理义工作。不独自去诸贝勒那里报告审理的事，不进谗言、谎言、诌言。监视蒙古诸贝勒家的生活。在村时担任的是这两件事。若在战时，以副将的职位，严明号令。要是不能做到，可以按军法定罪。在征伐中，不盗一物。若盗去，那么交结的僚友、包衣阿哈不能不知道。”

“汗委任以来，鄂辉在战斗中不退却，在二处掌管财物，没有偷盗，尽我所能公正办理。今后的委任的事务工作

也能去做。”

“汗知布善对军事勤奋，但布善本身不相称地高升了。我布善满足这升级。即然贫贱之身得以富贵后，若不存号令严明的公正良心，在生前死后以什么免遭殃祸呢？那样专行委任的兵时，不能怕不行。在出征时，熟知军的事务。在家生活时，心地愚昧，不善于迎合交结的僚友。”

“受汗爱养，我彻尔格今后不做贼盗奸宄，不违背汗委任的事务，怀公正之心勤勉为生”。

“受汗的爱养，我达尔汉今后不做贼盗奸宄，怀公正之心，勤勉汗委任的事务为生。”

○“纲古里不偷盗，不虚伪，怀公正之心生活。”

“汗委任给阿什达尔汉礼的事务。怀公正之心，不做贼盗，只能获赏的东西。若有军事，今后尽可能地勤勉尽力。”

○“辛泰管粮田的事务。今后仅收取在我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食，汗赏赐的东西。另外不做盗贼，恶霸，众人之力得的针、线以上的东西，独自一人知道，也不隐瞒，和众人共同生活，以公正之心勤勉工作。”

○“怀念我父，将父的职，给我索海收养，将尽可能的怀公正之心勤勉的生活，仅收取汗赏赐的东西。若做贼盗、恶霸为生，将要革职。安静地尽力管辖甲胄的职务。今后不做盗贼，怀公正之心生活。”

○“我阿布泰，牢记汗的训言。公正尽力去办委任的事务，在背后如同在汗面前一样，号令严明，本身不怠惰，不留情面。”

“受汗的爱养，我图尔格不违背汗委任的事务，不做贼盗奸宄，公正为生。”

○“阿巴改今后仅有在我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食。另外不做恶霸、盗贼，以公正之心勤勉地生活。如果征伐，勤

勉地做汗委任的事务。”

“受父汗爱养之恩，要公正勤勉。若有奸宄之念，遭殃革职。仅有汗的赏，家的牲畜，如果作贼盗，由于本身罪恶可以降革。是我武讷格的文书。”

“受汗的爱养，我阿山不违背汗委任的事务。仅有汗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食。不做盗贼奸宄，公正为生。”

○“苏纳不做盗贼邪恶公正为生”

“汗委任的甲胄、梯子、藤牌，我叶古德将勤勉尽心管辖。仅有汗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食。不做盗贼奸宄，公正地生活。”

“汗委任的事务，今后我岱恩珠将公正勤勉尽力。仅有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食，不做盗贼奸宄，公正地生活。”

“汗的爱护，给我达珠备御职。仅有汗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食。如果怀念恶之心，偷盗、虚伪生活，那么由于本身罪恶，可以降革。”

“受汗爱养，我南济兰不违背汗委任的事务，仅有汗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食，不做汗盗贼，公正地生活。”

“汗委任的事务，今后我福克察若在军中将公正执行。若在村中生活时，仅有饲养的家畜，种的粮食。不做盗贼奸宄，公正地生活。”

“汗委任的事务，我雅克禅尽力不违背。仅有汗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食，不做盗贼奸宄，公正地生活。”

“受汗爱养，我钟嫩不违背汗委任的事务。仅有汗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食。不做盗贼奸宄，公正地生

活。”

“记住汗的训言，我伊奇纳不偷盗，不虚伪，怀公正之心，勤勉地奉差委任的工作。若违背此言，偷盗、虚伪，怀邪恶之心为生，那么由于本身的罪恶，可以降革。”

○“我延布禄仅有得的赏，不做盗贼，以公正之心，尽可能地尽力委任的事务为生。”

“汗的爱护，我巴布瑚以俘虏身份，给职收养。念此收养之恩，将尽可能尽心委任的事务为生。仅有宣布给的赏，不做盗贼，尽公正之心生活。若违背此言，偷盗、欺骗、怀邪恶之心生活，那么由于本身殃祸，可以降革。”

“我额克星额仅有汗宣布给的赏，不偷盗、不骗取国人的财物，公正勤勉委任的事务为生。若违背此言，偷盗、欺骗、怀邪恶之心为生，由于我的殃祸，可以降革。”

“我邦舒仅有汗给的赏，不做盗贼，尽力公正勤勉委任的事务生活。”

“我伊勒仲不违背汗委任的工作，仅有赏（的东西），不怀盗贼之心，公正勤勉管辖。”

“我屯布噜记住汗的训言，仅有给的赏，不偷盗、不欺骗，怀公正之心勤勉奉差委任的工作。若违背此言，怀盗贼邪恶之心为生，由于本身的罪恶，可以降革。”

“我达珠瑚不忘汗的训言，公正尽力汗委任的工作。如果在军中，身不怠惰严明号令而战。若违背此言犯有罪恶，由于本身的殃祸可以降革。仅有宣布给的赏，不偷盗，不欺骗地生活。”

“汗兄爱护，给我贝和齐游击职。以给的职，公正生活。仅有宣布给的赏，不偷盗，不欺骗生活。”

“（听）汗的训言，我阿莱仅有赏（的东西），不做盗

贼，身不怠惰，公正勤勉管辖委任的工作。”

“汗委任的事务我宰赛将公正地管辖。不做盗贼，仅有饲养的牲畜，种的粮食，汗给的赏。其余的不欺骗盗取。”

“蒙汗的恩，我雅瑚得游击职。不做贼盗，不怠惰委任工作，尽可能地管辖。”

“汗委任的事务，我霸奇兰将公正管辖。不做贼盗，仅有饲养的牲畜，种的粮食，汗给的赏，其余不欺骗盗取。”

“蒙汗恩，我阿岱得职，不做盗贼，不怠惰委任的各种工作，尽可能地管辖。”

“蒙汗恩，我那木泰得游击职。不做盗贼，尽可能管辖委任的工作。”

“我哈山仅有汗宣布给的赏，饲养的牲畜，种的粮食，不怀盗贼之心，公正管辖委任的事务。”

“我巴雅尔图仅有汗宣布给的，饲养的牲畜，种的粮食，不怀盗贼之心，公正勤勉委任的事务。”

“仅有汗给的总兵官职的赏，如做盗贼，由于我汤古岱本身的殃祸，可以降革，尽可能扎实地管辖委任的事务。”

“汗爱护，给了付将职。如果不公正为生，我布尔杭古，由于殃祸可以降革。”

“汗任命审断罪，我多弼如果怀奸宄之心，不公正论断，那么遭殃，汗将迅速地知道过错。以公正之心，尽可能审断。仅有汗给的赏，饲养的牲畜。如果做盗贼，由于本身的罪恶，可以降革。”

“仅有汗爱给的赏，如果违背汗的话，做盗贼，我托博辉由于殃祸可以降革，尽可能勤勉委任的义务。”

“仅有汗爱给的赏，如果做盗贼奸宄狡猾，那么我昂阿拉本身殃祸，可以降革。公正勤勉汗委任的事务为生。”

○“任我布尔济为付将。勤勉尽力付将的事务。如作奸宄，那么由于殃祸，可以降革。仅有汗赏赐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如做盗贼，由于本身的罪恶，可以降革。公正勤勉委任的事务为生。”

“汗给我旺善游击职。仅有汗赏赐的赏，饲养的牲畜。如做盗贼，由于我旺善本身的殃祸，可以降革，另旺善我如果以奸宄管军的事务，那么，由于本身的罪恶，可以降革。公正勤勉委任的事务。”

○“我茂巴里如果怀奸宄之心不公正说，那么就要遭殃，汗迅速知道过错。要尽力怀公正之心，仅有汗赏给的东西，饲养的牲畜。如果做盗贼，由于本身的罪恶，可以降革。”

“汗给我叶克书参将职。仅有汗给的赏，饲养的牲畜。若做盗贼，那么由于我本身的殃祸，可以降革。要公正勤勉委任的事务为生。”

“汗给我舒穆鲁游击职。仅有汗给的赏，饲养的牲畜，若做盗贼，那么由于我本身的殃祸，可以降革。勤勉委任的事务。”

“汗委任的事务，我茂海不违背，怀正心勤勉尽力。仅有宣布给的赏，若欺骗，偷盗为生，由于本身的罪恶，可以降革。”

“汗委任的事务，我瑚什吞怀公正之心，勤勉尽力。仅有给的赏，不怀邪恶之心，不偷盗，不欺骗为生。”

“汗委任的事务，我莽安不违背，勤勉尽力。仅有给的赏。如果怀恶霸之心，偷盗欺骗为生，那么由于本身的罪恶，可以降革。”

“汗委任的事务，我郎济达不违背，勤勉尽力。仅有给的赏，如果怀邪恶之心，偷盗欺骗为生，那么由于本身的罪

恶，可以降革。”

○“汗委任的事务，我雅尔巴锡怀公正之心勤勉尽力。仅有宣布给的赏。如果偷盗为生，那么由于本身的罪恶，可以降革。”

○“我莽阿图被委任五项工作。‘如果在汗面前轻快勤勉，在背前即便疲劳也不怠惰，在当面、背后一样奉差。在各种场合生活时、都公正为生。’写在文书上，请诸贝勒、诸大臣看，在堂子烧那书，戊年十一月立誓了。怀公正之心尽力。”

○“我达尔汉虾，今后若怀偷盗、奸宄、邪恶之心，由于本身的殃祸，可以降革。”

“汗父像儿子一样养我岱穆布，却弃恩养的汗逃走了。虽然逃过，也还爱养。不忘这收养之恩，要勤勉（工作），不做盗贼、奸宄，怀公正之心为生。”

“汗委任的事务，我额莽格公正勤勉尽力，仅有汗给的赏。如果怀邪恶之心，可以降革。”

“汗委任的事务，我瑚什布公正勤勉尽力。仅有汗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田的粮。如果怀邪恶之心做盗贼，由于本身的罪恶，可以降革。”

“汗委任的事务，我郎色勤勉尽力，仅有汗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食。不做盗贼、奸宄为生。”

“汗委任的事务，我孙堆公正勤勉尽力，仅有汗给的赏。如果怀恶霸之心，做盗贼，那么由于罪恶之心，可以降革。”

“汗委任的事务，我莽古公正勤勉尽力。仅有汗给的赏，如果怀恶霸之心，做盗贼，那么由于本身的罪恶，可以降革。”

“汗委任的事务，我莽谭勤勉尽力。仅有汗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田的粮。如果怀恶霸、奸宄之心，做盗贼，那么由于本身的罪恶、贪心，可以降革。”

“汗委任的事务，我苏赛公正尽力。仅有汗给的赏。如果怀罪恶之心，做盗贼奸宄，那么由于本身的罪恶，可以降革。”

“仅有汗给的赏，饲养的牲畜，种的粮。我托特推如果怀盗贼奸宄，罪恶之心为生，那么由于本身的殃祸，可以降革。”

“仅有汗宣布给的赏，饲养的牲畜，种的粮。我苏萨兰，不怀盗贼之心，公正尽心委任的事务为生。如果违背这话，由于本身的殃祸，可以降革。”

“仅有汗宣布给的赏，饲养的牲畜，种的粮。我乌纳哈莱，不怀盗贼之心，公正尽心委任的事务为生。如果违背这话，由于本身的殃祸，可以降革。”

“仅有汗宣布给的赏，饲养的牲畜，种的粮。我瑚什吞，不怀盗贼之心，公正尽心委任的事务。如果违背这话，由于本身的殃祸，可以降革。”

“仅有汗宣布给的赏，饲养的牲畜，种的粮。我阿福尼，不怀盗贼之心，公正尽心委任的事务。如果违背这话，由于本身的殃祸，可以降革。”

“汗委任的职务，我洪尼雅喀今后在军队中，勤勉管辖。仅有汗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不做盗贼奸宄，公正为生。”

“汗委任的事务，我叟肯不疲倦，不怠惰勤勉尽力。仅有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不做盗贼奸宄，公正为生。”

“汗委任的事务，我拜山今后【原档残缺】管辖。仅有汗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不做盗贼奸宄，公正为生。”

“汗委任的事务，我库瓦泰珠今后尽力敬慎保护。仅有汗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不做盗贼奸宄，公正为生。”

“汗委任的事务，我劳萨勤勉尽力。在军队中勤勉管辖。仅有汗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不做盗贼奸宄，公正为生。”

“汗委任的事务，我哈宁阿勤勉尽力。在军中勤勉管辖。仅有汗赏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不做盗贼奸宄，公正为生。”

“汗委任的事务，我珠克苏今后勤勉管辖。仅有汗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不做盗贼奸宄，公正为生。”

“汗委任的事务，今后我瑚尔瑚里公正勤勉尽力。仅有汗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不做盗贼奸宄，公正为生。”

“汗委任的事务，今后我图库公正勤勉尽力。仅有汗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不做盗贼奸宄，公正为生。”

“汗委任的事务，我根德尔贝公正管辖。仅有汗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不做盗贼奸宄，公正为生。”

“汗委任的事务，我噶克达公正管辖。仅有汗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不做盗贼奸宄，公正为生。”

“汗委任的事务，我吴巴海在军队中勤勉管辖。仅有汗

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不做盗贼奸宄，公正为生。”

“汗委任的事务，我绰内勤勉尽力。仅有汗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不做盗贼奸宄，公正为生。”

“汗委任的事务，我青善勤勉尽力。仅有汗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不做盗贼奸宄，公正为生。”

“汗委任的事务，我福噶尼今后勤勉尽力。仅有汗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不做盗贼奸宄，公正为生。”

“仅有汗宣布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巴都瑚不怀盗贼奸宄恶霸之心为生。在所到之处，在村中生活时，公正尽力。如果违背这话，由于本身的殃祸，可以降革。”

“仅有汗宣布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喀尔喀济不怀盗贼奸宄恶霸之心，在所到之处，在村生活时，公正尽力。”

“受汗爱养，我尼喀里仅有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不做盗贼奸宄恶霸，公正为生。从今后我公正尽力。如果怀邪恶之心为生，由于本身的殃祸，可以降革。”

“汗委任的事务，从今后我阿布泰勤勉尽力。仅有汗赏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不做盗贼奸宄，公正为生。如果违背这话，由于本身的殃祸，可以降革。”

“完塔什备御记住汗的训言，公正尽力委任的事务，仅有在家种的粮，饲养的牲畜。如果怀盗贼奸宄之心为生，由于本身的殃祸，可以降革。”

“汗委任的事务，我魏和德今后勤勉尽力，汗赏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不做盗贼奸宄，公正为生。如果违背这话，由于本身的殃祸，可以降革。”

“汗委任的事务，我尼雅汉今后勤勉尽力，仅有汗赏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不做盗贼奸宄，公正为生”。

“仅有汗宣布给的赏，在家饲养的牲畜，种的粮。我鄂通郭不怀盗贼奸宄恶霸之心为生，公正生活。”

“布兰泰备御记住汗的训言，公正尽力委任的事务。如果不记住训言，怀盗贼奸宄之心为生，那么由于本身的殃祸，可以降革、死亡。”

第七十六卷

众大臣立誓的文书无年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付将巴都瑚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翼兵，不离开总兵官。若离开总兵官时，可以杀我巴都瑚。如果没有离开，总兵官就要向汗上报说：‘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代子付将 伊奇纳接 受汗 的牌，率我管辖的一翼兵，不离开总兵官。若离开总兵官时，可以杀我伊奇纳。如果没有离开，总兵官就要向汗上报说：‘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贝和齐游击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扎兰的五牛录的兵，不离开付将。如果离开付将时，可以杀我贝和齐。如果没有离，付将就要向汗报告：‘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

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色勒游击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扎兰的五牛录的兵，不离开付将。若离开付将时，可以杀我色勒。如果没有离开，付将就要向汗报告：‘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托特推游击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扎兰的五牛录的兵，不离开付将。若离开付将时，可以杀我托特推。如果不离开，付将就要向汗报告：‘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阿莱游击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扎兰的五牛录的兵，不离开付将。若离开付将时，可以杀我阿莱。如果没有离开，付将就要向汗上报说：‘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

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都眛游击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扎兰的五牛录的兵，不离开付将。若离开付将时，可以杀我都眛。如果没有离开，付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鄂内游击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扎兰的五牛录的兵，不离开付将。若离开付将时，可以杀我鄂内。如果没离开，付将就要向汗报告：‘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理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屯布噜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扎兰五牛录的兵，不离开付将。若离开付将时，可以杀我屯布噜。如果没有离开，付将就要向汗报告：‘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游击乌纳哈莱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扎兰的五牛录的兵，不离开付将。若离开付将时，可以杀我乌纳哈莱。如

果没有离开，付将就要向汗报告：‘没有离开’。依汗的法度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游击苏萨兰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扎兰五牛录的兵，不离开付将。若离开付将时，可以杀我苏萨兰。如果没有离开，付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游击瑚什吞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扎兰的五牛录的兵，不离开付将。若离开付将时，可以杀我瑚什吞。如果没有离开，付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游击邦顺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扎兰五牛录的兵，不离开付将。若离开付将时，可以杀我邦顺。如果没有离开，付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

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游击阿福尼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扎兰五牛录的兵，不离付将。若离开付将时，可以杀我阿福尼。如果没有离开，付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以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游击雅尔纳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扎兰的五牛录的兵，不离开付将，若离开付将时，可以杀我雅尔纳。如果没有离开，付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重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参将伊勒伸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扎兰的五牛录的兵，不离付将，若离开时，可以杀我伊勒伸。如果没有离开，付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游击延布禄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扎兰的五牛录的兵，不离开付将。若离开付将时，可以杀我延布禄。如果没有离开，付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游击泽尔格诺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扎兰的五牛录的兵，不离开付将。若离开付将时，可以杀我泽尔格诺。如果没有离开，付将时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游击苏勒肖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扎兰的五牛录的兵，不离开付将。若离开付将时，可以杀我苏勒肖。如果没有离开，付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游击喀尔喀济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扎兰的五牛录的兵，不离开付将。若离开付将时，可以杀我喀尔喀济。如果没有离开，付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

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游击库瓦瑚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扎兰的五牛录的兵，不离开付将。若离开付将时，可以杀我库瓦瑚。如果没有离开，付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游击巴布瑚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扎兰的五牛录的兵，不离开付将。若离开付将时，可以杀我巴布瑚。如果没有离开，付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第七十七卷

众大臣立誓的文书无年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备御多克硕和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牛录的兵，不离开游击、参将。若离开时，可以杀我多克硕和。如果没有离开，游击、参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备御南泰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牛录的兵，不离开游击、参将。若离开时，可以杀我南泰。如果没有离开，游击、参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备御瑚瓦克塔塔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牛录的兵，不离开游击、参将。若离开时，可以杀我瑚瓦克塔塔。如果没有离开，游击、参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

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备御阿布泰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牛录的兵，不离开游击、参将。若离开时，可以杀我阿布泰。如果没有离开，游击、参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备御【原档残缺】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牛录的兵，不离开游击、参将。若离开时，可以杀我【原档残缺】。如果没有离开，游击、参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备御冲济喀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牛录的兵，不离开游击、参将。若离开时，可以杀我冲济喀。如果没有离开，游击、参将就要向汗报告：‘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

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备御布兰泰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牛录的兵，不离开游击、参将，若离开时，可以杀我布兰泰。如果没有离开，游击、参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备御穆哈连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牛录的兵，不离开游击、参将。若离开时，可以杀我穆哈连。如果没有离开，游击、参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备御吞塔什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牛录的兵，不离开游击、参将。若离开时，可以杀我吞塔什。如果没有离开，游击、参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备御魏和德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牛录的兵，

不离开游击、参将。若离开时，可以杀我魏和德。如果没有离开，游击、参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的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法令为生，那么我孙子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备御特尔顺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牛录的兵，不离开游击、参将。若离开时，可以杀我特尔顺。如果没有离开，游击、参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将所被汗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备御温塔什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牛录的兵，不离开游击、参将。若离开时，可以杀我温塔什。如果没离开，游击、参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编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恶则报。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备御古善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牛录的兵，不离开游击、参将。若离开时，可以杀我古善。如果没有离开，游击、参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

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备御鄂通郭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牛录的兵，不离开游击、参将。若离开时，可以杀我鄂通郭。如果没有离开，游击、参将就要向汗报告：‘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备御吴达海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牛录的兵，不离开游击、参将。若离开时，可以杀我吴达海。如果没有离开，游击、参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博尔辉备御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牛录的兵，不离开游击、参将。若离开时，可以杀我博尔辉。如果没有离开，游击、参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时，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子孙万代

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贝兖备御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牛录的兵，不离开游击、参将。若离开时，可以杀我贝兖。如果没有离开，游击、参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那么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备御尼堪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牛录的兵，不离开游击、参将。若离开时，可以杀我尼堪。如果没有离开，游击、参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备御德特德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牛录的兵，不离开游击、参将。若离开时，可以杀我德特德。如果没有离开，游击、参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备御巴林泰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牛录的兵，不离开游击、参将。若离开时，可以杀我巴林泰。如果没有

离开，游击、参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第七十八卷

众大臣的立誓的文书无年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原档残缺】不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锡林台吉游击接受汗的牌说，率我管辖的一扎兰的五牛录的兵，不离开付将。若离开付将时，可以杀我锡林台吉。如果没有离开，付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依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汗如此爱养，付将阿布泰在当面，或背后，如不以同一准则处理委任管辖的事务，被天任命的汗知以为非，将迅速死掉。接受汗的牌，以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我管辖的一翼兵，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以邪恶行为生活，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子孙万代将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总兵官图尔格接受汗的牌，以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我管辖的一翼兵。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执行禁令，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如果我布善在额真面前尽力，在背后就逃避，使身子清闲，若是仇故就隐瞒其善，是亲戚就赞扬其恶，那么就死期将到。若我布善被任为付将，那么不用担心不能指挥军队，我布善将慎重地设置哨探、哨所，严明号令，能完成军队事务。被兄派管大纛以来，不论兄在家，或出征，举大纛行动，我在军队的事务中没有失败的地方。付将布善接受汗的牌，以汗的法令管辖我管辖的一翼兵。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管辖，邪恶行为为生，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子孙万代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总兵官巴笃礼以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我管辖的一旗的兵。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管辖，以邪恶行为为生，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子孙万代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总兵官扬古里以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我管辖的一旗。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管辖，以邪恶行为为生，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

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子孙万代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参将代子付将纳秦以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我担当的工作。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管辖，以邪恶行为为生，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子孙万代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付将额克星额，我父在（我）年幼时抛弃离去。汗爱养了。如果不勤勉汗委任的公正的事务，邪恶地管辖禁令，在汗知道前，天先知道，将身死。以汗的法令公正地管我管辖的一翼的兵。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管辖，以邪恶行为为生，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子孙万代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付将阿山接受汗的牌，以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我管辖的一翼兵。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管辖，以邪恶行为为生，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子孙万代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备御我额尔克图接受汗的牌，率我管辖的一牛录的兵，不离开游击、参将。若离开时，可以杀我额尔克图。如果没有离开，游击、参将，就要向汗上报：‘没有离开’。以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

公正地管辖，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子孙万代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付将汤古岱接受汗的牌，以汗的法令公正管辖我管辖的一翼兵。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管辖，以邪恶行为为生，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子孙万代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代子付将布尔济接受汗的牌，以汗的法令公正管辖我管辖的一翼兵。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管辖，以邪恶行为为生，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子孙万代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付将哈哈纳接受汗的牌，以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我管辖的一翼兵。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管辖，以邪恶行为为生，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子孙万代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付将叶臣什汉，汗爱而收养该杀之身，给了付将职。若思念及此，在战斗中不怕死战。无论在背后或面前，都不倦地不怠惰地敬谨委任的各种事务。接受汗的牌，以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我付将管辖的一翼兵。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管辖，以邪恶行为为生，那么被汗知

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子孙万代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游击萨鲁，汗爱而收养该杀之身，给了游击职。若思念及此，在战斗中不怕死战。无论在背后或面前，不倦地不怠惰地敬谨委任的各种事务。接收汗的牌，以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我游击管辖的一扎兰的兵。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管辖，以邪恶的行为为生，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游击雍舜接受汗的牌，以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我管辖的一扎兰的兵。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管辖，以邪恶行为为生，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游击郎色接受汗的牌，以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我管辖的一扎兰的兵。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原档残缺】”。

○“【原档残缺】没有离开付将，就要向汗上报。以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管辖，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那么我子孙万代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原档残缺】接受汗的牌。以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我管辖的一旗的兵。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管辖，干邪恶的事，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那么我子孙万代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付将岱穆布接受汗的牌。无论在当面或背后，都以同样的准则尽力委任管辖的事务，那么被天任命的汗知以为非，将迅速死去。以汗的法令公正地管辖我管辖的一翼的兵。对善、恶不留情面，不偏袒亲戚，不压迫仇敌。向汗报告，善则报善，恶则报恶。如果不这样公正地管辖，以邪恶行为为生，那么被汗知以为非，将治罪，家破人亡。如果不违背汗制定的正确的法令为生，那么我子孙万代被汗所爱，可以富贵地生活。”

第七十九卷

穆昆、达旦的档子无年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原档残缺】去的万历三十八的档子。

○第一穆昆的第一达旦。汗家的敕书。海西堡河卫都督同知岱什的子宫地，万历九年五月二十七得的。海西城讨温卫都指挥使鲁塔之孙米哈，隆庆五年八月二十五得的。海西益实左卫都指挥使乌兴阿之孙塔必哈，嘉靖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得的。海西秃河卫都指挥使塔莫之子赛林格，隆庆三年四月二十五得的。塔哈卫都指挥同知陶塔哈之孙卓多，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得的。兀里河卫都指挥同知安都鲁之子巴尔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库布特卫都指挥同知萨萨之孙马哈纳，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秃河卫都指挥同知阿鲁山之孙乌巴岱，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兰山卫都指挥佥事塔布齐之孙阿海，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海西益实卫都指挥佥事达布哈之孙爱木布鲁，万历五年十二月二十七得的。

○第一穆昆的第二达旦。汗家的敕书。胶塔卫都指挥佥事桑库寓尔之子松泰珠，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得的。海西吉滩河卫都指挥使乌珠瑚之子阿林察，隆庆元年八月二十三得的。海西兀者前卫都指挥同知僧古之孙乌鲁苏噶，隆庆元年八月二十三得的。穆山卫都指挥同知托锡纳之子泽克什，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海西伊齐卫都指挥佥事和

托的子额特布，隆庆三年四月二十五得的。堡河卫都指挥佥事翁改之孙岱木布仑，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朔得的。海西朵尔必卫都指挥佥事冲扬之子克克，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二十五得的。安河卫都指挥佥事布延门什鲁之孙扎里奇马，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十四得的。兀尔简河卫都指挥佥事巴什之子乌尔噶，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海西阿金卫都指挥佥事乌里之子阿拉噶，嘉靖四十五年九月二十二得的。

○第一穆昆的第三达旦。汗家的敕书。什喀茂里卫都督佥事什伯图之孙扬古鲁岱，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得的。秃都河卫都指挥使苏和图之孙青达什，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海西德什库卫都指挥使出米格之孙塔布泰，隆庆四年七月二十八得的。古善卫都指挥同知拉塔之子硕色，万历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得的。哈兰城卫都指挥同知瑚什木之孙乌泰，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朔得的。喀模卫都指挥佥事莱出哈之孙巴布岱，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得的。牙鲁卫都指挥佥事博尔济之孙阿岱，万历十九年六月二十四得的。哈儿分卫都指挥佥事萨哈连之子占泰，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朔得的。海西秃河堡卫都指挥佥事苏都之子米克依，隆庆四年七月二十八得的。硕凌河卫都指挥佥事阿古纳之孙努魁，万历十九年六月二十四得的。

○第一穆昆的第四达旦。汗家的敕书。海西阿勒出卫都指挥使阿都，万历四年四月十五得的。济米奇卫都指挥使多托噶之子乌巴岱，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朵儿必河卫都指挥使济木博之孙纳木达里，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得的。乌扎瑚卫都指挥使彰布鲁之子安珠瑚，万历二十【原档残缺】年二月的【原档残缺】九得的。木束河卫都指挥同知岱木布鲁之子莽什，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朔得的。凯青卫都指

挥同知格勒浑之子岱布仑，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朔得的。木束河卫都指挥佥事翁泰之子济勒图，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得的。东郭山卫都指挥佥事瑚什吞之孙巴哈，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海西什佛卫都指挥佥事乌格桑之子善谭，万历二年十月初九得的。海西钟托济卫都指挥佥事瑚什汉之子岱什，万历二年十月初八得的。

第一穆昆的第五达旦。额亦都巴图鲁，海西木河卫都指挥使什鲁之子海浑，隆庆三年四月二十五得的。额亦都巴图鲁，海西多林卫都指挥使马当阿之子穆道德，嘉靖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二得的。额亦都巴鲁图，阿真河卫都指挥同知翁济鲁之子荆格里，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额亦都巴图鲁，海西乌泰河卫都指挥同知昧哈纳之子乌喀木珠，万历元年六月十四得的。都木拜，海西鄂罗堪卫都指挥佥事硕古达之孙图哈纳，万历四年四月十五得的。额亦都巴图鲁，海西巴塔卫都指挥佥事阿什谭之孙乌什塔，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十三得的。额亦都巴图鲁，察多河卫都指挥佥事乌里库之孙岱什，万历十九年六月二十得的。兀者阔塔河卫都指挥佥事阿古鲁之孙和通郭，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得的。乌达哈，纳木河卫都指挥佥事达什甘之孙乌达哈，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得的。额亦都巴图鲁，海西古贲河卫都指挥佥事哈萨里之子童岱什，万历九年四月二十八得的。

○第一穆昆的第六达旦。东郭额驸，卜答卫都指挥使塔布塔之子巴克齐纳，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十七得的。何和里，海西乌占卫都指挥使奈哈之子博济纳，隆庆四年七月二十八得的。何和里，海西托里山卫都指挥使克克诺之子额特米，万历九年四月二十八得的。何和里，海西石河卫都指挥使额克之孙什伯格，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二十五得的。喀拉，海西

硕郭卫都指挥使瑚什塔之孙布延，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十六得的。何和里，海西乌米河卫都指挥同知乌木之孙阿拜，嘉靖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得的。何和里，海西亦马忽山卫都指挥同知什兴阿之孙萨哈连，隆庆元年八月二十三得的。何和里，海西奇拉门卫都指挥同知巴甘之孙塔克塔，嘉靖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二得的。库瓦齐，海西伊齐卫都指挥佥事伊哈达之孙乌勒，隆庆四年七月十八得的。库瓦齐，海西古拉库山卫都指挥佥事岱都之孙莽济，万历九年四月二十八得的。

○第一穆昆的第七达旦。大扎尔固齐，克默而河卫都指挥使博勒克特依之子阿什地，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朔得的。费英东扎尔固齐，海西塔山卫都指挥使童济努之子什伯格，嘉靖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得的。扎尔固齐，海西亦速里河卫同知魏瑚纳之子瑚什，隆庆三年四月二十五得的。扎尔固齐，海西亦鲁河卫都指挥佥事博罗特之孙乌岱，万历【原档残缺】年四月二十八得的。昂改，海西齐林卫都指挥佥事博尔济之子岱什，万历二年十月初八得的。扎尔固齐，海西兀里卫都指挥佥事齐承格之孙鄂里堪，万历九年五月二十七得的。扎尔固齐，海西忽鲁木卫都指挥佥事萨特之子察松，万历五年十二月二十七得的。巴班，达凌河卫都指挥佥事出勒之子萨特，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多铎额齐克，海西忽儿海卫都指挥佥事克什图之子阿海，隆庆元年八月二十三得的。扎尔固齐，海西穆兰卫都指挥佥事博罗颗之孙安济哈，万历七年六月十二日得的。

○第一穆昆的第八达旦。达尔汉虾，【原档残缺】卫都指挥使青济哈之子瑚什木，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得的。达尔汉虾，兀里卫都指挥使翁纳瑚之孙达扬阿，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十四得的。达尔汉虾，海西包里卫都指挥使克库和之

子莽拉，隆庆五年八月二十五得的。达尔汉虾，海西温嘉卫都指挥使阿萨纳之子苏舒，隆庆五年八月二十五得的。阿里马，克马卫都指挥使巴里达之子巴尔达，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达尔汉虾，木河卫都指挥同知卓汤阿之孙瑚什木，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十四得的。达尔汉虾，吉滩卫都指挥同知阿鲁之孙多模岱出，万历十九年六月二十四得的。达尔汉虾，海西色里卫都指挥佥事巴梯努之子巴克木，隆庆三年四月二十五得的。彰嘉，哈鲁河卫都指挥佥事莽克之子岱兴，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朔得的。阿里马、达鲁海，亦里克卫都指挥佥事额尔之孙伊哈，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朔得的。

○第一穆昆的第九达旦。松颗罗巴图鲁，乌泰纲河卫都指挥使伊哈察之孙博童，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额尔德尼，海西鄂多卫都指挥使瑚什哈之子敖克，隆庆元年八月二十三得的。松颗罗，阿里卫都指挥同知汤生之孙额里木布鲁，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十七得的。松颗罗，海西薄罗卫都指挥同知巴古图之子泰哈，隆庆三年四月二十五得的。阿木布鲁、什木布鲁，苏温河卫都指挥同知栋之子济木布鲁，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松颗罗，忽鲁木卫都指挥佥事魁米，嘉靖三十二年五月三十得的。松颗罗，海西莫温河卫都指挥佥事纳旦珠之子康萨辉，万历七年六月十二得的。松颗罗，金塔石合有，海西魏莱卫都指挥佥事什布之子瑚什木，万历二年十月初八得的。扬苏，海西式木卫的都指挥佥事色克之子博克兴，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十三得的。彰桥，阿林卫的都指挥佥事古津之子彰库，嘉庆二十四年七月初六得的。

○第一穆昆的第十达旦。巴布泰、巴布海，五屯河卫的都指挥使苏彰阿之子翁古图，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十七得的。雅尔泰、博勒坤，古鲁山卫都指挥同知阿什喀之孙莽格图，

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十九得的。乌巴岱、珠马泰，海西绰屯河卫都指挥佥事雍格之孙云格，万历七年六月十二得的。钟堆、阿玉什合有，兀里河卫都指挥佥事德珠和之孙阿古尼，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十四得的。达珠瑚，亦马忽山卫都指挥佥事博罗特之子达珠瑚，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十七得的。伊勒伸、明阿努合有，海西阿卓卫都指挥佥子善谭之子额勒，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十三得的。吉巴克达、窝济仑合有，依木河卫都指挥佥事阴达浑之子伊博里，隆庆三年四月二十五得的。硕色，硕高卫都指挥佥事邦古达之孙金淘，嘉靖四十年七月二十九得的。雅逊，鄂梯山卫都指挥佥事拉塔布之子雅达尔善，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初六得的。

○第一穆昆的第十一达旦。阿敦虾，海西库凌卫都指挥使常泰之孙瑚什巴，万历四年四月十五得的。童阿岱，都木桥卫都指挥使瑚楞格之孙常博罗特，嘉靖四十年七月二十九得的。乌巴岱，海西安河卫都指挥使孙扎之孙绥哈，嘉靖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二得的。福里、布山泰，塔亭卫都指挥同知哼布之子福里，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武纳格，忽兰卫都指挥同知瑚珠之子阿什布，嘉靖十一年六月二十九得的。图鲁什，海西忽兰山卫都指挥佥事库肯之孙博奇布鲁，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二十五得的。满达里，和尼恩合有，奇木济纳克卫都指挥察木都木之孙齐木齐布，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十七得的。拉必、拜出喀合有，珠桥图河卫都指挥佥事诺楞格之孙齐纳，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十四得的。达敏、乌巴岱合有，蒲罗卫都指挥佥事莽齐之孙图尔达，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朔得的。

○第一穆昆的第十二达旦。吞岱，胶塔卫都指挥使多布哈之子岱什，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谭泰珠，哈兰城

卫都指挥使茂里之孙乌泰，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金台什、哈布宰合有，海西失里绵卫都指挥使伊苏哈之子叟什，嘉靖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得的。谭泰珠，忽里山卫都指挥佥事乌雅哈之孙赛木博罗特，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七得的。萨林、萨努喀合有，萨金河卫都指挥佥事丁格之孙班塔什，嘉靖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一得的。图昧、察奇里合，海西雅尔卫都指挥佥事阿勒巴泰之子巴尔泰，嘉靖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得的。布达什里，古木河卫都指挥佥事穆哈连之孙阿海，嘉靖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一得的。【原档残缺】海西泰布卫都指挥佥事彻克之子栋博罗特岱什，隆庆元年八月二十三得的。布尔海，海西式木卫都指挥佥事赛哈之孙岳兰，嘉靖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二得的。

第八十卷

穆昆、达旦的档子无年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第二穆昆的第一达旦。阿尔阿图图们，鄂山山卫都督佥事旺济努之孙洪巴图鲁，万历三十【原档残缺】年十一月二十五得的。奇纳河卫都指挥使古青之孙【原档残缺】嘉靖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一得的。海西达茂卫都指挥【原档残缺】纳尔奇布之孙达古达，万历二年十月初八得的。海西【原档残缺】都指挥使奇思之子哈岱，隆庆五年八月二十五【原档残缺】古木卫都指挥同知赛古什之子阿木塔什，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得的。海西额克卫都指挥同知温察勒图之孙博和德，嘉靖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二得的。什罗模河卫都指挥【原档残缺】子扬布鲁，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十一得的。奇纳和【原档残缺】伊拉秦，嘉靖三十一年【原档残缺】二十七得的。海西哈里卫都指挥佥事罗什之子阿布哈，隆庆五年八月二十五得的。

○第二穆昆的第二达旦。阿尔阿图图们，克默而河卫都督佥事福当阿之孙托多阿哥，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得的。河西古城卫都指挥同知阿哈之子苏鲁，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得的。海西塔山前卫都指挥同知旺泰之子孟古布鲁，隆庆五年八月二十五得的。列门河卫都指挥同知萨木哈之子叶克和，嘉靖三十二年四月三十得的。海西式木卫都指

挥佥事伊凌阿之子多罗奇马，嘉靖四十五年九月二十二得的。吉林山卫都指挥佥事阿里古里之孙古雍，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得的。海西德尔济卫都指挥佥事德珠特之孙阿岱，隆庆元年八月二十三得的。和卜罗卫都指挥佥事青加努之孙南图，嘉靖三十五年七月十九得的。海西必里卫都指挥佥事德苏之子塔纳，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十三得的。伊里卫都指挥佥事古鲁马之子奈米达，嘉靖二十八年八月十四得的。

○第二穆昆的第三达旦。武尔古岱，兀者前卫都督佥事塔克图福喀，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十二得的。海西石里河卫都指挥使什里库之孙穆什拉，万历九年四月二十八得的。海西伊齐河卫都指挥使桑宫之子布生格，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十三得的。海西苏嘉卫都指挥使什哈尔达郎之子岱什，嘉靖四四年九月十三得的。海西纳尔济卫都指挥同知喀亭阿之孙达扬阿，万历九年四月二十八得的。海西者帖列卫都指挥同知多罗浑之孙扎珠瑚，万历九年四月二十八得的。海西石里河卫都指挥同知察甘之孙哈锡纳，嘉靖三十【原档残缺】兀里溪山卫都指挥佥事塔必乌岱，嘉靖三十二年四月三十得的。野木河卫都指挥佥事博凌格之子德英格，嘉靖三十二年四月三十得的。海西阿拉河卫都指挥佥事安珠之孙阿珠泰，隆庆五年八月二十五得的。

○第二穆昆的第四达旦。苏巴海，古城卫都督佥事苏什海，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十二得的。莽古、雅逊，罗马卫都指挥使博齐塔之子满泰，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十七得的。孙塔，阿木河卫都指挥使博和齐之孙巴哈尼，嘉靖二十二年六月十四得的。苏巴海，海西朵儿必卫都指挥同知额凌格之子福达禅，万历二年十月初八得的。莽古，颗尔坤卫都指挥同知伊里哈孙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汤古，米津卫

都指挥佥事达里扎之子格木布鲁，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朔得的。苏巴海，萨凌卫都指挥佥事泰布哈之子苏和里，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孙塔，哈鲁卫都指挥佥事额勒堪之子童布鲁，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朔得的。汤古，海西脱木河卫都指挥佥事尼汤阿之子乌塔什，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二十五得的。孙塔，莫温河卫都指挥佥事乌达瑚塔之孙雅木布鲁，嘉靖三十二年四月三十得的。

○第二穆昆的第五达旦。阿尔阿图图们，纳木卫都指挥使硕里之子苏楞格，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十四得的。吉林卫都指挥使巴哈哈之子阿勒哈，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鄂伊卓卫都指挥同知出塔拉之子布尔济，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得的。海西苏嘉卫都指挥同知什伯之孙常泰，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得的。海西塔山前卫都指挥同知郎珠喀之孙瑚什布鲁，万历九年四月二十八得的。海西伊里卫都指挥同知常古鲁之子和津格，万历九年四月二十八得的。乌鲁奈卫都指挥同知爱哈鲁之子阿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海西托模卫都指挥阴达浑之子乌里纳，万历九年四月二十八得的。哈里硕卫都指挥佥事硕色之孙金台什，万历十九年六月二十四得的。胶成卫都指挥佥事努珠库之子阿玉布，嘉靖三十四年七月十六得的。

○第二穆昆的第六达旦。阿尔哈图图们，海西和博卫都指挥使托克托之孙阿敦，万历二年十月初八得的。依木河卫都指挥同知岱珠哈之子拜音达里，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得的。塔山卫都指挥同知色木和之孙博奇纳，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海西穆鲁卫指挥同知尼堪之子乌里喀，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二十二得的。纳剌吉河卫指挥佥事都英格之孙魏纳浑，嘉靖三十年七月十九得的。伊鲁卫都指挥佥事巴苏

喀之子温岱什，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十七得的。纳木卫都指挥佥事阿库里之子阿尔达，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朔得的。海西实山卫都指挥佥事岱恩库之孙辛泰，万历九年四月二十八得的。库凌河卫都指挥佥事岱珠之子阿纳布，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得的。石河卫都指挥佥事硕色之子托岱，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得的。

○第二穆昆的第七达旦。武尔古岱，海西乌珠卫都指挥使乌莱之子达哈木，万历元年六月十四得的。海西吉滩卫都指挥使阿库什之孙青库，万历七年六月十二得的。海西伊梯里山卫得都指挥同知春出鲁之子什木仑，万历五年十二月二十七的。古鲁卫都指挥同知伊里哈之孙巴汤阿，嘉靖四十年七月二十九得的。海西额必和卫都指挥同知青济塔之子迈济，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十三得的。海西穆鲁山卫都指挥佥事奈库瓦，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十四得的。伊木卫都指挥佥事罗罗之子扬布鲁，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库凌河卫都指挥佥事什勒塔之孙叶克，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初九得的。海西拜苦卫都指挥佥事阿什布之孙拜山，万历七年六月十二得的。萨凌卫都指挥佥事伊拉塔之子赛顺岱，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朔得的。

○第二穆昆第八达旦。武尔古岱，海西法卫都指挥使青格之孙瑚什纳，万历五年十二月二十七得的。忽鲁山卫都指挥同知苏库努之子岱里纳，嘉靖二十七年九月十七得的。海西梯叶凌卫都指挥同知硕色之子雅塔布，隆庆元年八月二十三得的。海西剳里卫都指挥佥事巴格之孙满泰，万历九年四月二十八得的。札真卫都指挥佥事班旦之子巴岱，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初六得的。弗思木卫都指挥佥事爱木布禄之孙福喀，万历十九年六月二十四得的。海西和博卫都指挥佥事珠

钟嘉之孙雅什布，万历九年四月二十八得的。海西使方河卫都指挥佥瑚图之孙硕色，嘉靖四十四年九月二十三得的。海西什河卫都指挥佥事阿纳克图之孙根特依，万历七年六月十二得的。海西库额卫都指挥佥事扎布什之孙阿布海，隆庆五年八月二十五得的。

○第二穆昆的第九达旦。雅瑚，海西阿萨卫都指挥同知瑚什之子哈岱，嘉靖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二得的。满都里，海兰河卫都指挥同知阿勒哈图之孙嘉莽阿，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朔得的。雅瑚，齐里河卫都指挥佥事什包之孙纳里，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金台什专有，海西东郭山卫都指挥佥事齐必之孙巴布，万历五年十二月初五得的。满达尔汉专有，海西雅逊卫都指挥佥事苏宫之孙穆克，万历四年四月十五得的。福尔旦，忽石门卫都指挥佥事硕塔之孙哈达，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巴布泰，库凌卫都指挥佥事绰奇之子瑚东格，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雅瑚，庚寅河卫都指挥佥事什木努之子阿尔噶图，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得的。钟郭谁，雅德合有，奇拉卫都指挥佥事桑古里之子瑚什图，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

○第二穆昆的第十达旦。茂巴里虾，石河卫都指挥佥事彻里克之子根珠瑚，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茂巴里，阿金屯卫都指挥佥事阿鲁之孙隆图，嘉靖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九得的。茂巴里，噶哈河卫都指挥佥事穆拉木之子巴哈木，嘉靖三十五年七月十九得的。克出、图塔海，阿济河卫都指挥同知童图之孙雅岱，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二得的。茂巴里，穆兰山卫都指挥佥事杭什之子茂巴里，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十七得的。郭阿勒济、鲁木拜，海西克古尔卫同知翁济之子塔布，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十三得的。都勒德依、萨哈连，

呼兰卫都指挥佥事什勒和之孙瑚瓦卡，万历十九年六月二十四得的。汗家买的敕书，兀者左卫都指挥佥事翁古鲁之子岱珠瑚，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延泰，阿伦卫都指挥佥事乌丁格之孙延泰，万历【原档残缺】年九月二十三得的。

○第二穆昆的第十一达旦。奇拍、郎色专有，斡兰河卫都指挥使伊满珠之孙乌泰，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朔得的。奇拍，海西埔坎地面都指挥佥事僧古鲁之子鄂肯，万历五年十二月初五得的。阿达巴哈，佛林山卫都指挥同知达锡善之孙莽图，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朔得的。额伸，萨喀河卫都指挥佥事库布诺之子阿敦，万历二十一年【原档残缺】三得的。额尔克图，海西亦蛮卫都指挥佥事乌模和之子苏齐瑚，万历【原档残缺】年六月十二得的。奇拍，布占卫都指挥佥事图鲁瑚【原档残缺】三年八月二十九得的。孟格图专有，海西兀里河卫都指挥佥事齐塔之孙的穆里，万历七年六月十二得的。古纳塔，达丁河卫都指挥【原档残缺】哈僧格之孙【原残缺】年六月十七得的。布尔济【原档残缺】都指挥佥事【原档残缺】三十一年六月初【原档残缺】

○第二穆昆的第十二达旦。延布禄、乌达哈、托博辉，海西纳木卫都指挥使爱什布之子巴达泰，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二十五得的。硕罗辉、苏木贝、瑚完岱，海西库凌卫都指挥使汤堪之孙常塔克，隆庆四年七月二十八得的。巴汤阿、博尔集济，莫和里河卫都指挥同知【原档残缺】苏巴海，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朔得的。岱木布鲁、宰善，海西【原档残缺】都指挥同知乌坤之子伊克纳，隆庆四年七月二十【原档残缺】纳木达里、喀尔喀马，益实卫都指挥同知和特木之子纳木达里，万历【原档残缺】十一月十七得的。博和纳里、罗堆，海西劳里河卫都指挥【原档残缺】子善桑，隆庆三年四月二

十五得的。延布禄、布达里，阿速江卫【原档残缺】布延珠之子博珠肯，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朔得的。乌纳哈莱、旦达里，阿伦卫【原档残缺】爱瑚之子纳海，【原档残缺】一年九月二十三得的。诺木巴莱【原档残缺】佥事岱珠瑚之子【原档残缺】五年五月朔得的。

○第二穆昆的第十三达旦。萨勒里，海西萨知河卫都指挥使乌喀哈之子乌堪，嘉靖四十五年九月二十二得的。茂勒和，穆嘉卫都指挥使兗德依之子瑚什布，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朔得的。满达什，【原档残缺】都指挥同知库留山之子阿格尼，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原档残缺】宰萨，乌扎珠卫都指挥同知鄂托浑之子岱济汉，嘉靖二十七年【原档残缺】初九得的。岱木布鲁、瑚什布，察拉库山卫都指挥同知农济努之子【原档残缺】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尼喀达、叟肯、费扬古，阿者卫都指挥【原档残缺】乌泰，万历十九年六月二十得的。根都尔贝【原档残缺】米钱之孙阴德鲁，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初九得的。【原档残缺】都指挥佥事青德和之子阿海，万历二十七年二【原档残缺】海西色勒卫都指挥佥事岱珠之子阿什布，嘉靖【原档残缺】二得的。萨勒古里，海西古木卫都指挥【原档残缺】八月二十五得的。

第八十一卷

穆昆、达旦的档子无年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第三穆昆的第一达旦。万历三十八年【原档残缺】达尔汉巴图鲁，野儿定河卫都督佥事【原档残缺】阿勒敏泰珠，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原档残缺】海西萨凌卫的都指挥使特雍格之子岱察，【原档残缺】年七月二十五得的。海西【原档残缺】萨奇尔魁之子马尼堪，隆庆五年【原档残缺】得的。莫和里卫都指挥同知阿里图【原档残缺】七年二月初九得的。【原档残缺】莫温河卫的都指挥同知萨马之子卓泰，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得的。萨凌河卫都指挥同知色博克之子库木都，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海西兀者卫都指挥事翁什之孙青萨瑚，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得的。阿者卫都指挥佥事郭和之孙塔尔达，万历十九年六月二十四得的。兀者揆野人千户所都指挥佥事库雅库之子阿拉布，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莫和里河卫都指挥佥事塔布鲁之孙阿勒泰什，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

○第三穆昆的第二达旦。达尔汉巴图鲁，安嘉完河卫都督同知堪济汉之孙扎萨克图，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得的。色里卫都指挥使推布鲁之子汤布伦，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随满河卫都指挥同知巴达之孙鄂模泰，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得的。城讨温卫都指挥同知布鲁之子岱木布鲁，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随满卫都指挥同知哈什

哈之孙岱松阿，嘉靖四十年七月二十九得的。佛多和卫都指挥同知翁古鲁之子河当阿，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初六得的。海西亦速河卫都指挥佥事鄂罗钟之子冲鲁，万历七年六月十二得的。海西甫门河卫都指挥佥事多托纳之子喀济哈，万历五年十二月初五得的。海西纳纳拉卫都指挥佥事泰珠之子巴塔噶，隆庆五年八月二十五得的。海西木答山卫都指挥佥事布达之子布哈，隆庆元年八月二十三得的

○古英图鲁，第三穆昆的第三达旦。海西哈里卫都督佥事额尔奇思之子古英巴都里，在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纳林得了。海西失里木卫正都指挥同知特古思之子阿布泰，隆庆元年八月二十三得的。海西硕约卫都指挥同知阿木泰之子达巴鲁，隆庆三年六月初九得的。海西萨河卫都指挥同知伊里奇之孙鄂博，嘉靖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二得的。多林卫正都指挥同知阿拉顺之孙定库什，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十四得的。海西和克卫都指挥同知克克之子叟什，隆庆元年八月二十三得的。海西乌明多卫都指挥佥事德舒之子阿济，隆庆三年四月二十五得的。博约卫都指挥佥事常郭罗之孙卓堆，万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得的。托里山卫正都指挥佥事硕罗之孙喀拉图，嘉靖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七得的。海西塔麻所卫都指挥佥事托岱之子萨木哈，万历五年十二月二十七得的。

○古英巴图鲁，第三穆昆的第四达旦。雅兰卫都督佥事纽和之子阿敦，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得的。兀者托温千户都指挥使乌彰阿苏郎钟，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海西巴忽鲁卫正都指挥同知伊津格之孙叟什，嘉靖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二得的。薛列河卫都指挥同知诺勒格之子萨齐布，万历十九年六月二十四得的。海西爱和卫都指挥同知什登格之孙福喀，万历四年四月十五得的。海西米门卫都指挥佥事塔

什木之子泰奇，隆庆三年四月二十五得的。海西塔思哈卫都指挥佥事达哈纳之孙岱色辉，万历七年六月十二得的。乌扎拉卫都指挥佥事雅珠之子安都鲁，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十四得的。木答山卫都指挥佥事乌拉纳之子达什，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十四得的。硕凌河卫都指挥佥事格济和之子德克德里，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朔四得的。

○第三穆昆的第五达旦。扎萨克图，海西色里卫都指挥使库克鲁之子瑚什图，隆庆三年四月二十五得的。伊棉山卫都指挥同知岱珠之孙阿鲁瑚，嘉靖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九得的。海西海兰卫都指挥同知旺阿岱之子阿勒噶图，嘉靖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得的。海西益实卫都指挥佥事乌占塔之子叟什，嘉靖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二得的。颗尔芬卫都指挥佥事泰米之子瑚尔哈齐，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十九得的。海西库凌卫都指挥佥事扬桑古之子扬什库，隆庆三年四月二十五得的。海西塔勒卫都指挥佥事必里奇之子乌勒图瑚，隆庆五年八月二十五得的。海西牙鲁卫都指挥佥事赵纳之子童出瑚，嘉靖四十五年九月二十二得的。海西乌塔山卫都指挥佥事布哈之子津格木，隆庆四年七月二十八得的。海西莫塔卫都指挥佥事扎库齐之孙图塔，隆庆四年七月二十八得的。

○第三穆昆的第六达旦。古英巴图鲁，竹墩卫都指挥使硕诺之子常什，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十四得的。海西哈儿分卫都指挥使桑古之子哈尔哈，隆庆三年四月二十五得的。海西乌勒辉卫都指挥同知塔必纳之孙邦苏哈，万历五年十二月初五得的。海西亦儿古里卫都指挥同知必里尼之孙胶豪，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二十五得的。海西竹墩卫都指挥同知萨木瑚之子罗淘纳，嘉靖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二得的。海西依木河卫都指挥佥事奈同之子莽嘉鲁，万历五年十二月初五得的。海

西伊马里卫都指挥佥事穆图哈之子和叶诺，万历五年十二月初五得的。海西伊木卫都指挥佥事胶成之子爱兴噶，隆庆三年四月二十五得的。海西吉滩河卫都指挥佥事岱珠之孙满达，万历元年六月十四得的。海西呕罕河卫都指挥佥事巴达之子胡尔汉，嘉靖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得的。

○第三穆昆的第七达旦。古英巴图鲁，托克占河卫都指挥同知岱木布鲁之子童德，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海西硕塔尔卫都指挥同知额伸之孙岱木布鲁，万历九年四月二十八得的。曹河卫都指挥同知绰哈之子岱桑古，嘉靖三十二年五月三十得的。硕津卫都指挥佥事萨纳哈之孙肖批，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得的。海西乌里奇卫都指挥佥事布延之子黑峰，万历二年十月初八得的。海西阿敏河卫都指挥佥事宰傲之孙阿木布鲁，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二十五得的。海西亦马忽山卫都指挥佥事苏纳之孙阿敦，万历元年六月十四得的。纳木河卫都指挥佥事什鲁之子东达尔汉，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得的。海西屯河卫都指挥佥事宰英格之孙喀尔喀，嘉靖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二得的。海西兀失卫都指挥佥事拉玉珠之子额伊德，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得的。

○第三穆昆的第八达旦。达尔汉巴图鲁，纳和卫都指挥使阿哈旦之孙苏洪，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十四得的。达尔汉巴图鲁，海西忽尔海卫都指挥使图纳之孙阿什布，嘉靖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二得的。达尔汉巴图鲁，察剌秃山卫都指挥同知阿泰之子哈达，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朔得的。达尔汉巴图鲁，海西常库特山卫都指挥同知鄂里哈之孙察桃，隆庆元年八月二十三得的。达尔汉巴图鲁，海西济兵纳卫都指挥佥事萨鲁吞之孙巴达木，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二十五得的。珠彻和、诺鄂德依，双古卫都指挥佥事扬桑古，嘉靖三十二年五

月三十得的。珠木布鲁专有，海西豪屯卫都指挥佥事汤济里之孙阿哈布，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二十五得的。扎木里、莽古，海西博塔卫都指挥佥事纳齐哈之孙巴延，万历九年四月二十八得的。罗和、和托合有，海西忽鲁爱卫都指挥佥事库济哈之孙多必，嘉靖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三得的。爱通阿、乌鲁喀，海西嘉多卫都指挥佥事古布之孙图塔哈，万历二年十月初八得的。

○第三穆昆的第九达旦。都瑚禅，海西木兰河卫都指挥使塔济之子拜济，万历七年六月十二得的。莫和托、阿哈旦，可木卫都指挥使鄂亭之子阿什布，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十四得的。塔克依，硕木尼恩卫都指挥同知卓济之子青济顺，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雅希禅，阿里山卫都指挥同知济鲁哈之子额依米扎，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十七得的。雅希禅、阿达布合有，噶木河卫都指挥佥事扎里哈之子阿达布，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卓礼克图，海西兀者托温干户所都指挥佥事陶噶之子莫塔苏，隆庆元年八月二十三得的。托特塔木三份，扬古里一份，多尔济山卫都指挥佥事塔拉木之子古鲁古，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十七得的。卓礼克图，伊勒图山卫都指挥佥事什伯诺格之孙莽克，嘉靖三十五年七月十九得的。拜恩珠、尊泰合有，海西颗里木卫都指挥佥事库济之孙巴拜，嘉靖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九得的。特黑，海西萨哈卫都指挥佥事伊里哈之孙克克博罗特，嘉靖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二得的。

○第三穆昆的第十达旦。汤古岱，海西呕罕河卫都指挥使伊里哈之孙爱恩察，嘉靖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一得的。莫多专有，和屯吉卫都指挥使布舒库之孙什郎阿，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十四得的。达哈布专有，海西托托卫都指挥同知塔布塔之子济木布鲁，隆庆元年八月二十三得的。克里专有，兀里溪

山卫都指挥佥事阿费库之子宫泰，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得的。吞多什专有，海西必里卫都指挥佥事必勒之子阿鲁塔，万历七年六月十二得的。叶楞格专有，纳剌吉河卫都指挥佥事齐努之孙恩古达尼，嘉靖三十年七月二十二得的。萨哈连、屯布噜合有，海西硕凌和卫都指挥佥事德格之子拜布里，万历七年六月十二得的。什拉布专有，海兰山卫都指挥佥事克勒思之子汤古纳，嘉靖三十四年七月十六得的。劳吞马法专有，海西札岭卫都指挥佥事托多特之子胡什布，万历九年四月二十八得的。岱木布鲁，克里，伊里纳河卫都指挥佥事阿兰柱之子济豪，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朔得的。

○第三穆昆的第十一达旦。巴延，穆察河卫都指挥同知苏纳哈之孙福喀图，嘉靖三十五年七月十九得的。瑚什专有，穆兰山卫都指挥瑚什木之孙阿金泰，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朔得的。诺莫浑专有，亦速里河卫都指挥佥事乌泰瑚，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十四得的。乌尔古尼、贵衮，海西塔思哈卫都指挥佥事奇尼满乌格之孙常博罗特，嘉靖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一得的。巴延专有，海西古木卫都指挥佥事什勒瑚之孙瑚什，万历七年六月十二得的。喀莱专有，海西罗里克卫都指挥佥事伊达尔之孙伊什喀，嘉靖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二得的。拜恩岱专有，曹河卫都指挥佥事图纳哈栋达尔汉，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十七得的。济善、拜音达里合有，阿的纳河卫都指挥佥事特库之孙阿海，嘉靖四十三年六月十四得的。瑚什专有，库尔喀卫都指挥佥事诺诺之孙达浑，嘉靖三十五年七月十九得的。什莱、赛纳合有，奔陶卫都指挥佥事什特和之子哈拉巴拜，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得的。

○第三穆昆的第十二达旦。阿巴泰、鲁木布、费英东，海西忽失卫都指挥使托博诺之子叟什，隆庆元年八月二十三

得的。诺木齐，博纳坤卫都指挥同知图勒依之子博东郭，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十七得的。纳木齐，阿鲁卫都指挥同知【原档残缺】子苏彰噶，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得的。诺木齐、托岱，海西哈里硕卫都指挥同知绰洪格之孙叟什，万历九年四月二十八得的。阿勒图善，海西什河卫都指挥同知和罗米之子乌泰，嘉靖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得的。阿巴泰，绰罗卫都指挥佥事库德之孙克依特木，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十四得的。巴笃礼，兀里卫都指挥佥事出空格之子伊马瑚，隆庆元年八月二十三得的。爱兴阿、什隆格，【原档残缺】拉木泰之子巴尔布，万历二十五年【原档残缺】月【原档残缺】得的。南济兰，海西纳木卫都指挥佥事什凌阿之子陶格，万历五年十二月初五得的。莽阿图，海西兀者前卫都指挥佥事海珠之子察尔布哈，万历五年十二月二十七得的。